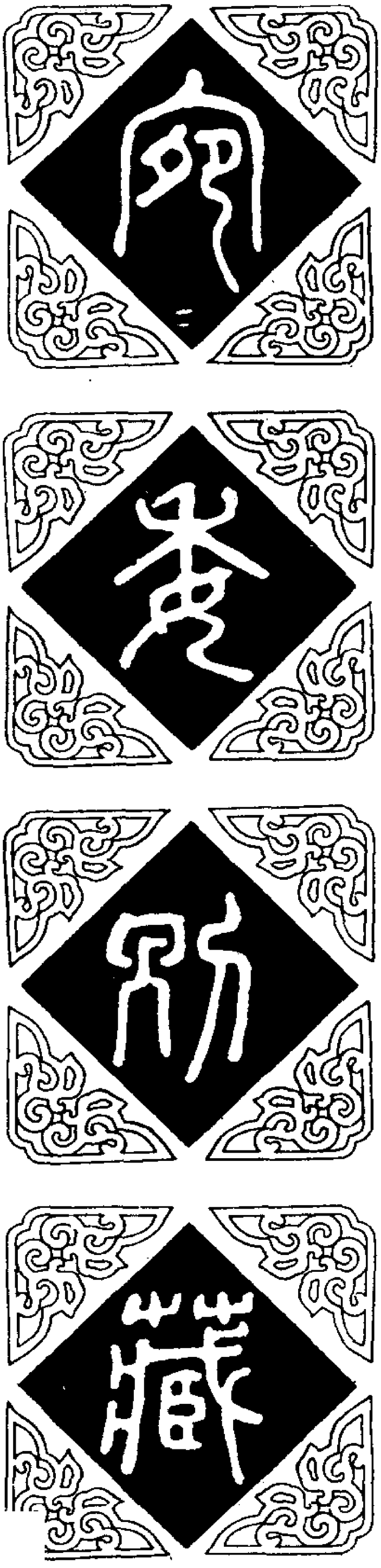
詩說

江蘇古籍出版社

詩說



江蘇古籍出

宛委別藏

（清）阮元 輯

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
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開
印張：一八九七·七五 插頁：四八〇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八八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19-073-9/Z·13
定價：（全120册） 2650 圓

詩說十二卷提要

宋劉克撰克信安人事蹟未詳朱彝尊經義攷云此書宋藝文志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均未之載崑山徐氏傳是樓有藏本乃宋時雕刻前有總說惜第二第九第十卷都闕此為影宋抄本闕卷皆對卽從徐氏藏本錄出者前有克自序作於紹定壬辰壬辰壬辰宋理宗紹定五年克乃理宗時人也宋儒說詩有攻小序者有守舊說者廢小序者朱子也尊古注者呂祖謙也克之學出於祖謙其子坦跋稱其書每篇條

諸家之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雖與詩記相同然互有去取亦不盡從諸家卷帙繁富未易鋟梓乃盡刪舊解獨存克說則是書非克之原本矣鄭風大叔于田今本存克說則書與唐石經注疏本同亦可證近世坊本脫大字此之誤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為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為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為先彼春秋諸賢執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為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為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

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為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為士
誦詩三百固以為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
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
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
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亦遼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為義
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為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
盛辭旨淪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晳補亡模倣序
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

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序意竟亦不
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
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
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
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
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二十有一歲為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九歲之
以七十歲為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豳
篇豳詩豳雅豳頌見於篇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

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為之折衷矣何所庋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世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

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

月信安劉克莊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　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　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於朱曰之次若全以錄梓未易遽集垣浸迫終更日力有限茲且以　家君已說與書說對刊仍錄全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淑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師儒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垣百拜書于直舍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耳矣為之正義為之集解使後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魯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穀梁之范寧皆目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

得謂之誤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誤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誤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彤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邱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

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

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

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

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自聖賢不作

吾夫子將使後來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

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為絢止以先

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義不但此也其能三復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所存已微其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也若子貢問答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除諸大夫之歌詩皆令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

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
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熟若後世之以詔
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
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夫子而後
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
知雖聖門猶猶難于言而況夫人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
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末有以義與人繫之者七月則
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

南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為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為鄉老則以鄉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東陝西也設若果為分陝之東西也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

南以篇不僭南可以並於雅矣篇者周禮之
皆王業之基也皆篇師之所掌篇以豳為主興王之本故
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為詩序
故演為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
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為文王則關雎麟趾
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為大以不可指為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
為比若豐鎬自有王雎鳩亦鳩類也皆指太以之
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

侯之事或者文王之為西伯也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
之矣迨其虞芮質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既備庶門皐門
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
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
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臣之力
也故以召康公相文武日闢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為諸侯次之欲繫
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
為諸侯之事不可以為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

私說為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強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顧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王迹縱以為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倉猝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為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覲亦然克於書說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秦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言聖

人之大典也

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之心者大抵模倣孔子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
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失聖人之旨多矣其累關
睢也不亦深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
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
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遺亂聖人
刪詩之旨後學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深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

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大聖人
會聚於一家之内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
未之有矣吾夫子發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
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有武王
是以其事如此醇懿魯論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
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嘗專歸之於文
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人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
節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

此强以
後可以
南之為
義止於
人心及
□□□□
臣事之
成周家
詩則當

此事歸之文王而後
言文王之詩繫之周
召者為可推矣
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
言無他義也易曰聖
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
此文王之化自閨門
以達於天下道化之行格於
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

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及於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於是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學之蒙求爾人而不為二南則猶未之學也故曰猶正墻面而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為學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似專以詩序為斷而以詩辭證之此郤止

為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
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棄本可乎但觀
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背繆特
甚但作文辭以夸之且害於詩之大者也

言易者類以象數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
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
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寡矣

詳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為據而後之儒者遂
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

序與詩為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易通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

卑鄘衛之詩似以地為別均之為衛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為別耳

詩序演文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者呂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疾亦恐非當時所書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何等語哉使果有之豈恥言人過之義又有以謚書而

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鮮大抵臆而為之說爾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大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繆認詩意浸以訛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吾夫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為其能

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為告往知來以素以為絢兮之為禮後皆為充類至義者也後之學詩望遂以子夏能發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馳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

嬈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為之序乎其為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謚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聞聽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

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怪如魯文姜既謂莊公不能防閑
為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
粗者差舛如此況其精微者乎

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出於其地
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
又況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詁有雜得於他經者有他
經之所絶無者雖以詁訓為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
說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子夏之在聖門學問甚淺所謂文學者非學也以詩序言

之其為文固已降於魯論他詩之序文體大較相似果使
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詆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
曾子□□□□□□□□□終身未嘗少進
於道晚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
子夏亦允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吾夫子
之所折衷者哉況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
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為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
福其間之辭乃以德為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甚多人

皆忽之此詩言之所以愈晦也

詩以性情為主□□□

矣孟子所謂詩亡者無復前日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矣夫是以六經之教肇於易信於書嚴於禮法於春秋凜乎不少怠所以從乎人情者詩而已爾人情者非所可強亦非可假最可以久長而共安之者也故凡經之所甚嚴者皆少寛焉馬諷刺箴規顯議隱訕闡闇之私昵家室之懽愛酒食燕樂之事憂勤勞苦之思皆於是發焉不少遏也然後以觀政以此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幾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子之論道專以詩為主而非學詩者所可預也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上旨儒者多以其小者而棄其大者且
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其道富矣夫興與觀可以盡人君父五
倫之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
識鳥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
乃及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為得詩
之道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說詩者大抵以詩序為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
同然後曲為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

吾夫子者也況其失浸遠乎
世之學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
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
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為多
文武周公制作亿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
夏商聖賢治跡有未至者焉故夫子論十臣之才上與唐虞
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時達之邦國臣民流行
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辭之末
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

數大節學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
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為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
也覽者不詳其故而厭棄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敷暢無
遺

總說終

詩說卷第一

信安劉克學

國風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笔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之為物其豐鎬間之羽屬乎豈必天下之所通有哉鸜鵒巢于魯聖人蓋以為異矣姑以羽屬言之

乃曰在河之洲之止于邱隅也邱之與洲皆非羽蟲所止則知所在之地也大學乃謂於止知其所止則知雎鳩為得其所在矣玩其為在之辭不但知所止也河之洲左右皆河雎鳩不出於兩河之間而有逑匹鳴聲上下之樂是興大以之德幾同於文王天作之合盛德之粹如此其偶也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徽美是以為三百篇之首文王之至德又先於四始者也河洲指文王之聖生民所未有而大王王也聖人於關雎之旨屢為之嘉歎而不能已自漢以來諸儒皆莫之知夫以一文王之聖生民所未有而大

以之聖又同之焉不但父子也而處此聖人
歎者也鵲巢為召南之首維鵲維鳩亦並言之
大以同其聖以此推之則此辭之為並美可知也得淑
女以配君子如琴瑟之友鐘鼓之樂始求之如此之勤
終得之如此其樂是其次也盛德之至不可加者惟關
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語而已若妃嬪之貞潔柔順如荇
菜之流之笔是又其次也嗟夫十人在朝大以在宮大
任在上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茫其根本無他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亦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

毛氏以覃為延覃既為延則施為何哉凡言施者皆延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名詩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再言不可略而諉之也

言之是覃自為覃施自為施后妃以柔順為德取義於葛若女蘿施于松柏者也若是則何以能覃被於山谷哉施于條施于木者也覃延為言蓋超出乎尋常之外者矣故首章二章皆同辭詩人之旨固不若苟也所以繼關雎樛木者也何以言之后妃以柔順之德服習於宮壺之邃其所覃及乃至風化天下賢才衆多王業以大國家以興此豈常情所可測度故當夔延之盛羽翼翔集鳴聲和暢者若林木茂盛之所致而葛乃覃被于山谷葉之茂盛之非所致而致焉明后

妃自宮室風化天下也而后妃之所服行者皆切近之實事刈濩絺綌澣濯節儉之煩辱爾此與文王卑服同德卒章之言師氏又明后妃至貴而尊敬保姆不少間於初年汙澣至末歸寧常情其可否不敢專必稟命於傅姆而後行後世以華侈自肆者可少戒矣異時成周之世惟王及后不會所以奉君上者如彼而文王之世所以自處者乃若是其嚴恭也節儉蓋其細耳不可以發詩人之旨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
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痛矣
云何吁矣

是詩何其難知也說詩者姑以詩序求通於詩之辭其
所未暢則强為之說似非詩人之旨去古既遠非有明
證亦不得臆為之說但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
不勝其憂卒章乃有一吁不能盡者焉何也據詩序以
進賢為說乃曰至於憂勤辭亦枝矣詳而思之聖人列

而次之於關雎葛覃之下必有大者焉以其時求之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殷周之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羙里一事韓退之謂臣罪萬死兮天王聖明最為有見大似居此之時宜其憂之至此也無一毫怨懟其上之辭其所可證者詩人以淺辭致微義皆以彼我二字見之詩人之法類如此此此詩首所著見其言彼之危嶮者皆以發意明崔嵬之勢也因彼而酌此酒勿永以為傷其言著矣砠者藏至嶮之勢於不

可知之中僕馬皆病云何吁矣不可得而言亦不勝其
可歎也此章非為羙里發何哉當此之時大奴惟憂傷
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耳而不
盈頃筐者也觀詩人憂歎如此則史謂閎夭之徒求羙
女奇物善馬獻之紂者庸或有之宮壺之中其憂也宜
此大奴之所以為聖歟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之義他不見於傳記其歧雍之所產歟毛氏之訓

其以詩序而生此義耳求之詩辭亦無此旨□□□

所屈而天下之所依係於周人所以尊事而王之者自固結而不可解故首章曰纂之猶纏綿也二章曰荒之荒大也與文王荒之同辭卒章曰縈之不可得解也首章福履綏之綏安也福履之所安安受也二章曰將之將大也卒章曰成之王業至此而成也履訓祿其然乎後世襲之不以為疑實與祿相遠且不類蓋履禮也上天下澤履履猶以三分天下之二服事天下之義猶文王雖受命作周猶以三分天下之二服事商紂上下之分固存克於書說辨其受命之後商自為商周自為周若二國然故商王周王並稱而不嫌所以

然者周之友邦尊事之心與庶商諸侯自不可得強同也故當時詩人以福履言之所以始安而中大終成之乎

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春秋之書螽者十有一其以為災也審矣周南乃以興后妃之義何哉春秋以其多而害稼詩人以其多而為子孫之衆其義異也詩辭以其羽之多然以其義詳之

非若百足之蚿也螽止四羽所謂蝗者亦羽之多蓋類之多也詩人取其蕃育之盛言周之以宗强其本原在此雖管蔡之惡幾亡其宗國周公之大封同姓以蕃屏周晉與吳訖周之世八百年豈非螽斯之澤歟以詩人之旨求之大要是樂得淑女進御於君大以一以毋忌道均一之不見其為嫡庶之異才不能比而同之而大奴所以子愛之者本無間故但見聖人之多男子而周家本支之盛如此之所以螽斯為比也斯辭也非義所起其曰宜爾子孫者人皆知

其為后妃之子孫莫別其為嬪御之子孫故詩人以螽斯一之以宜爾歸本大姒如陳氏所謂歸其所自於后妃者也若不妒忌雖為婦人之難事任以聖豈應以常人之情言之此序詩之辭不當以混詩人之旨也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是詩如孟子大王愛厥妃之言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

無曠夫與百姓同之者也若是則不必歸於后妃之不妒忌可也文王之時自無窮民詩人但見岐雍之民熙熙如此夫婦各安其居室其氣象如春風和氣中因桃夭而發興焉爲爾

兎罝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兎罝與武夫干城皆不相類借曰託興不應若是遼闊

也故朱氏謂聞柝柷之聲視其人則甚武可以扞城正以其事之不類為此說以通之爾詩人之旨必有所在儒者自不思爾竊意詩之三章自柝柷至中林此詩旨之所寓也兎狡者也其為三窟豈當行道之中哉捕之者設罝於其窟之近地自中路至中林如此其多也喻狡焉思啓封疆者狡捷倏忽多為之所以交隣而不窮其窟穴以為利此聖人固圉之至心也此文王之道常扞蔽於平易近郊之地初未嘗搜荊棘窮窟穴求盡其類□□□□□□□□故其武夫之赳

赴未嘗恃此以信威始之扞城中之好仇□□雖仇
敵而未嘗不以好接之□□□□□至於威行境外
遠人既服乃以武夫為腹心以保乂王家共享太平之
福此兎罝所以為周南之詩歟

采采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
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
薄言襭之

芣苢莫詳其的為何草也陸璣所謂難產者亦恐揣摩

詩旨為之說耳今方書治產不用車前子也然則詩人之旨豈終不可解抑岐雍所產非他方所有乎然則聖人取而列之周南若未見其可美也何以為正風之大乎似若諸儒但述詩序之辭不詳求詩人之旨專在采苢苢何以明之曰采曰有曰掇曰捋曰袺之故采苢苢之上必加以采采二詩之辭如此而已故采苢之者非婦人也詩人之旨若謂婦人無全善也色非所尚而尚其德苟有一毫之可取后妃皆取而進之矣此寤寐求之之遺意也關雎

之求淑女至於寤寐不忘輾轉反側凡淑美之德有可取者取之不容絲毫遺失矣是以采采之辭不輟而薄言之辭各異詩旨之寓於芣苢者益寡

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蒌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詩之難知此詩是已道見游女將秣馬以從之之變風何以為二南乎說詩者遞相祖述而不知其非止由序詩者不知詩人之旨所能知者漢有游女一句便執以起義後世儒者尊信太過不復致思自謂游女一辭之外他皆枝離其辭以從之矣曾不知岐雍之去江漢幾萬里而遥藉曰道化流行何獨踰越疆理獨取江漢為辭周召分陝亦不至是他詩未嘗近似也惟江有汜記江汜以言嫡媵爾非若江漢之旨也蓋漢水與江小大相遼當時依漢水以為國者惟荆楚爾左傳所謂

漢水以為池是也漢之視江未為甚廣詩以為名蓋言
漢之廣以明其不可泳爾詩凡三章章之末皆同辭不
少異一章以喬木發辭二三皆以錯薪發辭此其旨也
游女止是首章之一句安可以盡一詩之義乎首章者
詩人之本旨也似若喻楚之強悍驕亢不能施民故以
喬木不可休息喻之薪比當時諸侯文王其猶能出於諸
侯之間者也故言錯薪附近楚國者皆陰邪游蕩之人
不能應民之求故以游女不可求比之見文王之興思
將去江漢而歸周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可則知楚之暴

虐域民以封疆之界如此其嚴也是以三章之末句不
少異見歸周之至切漢水雖非大浸詩人以為至廣矣
一詩之句凡二十有四言不可者八焉楚去岐雍之遠
猶若此當時諸夏之願歸于周者可以觀矣

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怒如調飢遵彼汝墳伐
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
父母孔邇

是詩自是商邑之民思歸周室之詩汝水疑是周境伐

際雖真致麟聖人蓋以為不祥矣當文王時麟不實至何以知其以趾歌之吾夫子列之二南踰於麟之為祥也多矣雖然角之與定豈不重於趾詩人以趾名詩趾豈貴於角乎蓋麟之至也以足文王之世多賢公子詩人取類謂其賢之多也詩人大旨以麟興文王李氏之說信也何以證之其下文曰于嗟麟兮歎美文王之在上也一言聖人出而興於上而公子公姓公族皆為大賢詩人歸其本於文王大以故以終周南之什而為之重歎焉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詩人以鳲鳩比夫人以鵲巢比國君詩序則以鵲巢為夫人之德後之說詩亦混鳩鵲而言夫人曾不思詩人以維鵲維鳩並言謂太姒與文王同德也詩凡三章維鵲之辭不異維鳩之辭不同自御而成自居而盈始末之序其興夫人必然也不可以他辭亂之也鳩之均壹

鄭氏之說似非詩人之旨詩人之旨若謂鳩者呼婦逐婦之鳥有婦道焉後世詩人所謂鳩婦也詳觀羽蟲未嘗混處鳩自能為巢特拙甚爾抑岐雍有居鵲巢者乎惟杜宇寄巢生子爾鵲巢比國君而居召南之首亦猶關雎之首冠國風也亦四始也鵲既比國君是不以鵲言夫人矣何以名詩而首召南可也

文王自西伯興周而受王命鵲巢之詩作於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之時造舟為梁故有盈之將之之詞周之王業自大任以聖德興周而大以嗣徽音以至於關雎之

歌后妃者其淵源有自來矣也有文王之聖而後大以之德以成所謂刑寡妻者皆自文王出焉此詩人之旨終自精微非常人所能及耳太似之聖未嘗有所作為而以拙享有成業致興周之盛是婦道之不貴於作為如此此可以為萬世法文王有其國家不以宮壺之事分其念慮内教陰德一出於大似以造其極至此所以鵲巢名詩而首召南采蘩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詩似若周人歌詠大姒共祭祀之詩先祭之時具祀事如此其蠲潔也二章共祭祀如此其專壹也末章共祭之容如此其雍肅也迨其還歸其盛德之容猶有可尚如此詩旨簡直醇壹而大以之德如文王肅在廟之時睟然見於容視采蘋為有間矣

草蟲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此詩似與殷其雷相近此乃行役者無怨懟之詞固以民為己憂矣周公謂日昃不暇食且不敢盤遊故召南之大夫亦以文王之憂民為心不暇念其家室其妻念其夫以一見之為難既見之遇之為難曰見曰覯則大夫之勤勞不遑寧處之

情悉見矣南山以南為義嚴薇以養為義不敢直言之者見矣文王憂民之深而以民為己任故召南之大夫任君之責隱然有至難者焉非若殷其雷以違去之為辭也

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蘩之言簡而事尊采蘋之言詳而事卑其義玩其

辭序詩者謂此詩為大夫妻其得之矣大夫之家具異於諸侯之廟制也則是詩者得於召南之從政者亦足以見文王時大夫之威儀如此也蘋藻非可食之菜不可被之歌詩二南之餘風亦不可薦詩人乃取以為言何也明其至潔也託食則牲牷俎豆如何其蠲潔如何於至微也微者猶若此則視滌濯蠲絜而上之則視滌濯蠲絜祭甘棠服之事皆不必言矣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當文王為西伯時使召公果分陝而治亦得稱

伯乎若凡伯榮伯者天子之卿也是詩蓋後世追頌之

辭思召公嘗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愛其樹故以召伯言

之以其分掌諸侯也後世採詩者崇異之次於夫人之

後併以行露次之焉二南二十有五詩皆室家之德惟

冤罝甘棠行露羔羊歌其臣能參於風化之盛比物而有

取於甘棠棠以甘言當文王與紂之事亦猶后來其蘇

之義

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鼠固有牙而雀不可以為有角謂雀有角甚於童而角也

也此所謂不以其類者也竊詳此詩凡三章首章言聽訟後二章言獄訟之情其旨甚明露非可以行言行露

者行而沾露者也當文王之初紂在上虐政被於民商俗
之弊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怙侈滅義驕淫矜夸召公奉
西伯之命聽訟於民德澤所加止於行而已其不行
者與行而不至者不能及也故其澤物如雨露之普澤也厭浥言露之沾濡豈不風夜謂
行者豈不早夜而行乎所行之及者潤澤已多其不得
行者勢不及也當是時文王日昃不食求以和民猶勤
勞若此召公為之輔相宜其風夜而行也二章崔非可
以角言崔鼠以至微之物其害於人尤切為姦宄之興

常橫出於無端如崔本無角甚於有角屋廬以庇風雨而崔乃穿之使人不能安其室家猶姦宄盜賊之厚亦必穿之猶社鼠也謂訟之橫起不可通者亦通之出於意外者也此形容姦宄之情也所不易知者後二章之末句耳此亦不以其類者也詩人之旨謂獄訟之起不過兩端咸富而已故呂刑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室家不足言絕于富也亦不女從言絕于威也經傳之言不足者皆不足用之意猶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非若世俗言人情之睽傷謂之不足也以此推之詩
人之辭皆以其類特難知耳經傳之言獄訟不少惟此
詩畫形容之妙乎凡詩自淺入深者甚多自深入淺者
極寡此詩訟淺於獄也崔以角言理之所無而曰穿屋事之常也理之所
言理之所有也理之所無而曰穿墉勢之非常者也亦皆形容姦宄之情也獄
有而曰穿屋事之常也理之所有也理之所無而曰穿墉勢之非常者也亦皆形容姦宄之情也獄
以究其隱情訟以伸其可直者也興獄以徵利興訟以
為偪故有不足不從之異序詩者模倣二章之意謂興
獄以偪婚何其遠哉

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

退食自公

詩辭兼取羔羊合而言之實羔裘也詩名專取羔羊之革素絲詩名不以裘言獨以羊者非謂裘羔羊之詩不以其飾也義止於羔羊也裘所以為飾如文

羔羊之詩不以其飾也義止於羔羊也裘所以為飾如文

羔裘豹袪縞衣羔裘是也今無取其飾曲禮云凡贄卿大夫鴈士雉鄭氏謂羔羊取此名詩之羣而不失其類此名詩之

吉歟名詩以羔羊而辭則為素絲所以製羔羊之皮
以為裘五紽五緎五總以素絲為之純於潔白者也純
於潔白而絲毫無所累焉□□□□□□□□□□□□
□□所以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雍容自得之意退
以就公可也由公事以退食亦可也表裏無所累其心
衆賢之和如唐虞之際可謂盛矣以節儉正直為言夫
乃少異乎詩三章皆以退食為言詩人之所主然也羔
羊素絲皆言潔白之純也卿大夫之潔飾於其外猶或
難信惟於退而燕私亦有雍容之意則非强勉矯飾之

為也所以申言之

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雷者驚遠而懼邇雷之出地萬物甲坼之始易之卦為震其象為龍詩人乃以其聲之殷名詩何哉得非當文王與紂之事乎文王為天命所歸而紂居其上猶陽春

萌動於南山之下也南者君之南面嚮明而治者也其取義之備未有若此詩者也文王有憂世之心求以咸和萬民而紂居其上文王不得大行其道而大夫之贊亿者亦不得自止於行宮家之人思欲其夫遺而去之此婦人之仁也若召南之大夫與文王同心同德則亦如雷聲之動不容自止於行役之勤也

摽有梅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

之

是詩美男女及時其果足以為道化之盛乎

之頌亦足以至是文王之時無鰥寡孤獨之窮民西土之民皆不至於無告豈以是為可美歟詩人之旨以王盛時道化之純格於閨門之邃雖女子之微亦能安於閑隧當婚姻失時之後猶以禮節自守不輕有所從三章皆以梅之標喻婚姻之失時以求士喻女子之未有行不言男之求者道化以格於女子為難也天下之治雖婦人女子皆有風節天下之亂必淫風大播而後

禍亂遂成故鄭衛之風與西漢備書諸王之淫亂其垂訓之旨一也此詩首章於庶士之中迨其吉士二章迨其今者為三章起義於急之中必迨其言之合訖不以從之為辭是強委禽而不得者也此詩人所以形容道化之格出於女子之自定非父母保傅之所能及也按邶栢舟窈辟有摽毛氏曰摽拊心貌由是推之摽非可以落為訓字亦從手以栢舟推之殆太息之意而已墜則盡矣太息栢舟之所存已不多矣故曰摽有其有者七有者三

小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星本不可以小大言均為二十八宿而有小有大有明有晦有隱有見未嘗以此異其義至小者為觜亦三星也至大者為參伐星家謂之大辰乃不言者義不在此

詩人名詩自有旨也本不指言某星也嘒微貌三星在東日初昏星初見三五數點見於東方至三夜而漸進而南故曰肅肅宵征參昴當昏時亦甚微比女御之

進見易所謂貫魚以宮人寵若能者魚貫而進如星之宵征
雍雍肅肅文王宮壺之邃如此其嚴肅也亦幾於帝舜
釐降之時以命為貴賤之命古者安得有此耄以二女妻舜舜不以妹妹之故使之敵也猶
為之分別書謂之釐降離騷曰湘君湘夫人春秋時諸
侯嫁女同姓媵之媵與夫人貴賤定矣豈以是為歉乎
知其命有貴賤後出之末習也安可以涸詩人所謂命者分位之命也以其命為不同者宮壺
乎此詩所謂命者分位之命也以其命為不同者宮壺
之常誼詩人以明文王宮壺之粹此所以能肅肅雍雍

江有汜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渚之子歸不我過
其嘯也歌
以詩之章次言之睽之淺者合亦淺睽之深者合亦深
乎此又詩人微致意於睽間之始不宜戚戚也

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
死麕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

尨也吠
說此詩者似若以死麕況强暴以白茅況貞女無使尨
吠為惡無禮諸儒所以祖述而不能異也以詩辭求之
大抵皆室以死麕為强暴曷為包以白茅乎故王氏謂
白茅為謝禮之薄豈理也哉既以死物為可惡曷使尨之
吠乎圄於序詩之辭不求詩旨焉爾古者不以死
也帝舜以一死為贄見之禮者雉也禮以狐死正丘首
為仁皆以死起義據此詩麕鹿亦乾豆之物上殺以祀
上帝宗廟鹿脩以祀天豈非白茅之所包乎大過之初

六曰藉用白茅孔子曰苟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又曰
慎斯術也以往聖人之言豈自相背戾乎由是推之此
詩兩章以女與死麕死鹿並言非以死物為可重之束之以白茅其為況吉士其明所以託辭於
死麕者謂女子貞節處於林野之中有死無二雖士之
吉者求之所以自處者愈固故曰包曰束也巾帨之
所服舒之者繼包束而言舒其所包也帨不可感尨不
可驚況於人乎詩人形容貞女之自處者殆有深意
聲不挫其精者焉此所以為二南之化乎無感我帨猶

舉扇障塵也無使尨吠
檄猶賤家也家無小大而貞女之風皆有不可干之節
何彼穠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
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
平王之孫
名詩之旨若與變小雅何人斯相近皆以設問名詩也
設問者有不盡言之意是詩似若見王姬之車倏然而
起崇敬之心西土之人尊崇文武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故以名詩又以曷不肅雝為辭蓋是王姬下嫁國人覩
其車服尊敬之心油然而生見於歌詩殆與文王已受
命者無異其列之召南之末者見此時文王之功德已
為南國之所推尊其視周南后妃之化若相似然也

騶虞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縱于
嗟乎騶虞

騶虞之為義獸其可信乎信誠有之抑亦惟矣聖人之
所不語也況編之於正風乎然天下固有出於常情之

外者近世廣中一郡虎患甚熾忽有所謂神禽者飛而
啄虎羣虎皆盡守臣繪以為圖以為大祥以此推之庸
或有焉一發不敢輒以為無也但以詩辭推之則似不然于
嗟乎騶虞是指一發五豝為騶虞之仁也如以為義獸
豈有一發之理哉□□騶為徒御之騶虞為山澤之
虞明矣當蒐田時麋類蕃多一發而得五為騶虞者乃
不以多取為利詩人所以歎美之騶虞以多得為利也
猶若此見文王之化行於小夫賤隸不要約而信也宜
子賤之化單父猶能使夜漁之格況文王之時乎此理

甚正而順亦聖經之正誼也

詩說卷第一

王黍離

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周至平王王室微矣王政不行而雅不作以春秋之法
言之聖人刪詩宜以王風序諸國之上否亦次於二南
可也安得列之三衛之下傳以爲聖人必
有旨也按王風作於平王東遷之後春秋作於平王之
末年春秋之法王人雖微亦序諸侯之上何以與刪詩之
旨相反遼絶如此乃知降王風於列國尊王命於春秋
止是黜平王爾平王本幽王嫡又長於
伯服宜有天下者也平王申出也止以申后見廢而奔
申褒姒之嬖傾天下申侯忿焉召犬戎與之伐周墮其

宗廟宮室殺幽王虜褒姒宜咎處此使不與聞乎故亦宜死之可少塞其咎何至并廢攜王服伯而奪之位見宮室宗廟之蕪沒曾不以動其心及犬戎之伐申遣國人戍之以報前日亡周之德平王殆無人性矣春秋之作接乎傳聞之世者也是以始於魯隱公其二年平王崩矣自東遷而降於王風平王初年也是聖人首黜之於春秋再黜之於春秋也夫以犬戎之禍自古所無□

哉聖人作經為萬世準的安得而恕之乎成王雖營洛

邑止是作下都以遷殷民實未嘗都洛也故凡詩皆言
豐鎬豐鎬興王之本也以小雅之魚藻大雅之文王
有聲推之周家所重在豐鎬宗廟宮室典章文物國之
重器皆在焉馬萬國職貢之所歸其富實生聚過於雒邑
多矣□□□□□□□□□□□□及於東
都也平王遷都雖因舊之都邑文物聲名視豐鎬遠甚
一去豐鎬而文武之澤斬然固宜人跡之所不及詩人
傷之深痛之深而此詩遂作辭甚簡直意旨甚遠其見
意於彼此二辭最為深惻我之都邑而以彼目之彼之

而又彼怨之甚也王者以天下為家而可以宗廟為彼乎三章皆以二彼辭言之黍稷重穋周家之興王業艱難之始也今彼之矣其離離其苗其穗其實猶前日也今若棄之以為疆土之外矣行邁靡靡者皆非前日也猶擧□□□□□□□□□□也若是則彼之怨之深忠憤之切未有甚於此詩者也

望然如有所憂固不勝言何求而弗得者也猶望悠悠蒼天者非謂天道之遠此誰哉此指平王甚明□□□□□□□□□□其也盖言事勢之去不復可返文武之舊不復可見矣致餘者也哀彼怨之深忠憤之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是詩繼於黍離之後疑平王遷洛之初也鎬京為犬戎殘破平王以託足於伊洛之間豈有王室調度此時戎狄方強諸侯莫有朝事者奔播之情當於言外求之雞有可棲之地皆言所牛羊有來歸之地皆言其役之不已者必有不容安處者焉

故曰君子陽陽至哉曷其有佸其事蓋可想也

君子陽陽

翿羽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執

翿右招我由敎其樂只且君子之道左手執樂右手舞之器而以

以詩之辭求之是豈君子之度也就使禰正平處之亦

右手招其友此伶人優者之度也就使禰正平處之亦

不若此若伶官者以可樂為業雖當危難之時亦不知

其所憂也周自幽王時皇父卿士楀氏聚子之徒其

黨宜有存者幽王以此失之平王又以□□繼之奔播

之中豈有賢者從衛於□□□□□之人哉又其歡樂
如此哉況陽陽陶陶之樂雖盛世猶非賢者之事況危亂
之際耶上詩所謂君子者當于役之時容或有之歡樂
自得以是為君子則其為君子亦可知也
揚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
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
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國風之同此名者三詩唐鄭之風也皆有微其義之意是詩之為微可知也平王東遷□□□

實預聞乎故所以貽申之患者宜咎之以是不可以
往戍也當是時王室之禍如此諸侯未嘗有勤王之師
天子蒙塵于外諸侯未嘗奔問官守詩人豈責其不能
往戍于母家乎蓋國人怨之之辭久戍而不得歸所諸
侯之不職豈果罪其不戍哉此詩殆是戍久不歸之辭
故曰曷月還歸□□□□□□□□□□□□□□□□
也凡人心之所悅服者惟孝愛義理有所感動焉起之望
王□□□□□□□□□□□□□□□□□□□□□□□
不能不怨況驅之戍役之勞哉晉平公杞出也而治杞
事之善悖於申甫同黨之惡雖

子大叔
王申出而戍申以□□
□□□之德哉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嘆矣既其
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
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
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此詩殆不可知莫詳蓷之為何物必物之性與女之仳
離相近而後可通程氏謂陰潤而生暵則乾何物不然

豈必雒哉惟其然也故毛鄭謂之羽屬果為羽屬與夫婦不相終亦不近似是故可關也合詩之辭推之若是谷中芟夷蕴崇之草棄而去之之物故首章言乾無生意矣二章言脩謂積之久也三章言濕既曠豈有能濕之理積之久而腐則濕矣至其腐爛亦不可復用故曰何嗟及矣此臆說爾姑存之以待博物君子

兎爰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罹尚寐無吪化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

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後
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詩以兎雉為辭三章皆同而名詩止以兎二物為比似若相反與
又不相侔詩以二物為比多矣此其為比似若相反與之得失
他詩不同何則詩人託物以言所遭之禍罹之深者雉也
兎則否矣詩人以兎為名凡詩之言兎者多取其狡兎
性又躁急令乃以爰爰言之爰爰雖莫詳其果為緩要
亦緩之意也兎非能緩者也雉知時有文者也不能知
時而罹其害每章必重歎其遭禍之殷羅尚無機械也

罕睪有機矣我之所遭如此之酷彼之狡而得脫者舒徐如此故以詩名兎歟

葛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山谷間物非水物也詩之三章皆以在河為辭豈其性哉平王東遷而豐鎬為墟當時周之子孫在豐鎬者

皆奔播於伊洛之間前日之縣縣瓜瓞今為縣縣葛藟矣前日之施于中谷者今不復蔓延矣謂他人為父為母為昆固無是理也詩人殆借是以刺平王遠成母家之罪若周之子孫日失其序王又棄諸姬一時離散之情如此

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以詩辭求之無懼讒之意蓋蕭艾於讒何與乎詩人以

彼之一辭先之意之所屬也周室既滅平王□□□

□居文武之陪都當時賢者固宜遠遁詩人欲一見之而不可得謂彼之采葛者去而不返所采愈微所不可見愈久作是詩以寓思賢之意耳

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毳衣如瑞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此詩雖易知而辭多不類卒章夫婦之情也前二章是

不為夫婦安得而強為之說前二章極言車服之盛周
大夫可知餘皆女子之辭詳而思之其周大夫盛飾以挑
同穴之辭既有所畏矣安得而有異室
女子以其勢之不類而不敢從亦不敢奔卒章但示其
心而已計其時平王豈能得世之吉士處之王朝哉從
王于東皆平王艱難時相倚仗者一旦得志市井之行
固存豈以車服而求其可稱哉詩人以大車名詩負乘
之意也毂食也
邱中有麻

邱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國將其來施施邱
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食邱中有李彼留之
子貽我佩玖
周東遷之後觀王風則大略可見是詩言麻麥李之生
於邱中宜也邱垤之中非王朝之士所宜至也首章施
施其來二章且有重惠焉三章之辭於
留字必再言之言之似於厚矣何以彼之乎抑周大夫
之從於邱垤之中若是無間也麻麥李我之所有其來
且食且贈非爾所宜也即是詩見東都之民所以具瞻

師尹者如此歐陽氏以為淹留之留亦有理故三章同

鄭緇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詩辭最易知也先儒之說多疑之者由謂緇衣為武公父子所服故其義遂窒若謂武公所服則改為武公者誰哉

然則好賢不在武公□□□□矣此固有不容强通者焉按經之言緇衣者不專為朝服也如曰羔裘緇黑色朝燕皆所用非專為卿士之服也若是則武公所館之賢皆可得而服也緇衣之制不同以服之色為限若是則武公所以待賢自服食以上武公未嘗少寘念慮焉詩人歌之見武公之好賢久而不替始求其宜稱又求其精好又加之以博大愈久而愈厚又見一時賢者知武公之誠意未

當過為尊奉但敬愛之誠有加無已自服食之外無他
物焉又非若權輿之日薄也此雖微末見古人相與之
實意常有餘又有易見者人自不思耳朝服禮服也以
位為別一定不可易非可以屢改其至於敝者鮮矣三
章皆言敝且改幾同褻服矣豈得謂之朝服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
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
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
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鄭共叔段之克未有不罪莊公者也詩序為最明詩人
之旨則似不然請以其事證之然後可以言詩仲子者
祭仲也諫莊公之弗制段者也異日受宋之盟逐鄭昭
公而立厲公者非祭仲孚專其國事又殺雍糾以抗厲
公者非祭仲乎祭仲之為人可知也已及齊威公討昭
公之亂殺子亹而轅高渠彌祭仲知之稱疾不往而以
智免其不能純於為臣而有貳心者不待其末年也其

曰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除之事之固不可除之亦未可也祭仲之言其庸可據乎善祭仲之為人以社稷之故而逐君之罪而未知祭仲之為衷惡也詩鴟鴞無毀我巢同是仲子有意於踰且折也仲子之智豈有愛於忠實欲毀我室也莊公以內外之公言拒之得之矣

情亦
公同
弟如
則求
之知
則不
於殺
之而
也必

得以智免矣臣請事
之言正與羽父請殺魯桓
段于鄢傳曰段不弟故不言
二君故曰克也是也譏
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鄭伯志
之過矣此其失自邱明始邱明強欲窺之
至隱謂
春秋而寔非也春秋
以爵書似無貶也蓋段
段之惡
世子鄭矣太叔帶之罪未至
叔而殺
晉文公定襄王取太
詳知其事而後見莊
公之罪薄而詩人之
旨深世
羽父
亦以智夫不然則亦

人以莊公拒祭仲之言為有殺心詩人明莊公所以拒祭仲之言者蓋迫於所甚畏不得不然也詩之辭曰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謂仲之言獨與父母諸兄人之多言皆相反戾矣有言而後畏宜也莊公不知其勢已畏之於未有言之先故每章必申言所畏焉使莊公且武姜之欲立段而不獲是莊公之立已殆矣使莊公既立即逞其私忿抗其母而幽其弟其反形未兆罪莊公也宜如何儻若請制而弗與請京又弗與段其帖然俯首乎使段如太叔帶召外冠以來伐莊公罪愈大矣

然則詩人所謂父母之言諸兄之言人之多言若此類乎武姜之於莊公未立則為亟請太叔之將叛則為之内應其勢若此是以莊公再拒蔡仲一拒子封之言甚不得已而後至此畏我父母心所畏也父母之言已形於言尤所畏也說詩者以將為辭義亦不通將豈春秋無將之將乎其將然之將也仲之無君久矣詩以將加於仲子之上原其心也仲非果忠謀也亦有將將焉在莊公勢未行耳姑狥其言可也里牆園以喻國也杞桑檀以喻障蔽也將使人莫得而踰且折乎詩人責仲子之

意也□莊公知祭仲之不可盡信又以父母諸昆國人之
言之不可以不從誠未易處也愛謂土地爾固所宜從
也迫於武姜之勢義不得而愛乃畏而從其請也詩人
為莊公言其心耳無刺之之辭也若太叔之繕甲兵以
至於大逆其惡性所形豈若州吁以寵而肆乎此詩之作
必在祭仲再諫之時□□□□將著詩人歎莊公之迫
於其勢不容不然如此而已若夫京叛太叔段取京足
矣又伐諸鄢則有甚之辭如書序遂伐三降同類聖
人所以書鄭伯其法自然如此聖人之意則不盡於此

小人之惡不至於死不止也太叔帶王子朝必殺之而後亂始定故易於剝之上九象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太叔帶王子朝鄭共叔之謂也

叔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大叔于田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
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狱爨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
手叔在狱爨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弛
弓忌
二詩之名曰叔于田者似是初年武公猶在位武姜亟
請欲立之時也大叔于田則莊公即位之後請京而居
之謂之京城大叔之時所作也作於段之逆節未形之
先安得如序之所謂刺乎凡言叔段之事未有不罪莊

公養成其惡也曾不思大叔之材勇如此内有母夫人
為之主豈莊公所得而制乎若詩人之旨深遠特甚非
後世儒者之所知爾二詩盛言其得衆而不以其道詩
人述之以垂戒者也前詩若詩人之所甚愛傾國之人
皆附之者也故其出而人皆從之亦謂叔之美莫加焉
後詩加大字者猶後世之大弟也惟詩名與首章加一
大字居京之先此詩未作也其射御之才如此邦人
瞻望咨嗟似若可以傾莊公而奪之位矣曾不幾時子
封止用三百乘伐之京人已叛大叔段是前日人心之

歸向悅懌無分毫可恃詩人以材藝悅人非
心服也□□□□□□□□□□□□□□欲戒後之
使莊公聞之而戒不至於授甲且惡小人之作詩又將
他日之必不可保所以誅大叔而諷莊公也此其所謂
詩人之旨乎

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
清人在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四
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
右抽中軍作好

按左氏之書高克也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
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聖
人罪鄭文公失命將之道其可據者如此今之序詩者演
其辭曰鄭人狄之曰好利曰危國亡師考其時事皆不爾狄
未嘗伐鄭也其年秋滅衛矣若曰固圍備狄則可當是
時齊桓公始霸高克奔陳之明年鄭始即齊僖元年楚三
歲來伐高克於鄭不足為重輕聖人止罪其無御將之道使至於潰爾以詩求之則又不
然鄭箋謂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詩曰清人在彭在消

在軸此其地之名也以地
他例詩人亦無
三辭信其吉在翱翔逍遥作
名詩曰清人者其吉在翱翔逍遥作
也臨事而懼安得有逍遥之名而指之以名其人
見矣詩人罪高克玩兵輕國棄君命爾非若春秋以君
道責文公也序詩者大抵演其文而不顧其非事實也

羔裘

羔裘如濡洵美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
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

邦之彦兮

國風之名蓋裒者三詩大抵皆刺在位之不稱其服也惟此詩多美辭所美非美人也詩之言彼已者不皆從已從其者亦不少義不在此也首章舍命不渝若譏其固位怙寵有鄙夫患失之心二章武力是其可以持國論歟三章如以彦為賢誠若可貴以他辭推之其猶鄉原乎抑果為一邦之彦乎

遵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

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韙兮不寔好也

此詩似若君子去而之他國人留而不可得者焉以寔為序者因詩以為序不相踰越清人之序不相援證爾雅亦以為序者取義耳按詩之例前後之次必以其事之先後為序不相踰越清人之序文公之祖也如刺莊公則宜在大叔于田之也莊公者文公之子雖不克肖似亦無大失道次可也且莊公又武公之遂不少恕桓王當命為左卿士宋公不王公以王命討之及齊魯伐許大夫百里奉公孫滑以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鄭公使許叔以居許東偏

西偏其辭皆可書君子謂莊公於是乎知禮其特以詛射
潁考叔為失政刑耳既而王奪公政公不朝王來伐禦
之射王中肩此為犯上而非亂國之亂也太子忽以北戎
伐齊大敗戎師矣然則莊公雖非賢侯亦自強於立國
矣若國亂而賢者去之不應在位至文公比年為公子突再
入子儀在位至文公比年為公子突再
盟朝楚而秦晉二大國圍鄭則楚之盟又乞
救楚所伐逃中國之盟又乞
也抑豈公子亙爭之時乎殆非刺莊公也
女曰雞鳴公時若文公時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
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問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來之雜佩以
以詩序言之似若刺莊公之詩其殆如祭仲之言君多
內寵而有此序乎以詩辭推之似非國君及在位者之
事此鄭國淫亂之風所自始乎其辭大約似溱洧則淫
風既蕩者也抑昭厲之間已有此漸故其詩如此以詩
名為據則女之要士者也非夫婦之正必合矣蓋雞鳴之

度必三自初鳴而女已有辭士猶以為早也凡淫亂之
事未有不先於女子者也貞女子不動強暴莫得加焉
將期之以畢弋之事乎二章若將終身焉三章則知其
心之可恃而屢致意於解佩者也此豈有位有國者之
事乎視淫奔之風特末造放爾終篇未嘗有陳古義之意
儻以雞鳴為義則是舜跖之分非畢弋之事也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
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左傳僖公與詩序辭旨皆同而太子忽之美不彰可恨也忽有美質觀辭昏之辭殆不知道矣使遭其時無微弱之禍又使才有以稱其德鄭武公之次鄭偶當莊公多內寵之後權臣擅國之勢已成可以處常而不可以處變再得國之後復殞於高渠彌之手豈皆辭昏之罪乎識足以制高渠彌豈有二年在位昵比小人而有狡童之怨狡童豈所以指其君哉祭仲之專所謂狂也不能去其所忌而安之以召禍乎昭公所辭之女

即魯威公之文姜也文姜以
□□孔氏
未□文姜變節之後也傳以為他女妻忽亦無所據但欲伸序之言爾
此魯桓公成昏之初文姜初年父僖公在位無失德而
有德音焉未及夫樂之會彭生乘公之禍也使太子忽
不辭昏不可說也以其事求之文姜之惡止於會濼
放不能自止魯莊之弱詩人已覩文姜變節之後賢而不
此詩之辭殆是辭昏之初未嫁

取止觀其初亦未為失言也按左傳咸三年公成昏于
齊若鄭忽之有功于齊魯咸之六年傳述前事也咸之
十一年祭仲立厲公而昭公奔衛其十五年昭公入其
十七年高渠彌弑之其十八年魯咸公薨于齊此詩宜
未及文姜之晚年也文姜之歸于魯在咸三年忽之有
功于齊在咸六年傳齊侯又請妻之杜預曰以欲以他女
妻之謂文姜已為魯夫人矣忽之辭諸鄭伯是終未嘗
昏于齊也其曰賢而不取於文姜已為失言既無大國
之助矣曷為詩名謂之有女同車乎當以詩為正則彼

美孟姜鄭昭公之妃而此詩蓋為美也非刺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此與有女同車同意豈昭公之弱乎□□□□□□□□

狡童指祭仲耳祭仲專鄭之久計其年亦老矣目以

狂狡謂其智可也目以童心乎喬松荷葉皆草木之材者也扶蘇游龍草木之微者也故互言之且祭仲立昭公矣乃與宋盟而立厲公又殺雍糾

而厲公出奔初昭公惡高渠彌及昭公之入高渠彌懼
其殺己弒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兩年矣
薠兮
薠兮薠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薠兮薠兮風其
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狡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
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二詩惟薠兮之辭最簡而最難知以其時推之公子亹

爭之時忽與突皆無以固其位權臣擅國亂將作矣國人皆危之而君莫之悟也以釋為興危之基者也叔兮伯兮不能以義為倡以安靜國家皆有得位之心而玩其禍亂國人欲有所助而莫為之倡而有此詩昭公始立而奔衛再入甫再歲而見弒在位之日甚淺而見刺者凡五詩是二詩及揚之水其昭公之在位乎以左傳攷之鄭莊公當春秋之初殊崛强於諸侯之中伐衛侵陳以王命討宋用太子忽之謀敗戎師與齊入許齊以許讓之襲紀忽救齊而大有功忽雖以齊大辭昏鄭之强

幾於並齊矣使莊公之後以忽之才智繼之未必不興也何為嗣位未幾而見弒公子亟逐復位未幾而見弒以正名為大獨鄭幾於亡是非昭公之後以忽之才智繼之未必不興也何為嗣位未幾而見弒公子亟逐復位未幾而見弒以正名為大分何為名世子忽於在位三年之後而反君鄭伯突□□之餘忽必有大惡如周平王可也借曰不知自有女同車之後五詩昭公詩也宜在清人文公詩之前降而在文公詩後亦猶降秦離於國風也其黜削昭公明矣詳考昭公非有大過止以昵比狡童詩人曰狂童之狂也且若有不勝言者此鄭之所由以亂聖人所深疾

歟伊訓三風十愆最重者比頑童為亂風狡童陳少南以為指祭仲非以其齒與爵也

褒裳

子惠思我褒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褒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詩以人之見思為主而發語一辭為本旨乃子不以名詩若是甚寡是何也鄭之亂極矣公子互爭口口口口屬公之立以宋雍姞故亦盟祭仲以篡焉子亹子儀皆以權臣立也鄭之亂以權臣非以內寵也逐昭公立厲公

立子儀皆一祭仲其為專也當殺雍糾逼厲公其為狂狡極矣當時齊之覇業將興而鄭之亂本已兆詩人知齊之必不後鄭謂其至易若一褒裳而可濟也詩止二章皆有甚其狂之辭迨昭公見弒明年為魯威之十八年齊威公師于首止遂殺子亹而轅高渠彌祭仲知之稱疾不往而以智免高渠彌弒君者也忽當有功於齊齊亦為忽報怨也仲之專過於高渠彌矣

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

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裳衣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詩雖四章實二章也鄭之淫風其始未放也此詩見之矣詩之稱吾與我未嘗少差我者對物而言若主於己者皆曰吾此詩四章每章必曰予予即吾也侯已者則稱我雖侯我也予實不敢從而以為悔者也巷在外堂在內巷言送將將迎也彼雖美而予不得從也褧以蔽晦其美美在己也必待叔伯為之主命駕而逆而後可行可歸也此亦知禮之不可犯而自制其欲

詩似為美也如以親迎為美也如以正合者如此否乎有所悔其以正合者如此否乎有所悔其以正合者如此否乎有所悔其

女贄榛栗故以栗言可以宜家室而不我即則不得往矣是詩又踰於丰大槩皆與之同音見鄭之淫聲其流也有漸上之人無以使之向正而禮節猶有存於人心者焉

風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易於中孚之上九曰翰音登于天禮曰雞曰翰音物之

至微出於天性者風雨晦冥不得而變也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君子所存不以世之治忽而變其所守必天性之自然非勉強所能至也此所以能繫天下之望而為天地之紀歟

子衿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學校之興全在上之作成使人心奮於儒學不能自已

者也苟無以動化之則將有作之而不應者焉人才放失世道日降何以化民成俗乎此子衿之詩所以作乎首章二章謂無往教之義三章望之而已若是則學校之道廢士不向方則其責在國君而不在下此而無以淑諸其人也詩以子衿為名士必自知向方而後人才世道出詩人專以士之自放為辭師道不可強而授也此要自上之感化始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故詩揚之水人以為刺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
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與王風同名又同辭大抵謂出於天屬者非可以人力
間之也如人之揚其水豈足以流楚與薪乎兄弟終鮮
不可又間於人言也鄭太子忽既立而逐於祭仲又四
年厲公使雍糾殺祭仲而不獲厲公出奔蔡而後昭公
再入其入也強臣於君固有貳心矣此詩所謂無信人
之言言女女臣之衆也昭公之兄弟四人于時皆無恙又

二年昭公弑於高渠彌立子亹明年齊襄公殺子亹仲立子儀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厲公入十數年間兄弟皆盡惟厲公在是鄭之禍亂則以權臣專廢立昭公雖託於衛厲公託於蔡子儀託於陳雖藉外之力不足以固也猶揚之水不足以流行也齊襄雖以義動亦以昭公當有功于齊而討渠彌之逆當時內外之情如此此詩之作亦見鄭人賢昭公而欲戴之惡狡童之不可制也詩其時惟忽與突在爾詩人以二人之不相容也有此詩之二章終鮮兄弟維予二人似是厲公入之初而

戒其信於不可信之人
出其東門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茹藘
我員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
聊可與娛
與東門之墠似若相涉辭雖不同而音則近詳味詩意
亦甚易明鄭之男女失時出其東門如雲如荼言其多
爾荼草類也雖則如雲非我之所宜同往
也且與徂同縞衣綦巾皆男子目言其緇居亦足以自

樂音意甚完但員義不可知其章之音不必徇詩序以牽合也丰與東門之墠女之不輕從是詩男不輕從故有雖則如雲如荼之辭其曰匪我則知在我所守矣耶以在我者為樂則不徇於人也鄭雖亂而桓公武公之風化猶在至於昭公以來五子互爭亂離十餘年間厲公再入而後少定於鄭風之末始有野有蔓草溱洧二詩淫泆之風始放詩序例以淫奔為釋謂前三詩與

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溱洧同音可乎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男女邂逅遇而詩以野有蔓草為名不止於興亦以比焉蔓滋蔓不止也野合之風易於蔓延零露其上清揚婉之色也遇於草野而見之故以為比也蔓者懼其風之放而不止也至是其淫風蕩而不能自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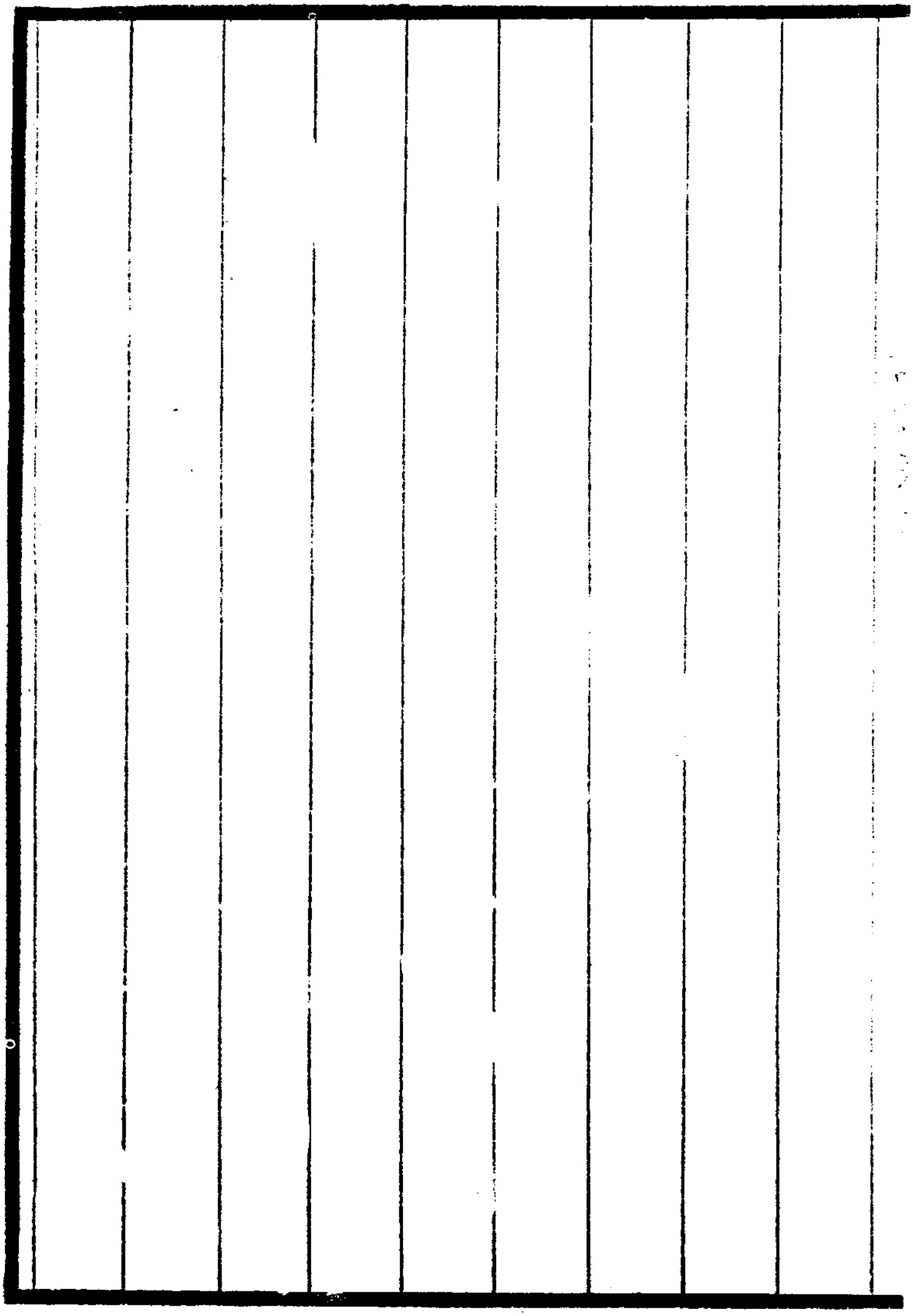
溱洧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
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之以勺藥

自古言淫風者必以鄭衛為首雖未必謂鄭過於衛然
亦相亞矣以詩言之衛之風淫上下相仇幾不堪勝言鄭
之淫風惟溱洧為最他詩未甚靡也溱洧之辭大抵始
於女子士強而從之者也自相謔而至於將謔贈則士為
之首女啟其初士蕩其終也詩以溱洧並言以比男女

是以溱比男洧比女也□其觀於洧之外以喻女之
也秉蘭言始有情者常有餘以芍藥為別離則士亦未靡
□□□



詩說卷第四

信安劉克莊學

國風

齊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以詩之辭求之無風夜警戒之道而有荒淫怠慢之風焉

馬鄭風以女之言起義此詩無所起義也其妻

朝已甚國人刺之耳豈有在朝者已盈乃謂之時乎以鷄鳴為蠲聲以東方之明為月光記他辭以酣寢也是以辛章有同夢之辭則併擧曼朝字相應而言謂退朝而歸無以我為憎子也雞既鳴朝既盈兩既出視朝而即歸無為子憎也二子字相應而字國人之所覩也國人訝其晏謂其若是耳

還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

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
我臧兮
是詩言其風化如此已然成其風則莫知其為刺其
相奔逐而言其風化如此已然詩音隱而顯不
諷焉此序為得之
風俗之靡也由是言之哀公不但荒于色至於廢朝又
荒于禽矣哀公當為紀侯所譖見烹于周而立其弟胡
公以二詩推之哀公之荒甚矣非專是紀侯之罪也得
罪於天王至於烹而不知其荒固可知聖人存二詩以為
荒亡者之戒

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詩之辭無親迎之旨也如曰親迎安有未配未祖而自相謂有爾我之辭曰俟我尚豈以禮成者哉其殆刺奔之詩爾凡淫奔之事必女先之故曰俟我於著於庭於堂凡以室之地者皆女子之家也充耳者不恤人言之醜也奔者之無耻也尚指男子也慕男子若瓊玉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
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詩名謂日月之初出也彼姝者子女子也曰彼則他人
之家女子而在我之室□□非彼之所宜至也彼對我而言履我即我猶履其足也猶韓康子履
魏桓子之跗也以足蹴而使往也日出之時而使之發
及其暮也此邦淫奔之風詩辭無刺其君臣之占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三

詩止三章言未明未晞亦相近惟卒章有則莫之辭豈以太早太晏並言哉不夙則莫非若俗人之辭也詩人謂不夙早則必至於遲矣皆謂其早也若是則與雞鳴同夢之辭相反如此說者必以□□□□為言窃詳詩旨止刺其躁急太甚驅役其下如此之迫爾末章狂夫之辭豈能通暢似是國不能固圃狡焉思啓封

疆者在旦暮耳君之不能晨夜謂不知時詩人懼其及
南山
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
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是詩刺齊襄而罪魯桓者也前二章言魯道有蕩與載驅四

章同辭使襄公之播惡無已者魯莊公之罪文姜之失道自桓公十八年如齊始前此蓋未有也文姜記辭辨之矣春秋書子同生明其為周公之祚允洗其人以為齊侯之子之謗也桓十八年以前齊魯未嘗交好文姜之變節始於桓弑之年若鄭風之序固有齊女賢而不取之辭雖不可信亦見文姜之失德未彰也襄之縱欲亂其天倫如此公羊乃以滅紀為復讎而予之且惟孝友于兄弟瀆其本如此安能追念其祖見烹之譖而讎紀不置哉襄公無羞惡之心無人道矣異時齊

桓公以哀姜通於共仲與於弑閔取而殺之者懲文姜
之惡也傳以為已甚者非也前二章歸止庸止為齊言
齊不當懷而往從也後二章告與得為魯言告宜音谷
與鞠協也□□□□得與極協音可意推也名詩之旨
豈以山之高深狐之孌悛所宜藏匿乎歸與懷或方言
自有協者乎

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
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

突而弁兮

竊詳詩辭之旨蓋序謂襄公不自量其力常不給
卒以無功者也左氏謂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
慢亂將作矣鮑叔知人者也其知治亂如此傳謂襄公
無常其義最博此詩謂總角突弁亦無常之證也序謂
志大心勞似覺未中其失若止以此詩前二章為義後
一章不能知也卒章似指襄公猶有童心者而乃如無
田甫田焉者婉孌總角幼稚之人豈可以任強壯之事前日之稱而遽已

高冠大弁則不稱矣鄭說亦爾故伊尹有登高自下之

訓

盧令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盧重鋂其人美

且偲

毛氏以為獵犬每章必言其人之美其臂膺鷹走狗之人

其猶還詩之謂我臧乎從狩之人自以為天下之美盡

敝笱

在已也詩人之刺大抵如此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詩之無逝我梁無發我笱皆以婦人女子起義谷風小弁可見敝笱名詩笱在梁上以捕魚也敝則不可以得魚乃有大魚之多焉猶魚網之設鴻則離之者也齊子指文姜也從者指魯之通國之人也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不得歸唁以許人尤之者衆也君夫人以義歸其父母國而國人得以尼其行此詩四章皆以齊子歸

止為辭者齊人之辭也齊人怒魯者魯可得而制也言齊人不得而制其君也齊子雖文姜為齊女亦見其從於襄公繫之齊也如之取義刺其靡也無許人之風也

載驅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翔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名詩與廓風載馳相近而賢不肖相遠如此四章皆以魯道有蕩為辭深疾魯也蕩蕩無止之勢也魯實縱

之也文姜雖齊女其放於惡由魯之失道也發夕言奔之急也發必在朝夕猶發焉奔之情也汶水魯地前二章以齊襄發語後二章以文姜為興也行人凡從行之人皆順其放於奔也此蓋齊風

猗嗟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是詩易知而又易言不待序而見也特不言名詩之旨耳不以可矜者為美而以可矜者為歎以嗟嘆為發語之端則所美者皆重可嘆也嘆其足耻也猶祇足以為辱也後世惟元次山知此旨其作大唐中興頌頌肅宗收復兩京有大功矣首曰噫嘻前朝嘆元宗之事首末皆可恨也

國風

魏葛屨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按左氏傳魏有前後魏封於周初國於河汾之間者前
魏也魯閔元年滅於晉獻公矣封於畢萬者後魏也其
地則大有金石之樂矣無儉陋之習也是詩所刺非以
儉為刺儉德之共何刺焉詩人之辭刺褊非以儉也序詩
者不知其旨以褊為儉後世皆以序而歸之於詩詩人
之旨失矣說詩者必於詩辭之中知其為褊而後可言
也首章履霜縫裳之辭絕與尺布斗粟同辭以尺布斗
粟之言推之則名詩之義亦見謂葛屨尚可以履霜也
凡為衣者孰不由女手雖弱幼之女亦可以縫裳

也何為若是之褊至要之襟之而不敢服乎以辭推之似若束之於腰□□□之意必遇其嘉好之人然後取而服亦提提然止於提挈而振領之依然左辟而不服也左者不用之地也辟猶辟去之也入聲□□□所佩服者象揥爾揥器用之微者約也約以為褊心誠為可刺也古之所謂儉者則褊惟以為利之所贏而已爾詩人取其至微而尚可者以名詩褊心自見不然未而有度不使之匱也陋者不

見其為褊心也

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
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蕭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詩辭為美詩旨為刺所美非美也是可以意逆而不能
通其辭其辭所刺何說也甚易知而學詩者莫察爾詩之
三章凡六言彼又曰其之子其猶已也彼哉彼哉此其
旨也魏地狹隘汾為魏水汾之所沮洳者微矣二曰一

方三曰一曲徽乎徽者也魏本小而自處者益隘已隘矣不能充而大之顧以至徽之地采取所產之物乃以為天下之美盡在已此詩人所以彼之也以魏之人為彼則以公路公行公族為此矣異乎此者彼可知也孟子謂滕猶可以為善國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園有桃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意本以憂國幾於黍離喪敗已形其憂大園有桃福未形其憂深此其在晉獻公滅魏數年之前乎知晉之必滅魏而不知懼也以桃之實為殽以棘之實為食其窮蹙已如此殽猶以桃雪黍之意北方之人多以棗為粻餐此若不能謀食之意也本無刺儉之辭不勝其憂而至於歌至於行彼之不知者謂士之驕且罔極也

彼之所見誠是也何以謂其言為是乎我心之所憂者
人不可得而知也既不可知而我獨知之矣不如勿思
之為愈思則不可以朝夕居也誠以喪敗之在目前不
可救藥待其亡而已爾此憂世之切至者也

陟岵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
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
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
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此詩無父母兄弟離散之怨而有以義相勉不以骨肉之愛奪其効忠於君之義詩凡三章章卒章尤切豈兄弟之情薄於父母哉徵役宜先於長弟行而兄處者詩人取其以義奮也行役□□□□□□者征戍爾猶可以來歸□□□□□□也

十畝之閒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詳味詩辭不在詩名也名詩以十畝者如孟子五畝之

宅二家相比而言其情爾首章言桑者之閒暇相與同歸也二章謂四鄰并吞之急桑者相攜持而去之爾泄泄如孟子所謂皆皆也

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

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作車所以行陸寘之於河則非其所用也河濁流也乃謂之清且漣則濁於河甚矣以詩辭推之似若魏之先世求賢之勤而後世棄寘之焉其食厚祿者尸位素餐而不以為愧也彼君子之辭不必謂伐檀之人也一清一濁相反如此不稼不穡於何而取禾如此之多不狩不獵於何而庖廚如此之餘明其貨取之厚也君子者一餐一食不苟受也檀木

之至堅喻其任重輻輪運之無窮取其致遠也

碩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詩辭無貪而畏人之旨畫伏夜動畏人故也序詩者以此為詩旨不然也詩人而謂在位者之役其民不知其

勞至于三歲之久恪恭爾事不知焉我將去之適於可樂之地幸章誰之永號者非彼號呼而招之汝自驅之而使逝爾每章首辭皆重言碩鼠言其食民膏血而恢大之甚也自黍麥而至於苗苗始秀而食之無厭也其素餐乎

國風

唐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

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錄之詩首二章必有關於晉唐之大者焉詩以康樂為主無乃
凡十有二乃以蟋蟀為首抑隨其詩之先後乎然蟋蟀
之詩旨必有關於晉唐之本始固已移矣詩
異於寧儉寧固之旨似非所以垂教也竊嘗思之先之
土階茅茨豈但聖人尚儉之意□□□□□□□□簡素質
□□□□□□□□□□□□□□□□聖人不能易其風土之

尚雖人主之尊以天下奉猶有存者若是則詩人告以
康樂可也詩之三章意之所主惟職思之旨為重詩名
在蟋蟀之微能知時而浸居於內者也一章曰居二
章曰外三章曰憂其曲沃盛强之際歟鄭氏詩譜所謂
僖侯甚儉嗇僖侯至昭侯六世矣習於儉而又固曲沃
之强日以侵逼詩人將廣之以其所當慮不特一儉為
可安也言歲且莫矣曰月之虛度多矣勢將及矣詩人
之辭謂豈欲其太康乎所主者在思其所居之位且有
窺乎其外者焉所憂有大者矣每章皆再言樂樂則將

至於荒亡而能安而能慮聖人所以明大學之道詩人蓋得其義所以首唐風也蹶然是詩之作未若山有樞之迫也

山有樞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前詩序以憂思深遠儉而用禮為堯之遺風自此詩以

後五詩詩序皆有憂其危亡之辭以當時之事與詩人之辭求之似不若是尚儉多憂雖晉之風土則然序詩者見昭公之後大亂五世以常情為之序言爾詳考其實蓋是昭侯逆知其後之將亂子孫不足以託國是以分國而屬之桓叔成師爾潘父弑昭侯而欲立桓叔亦此意潘又以逆救亂故不克也當桓叔之封曲沃也已五十有八歲傳謂其有德豈以封國為謀哉晉國之美不白者莊伯武公皆急於篡國爾借使昭侯盡如堯之讓潘父能佐其美莊伯武公皆以忠與順行之則堯之遺

風豈若序詩之小哉昭侯立成師於晚年固知成師之
足以興國□□□□□□□□□□□□□□□□□□□□
□國人立鄂侯莊伯又伐之王又助之王立哀侯武公
又伐之五世之亂周以其叛故再立晉君武公終取之
詩人目擊其事知昭侯立成師之本心甚大杜杜之詩
所以作也故有同父同姓之辭猶愈於行人也詩之大
旨皆如此若他人是愉之辭迨是國人忠愛其上不欲
其并於沃爾若昭公立成師之意豈以其國專私其危
亡之子哉昭公之不保其身正與魯隱公同符吾夫子

不以是施其讓也此詩似是作於孝侯郭侯之世若昭公之諫者世人之常情非有取晉之心哉邱明再紀師服之諫成師在曲沃豈亦有取晉之心哉邱明再紀師服揚之水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不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詩之同名者三若王鄭之風其詩之首辭皆同謂不足以流物也此詩不同者石不可流之物粲然見於水之

中若此其著也王鄭猶有力特弱爾晉不可以力言但見其為異爾楊其水而知其為石不可得而楊之而石愈出喻曲沃之於晉顯然不可轉移水之能掩者薄矣從見者翼之人也是以聞之而為之隱也當時曲沃莊伯伐之奔隨王立哀侯武伯弑孝侯矣國人立鄂侯莊伯伐之奔隨王立哀侯武公又伐而獲之國人立小子侯武公又殺之曲沃之取晉豈有顧忌哉國人見而聞之者久矣

椒鄧

椒鄧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鄧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詩人之言蕃盛惟瓜瓞葛藟其蕃殖之物也椒豈蕃衍
盛大之物哉楚詞言其芬芳爾世之植椒多在閑地或墻
之陰能奪物之正味聊薄略之辭□□□□此詩人
易蕃衍為傷類也如聊復爾耳豈能遠哉
昭公封之國內使

綢繆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
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

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是詩以婚姻為言非無援證也其辭易通其事易明若不必過求然以詩名言之似是綢繆牖戶之意憂其國之將亡也序詩者秖以三星為義謂之婚姻失時爾三取喻粲亦三女似若詩人見曲沃之將并晉章多以三取喻粲亦三女似若詩人見曲沃之將并晉

綢繆其道無可奈何自桓叔而莊伯武公三人相繼以移其宗國初在天遠矣在隅已近在戶已逼至于今日無可救藥者傷其所遭自知其弱而不能抗故曰如此

三人者何子兮子兮指翼之言也薪芻楚詞皆難於捲束喻翼之諸君不可扶持也既若是矣而曲沃三公適與之遇焉唐風多悶難擬議之辭如此詩杕杜鵜羽葛生采苓皆若是也

杕杜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煢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是詩之詞與後此四詩之名同辭豈以詩名之同故此
詩旨以杕杜為名乎以所比之物言之杜弱植之物也杕特立之杜物之異於常者也當晉昭侯
榦也有特立之杜物矣非文侯佐平王立國之舊也故昭侯知其後
晉已弱自分曲沃以封成師成師於是年五十有八矣好
之必亂自分曲沃以封成師成師於是年五十有八矣好
德而強昭侯知其可以興唐叔之祚也故封之幾有帝
堯禪舜之微旨當時詩人知之而是詩作焉知獨行之
不能久而同姓同父之可以恃也嗟行之人胡不往比
而近之人苟無兄弟亦將求助於行道之人苟有兄弟

則吾同父也吾同姓也可謂得昭侯封成師之旨矣

羔裘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詳詩之言無刺之旨也祇見其為美爾序詩者以前後詩而均謂之刺爾似若愛其大夫覩其服而歎美之爾言民之得居其所居究皆大夫之德也以居居究究為惡亦未見有他比也

鴇羽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
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
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
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
說詩者以鴻鴈為訓其果為鴻鴈乎□□□□
□□三章鴇行言之則信其為鴈矣易亦以其
為儀杜子美亦以鴻鴈為有稻粱謀也他禽皆
莊伯之於昭侯武公之於孝侯皆兄弟也可以
如鳥乎三章皆以王事為言當是時豈以宗周之事而

勤其民哉似若詩人託以為言謂哀侯緡皆周王之所
立也
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
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詩之名無衣者二秦風亦有此詩而義則異秦之無衣
謂士卒之衣也詩人有脩戈矛之辭是詩無衣謂諸
侯之服秦猶以為刺晉獨可以為美乎諸侯命服也又
可謂之無乎此序詩之失也序云武公并晉兼大夫為

之請抑大夫自為請耶然請於天子要君也請於天子之使抑天子之使用遂事之例耶此諸儒不考之過也據詩人之旨則有刺焉武公之篡其宗國本非其所有也侯伯七命而武公不待天子之命而篡取之據詩辭豈曰無衣是終無此服也不如此衣是篡取之自制其衣也辭亦隱而顯矣又不止於是也據周官典命子男五命侯伯七命諸侯無六命也惟下文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此天子之比也詩人以無衣之六明其

降而與宗國再造在內諸臣列也序以為美失之遠矣武公伐其立於喪亂之餘哀侯與緡皆再取之其叛周又浮於莊伯矣僖王逼於晉武之強命為之侯于晉微詩人之旨其幾於春秋聖人所以錄之也

有杕之杜

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

食之有杕杜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逝肯來遊中心好之
曷飲食之
唐風前杕杜之詩與此杕杜之詩名同物特此詩名多衍辭爾前
詩謂親其同父之兄弟是詩謂親其賢人君子此所以
異也杕杜前詩晉翼之晉也後詩後晉曲沃之晉也何以明其為刺彼之君子逝
前詩實美之後詩刺之曷可得乎將以好之而君子
矣肯適我乎我欲飲食之曷可得乎將以好之而君子
不我與也言武公雖得國而賢者疾之不肯從之也視
桓叔之好賢遠矣二詩之義正相反

葛生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詩以生取義他詩之所無也以詩辭求之似與葛覃相近葛之生也蘞蔓于野蘞蔓于野猶施于中谷也亦指葛為言似非二物蘞亦未果其為他草爾雅葍貫衆華注云

江東呼為蕪則與葛異以其辭言之蘞亦蔓也爾雅葍蘧

蔓華注一名蒙華如以蔽自為一草則蒙亦他草也似若詩人謂葛之初生已蒙於楚棘矣逮其蔓延則施及于野我之所美者物猶如此已獨亡之亡之則誰與我之獨處也說詩者皆以為夫婦之情然敢為褻謔說者莫若詩序無夫婦之意詩則似之也如以唐風言之以為宗族兄弟相與之情如此則之何不可曹子建求親之表所對惟妻子未嘗不臨觴而太息角枕錦衾亦姜肱同意乎姑存之

采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
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
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葑采葑
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
為言胡得焉

是詩之刺讒易知也說詩者似有未盡者焉

陵注云水中艾國語曰屈到嗜芰俗云陵角他草及藥
未有名苓者苓水中物也爾雅葑草似蕪菁生下濕地
亦近於苓矣以類推之皆水物也惟苦菜則生陸地詩

人雜與讒言之有無采水中之物於高山之巔以無為有是以謂之讒詩凡三章每章再言人之為言為者作為也非有近似作而為之者也其言之初至也人誰入之故曰苟無信無與無從者不受其言已有入之之幾矣讒之再至也疑矣將棄而舍之則曰且未可舍也其三至則信而從之矣曰彼之為此言者何所得焉信之深不可回矣反以讒者為忠於我矣此投杼下機之時也故三章自舍旃以下皆同辭謂惑之必不可解也

160

詩說卷第五

信安劉克學

國風

秦車鄰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隰有栗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此詩言□□非若周之卓然獨異秦本□□□□□□□□
周地以為封國□□□□□不少變也首章以車馬發義言其土性也二三以阪隰發義若言其草昧也

始者未見其君而堂陛之等禮儀之節與之並坐與之同鼓是燕樂之外他無一之可尚者雖老且死不過以淫樂為務□□□□□詩人可謂善於形容矣觀此與周太王遷豳之詩何天淵哉

駟驖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舍拔則禦善射則御羙

載猃歇驕

秦自桓
□□□
□□□
宣王以
有子五
莊公生
□□□
王襄公
地由是

皆以馬言馬善御善射國之頌美其君莫加於此固
不知其他也秦之以馬興國固□□□□□□文
田為盛烈其卒章惟以車載犬恐未必然載羙辭
爾犬亦非安於車者詩人之頌美其君莫加於此固
物爾指實矜其田狩有此善獵之
小戎
小戎伐收五梁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畅轂駕我
騏彧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
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

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
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
寢載興厥厥良人秩秩德音
是詩述車馬之飾備矣特未
秦之制□□□□耶當作此
矣是詩所述之飾亦有他經
周制也秦興國於周衰之後□
尚淺儒者皆一之豈詩人之
習俗以歌其土風自有著見
不可掩匿者秦以戎馬立

國所尚者戎馬所矜者車馬爾他蓋未之知也詩序所
言國人婦人之辭於詩言固近所見者此也詩序所美者此
也所以念其君子者亦止於此也非秦之俗果如是之美乎似非秦人所
謂温其如玉秩秩德音其果如是之美乎詩人所
能及也秦之國人有文者作此詩極其形容以為天下
之美盡在此則止於車甲而已其俗淺陋何以見襄公
之可美者襄公能尊周衛王室以功受茅土之封詩人
以是為可美歟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
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
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
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是詩三章之後六句大抵皆同所異者白露之辭爾以
蒼蒼之茂而露遽至於為霜言變故之驟也霜之後豈
能復為露哉後二章言露者露不能肅殺萬物也謂周
道陵遲王政不綱也秦居天下上流視平王遷洛地勢

為下洛邑既為王室秦之視洛非宛在水中乎伊人猶
黍離之巛斷句謂此何人哉之意實指平王也襄公救周
難故其辭云爾蒹葭亦黍離之意喪亂之後所見皆此
矣其義皆以維邑豐鎬而發
物乎詩以水起蒹葭近水之物也洄水之回覆者也
常逆水而上平王已遷洛若遡水而上復圖豐鎬則難

終南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
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以禹貢求之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雍州之地荊岐既旅
終南惇物是終南在荊岐内地大王居邠去岐山之下平王以岐之西封秦襄公居邠踰梁山
邑于岐山之下平王以岐之西封秦襄公居邠踰梁山
尚少也至終南之詩為秦風則周之故土屬於秦者多
矣周故宗廟宮室皆不存平王都洛盡以岐豐雍之地屬
之於秦而終南遂為秦山詩之所以作□□□□□□
□□□狐裘佩玉中華之文物也其君也哉指襄公之
為君也乃有其哉之辭疑之辭疑襄公□□□□□
□□居我

周文王之故都豈遂君此土乎是以疑也或者□□□□
□□□□其所都之地周之所由興也又若趙
容不足以君此土也此重歎周之微也小雅信南山實
指終南其詩專言文武成康盛際重農之事其辭與此
詩大異矣見詩人思周之深也

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
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鍼
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秦自武公以人從死者六十六人至于穆公五世矣其
閒雖不著見□□□□詩記謂穆公從死者百七
十人詩言三良此其良也奄息仲行鍼虎之賢不應自
殺以徇自殺以徇有所迫也如以信義則非所當從豈
得為賢穆公之在春秋亦賢諸侯也其違蹇叔悔過之

書列於二帝三王之編末篇之語聖人取之記於大學
不替孟明訖成焚舟之功舉人之壹見稱於
傳若輸粟於晉之類甚多未必果於殺三良以為徇也
殺之者康公也不用先人之治命亦康公之罪而忍於
棄其賢臣乎後之作三良詩者惟曾子建得之其曰秦
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殘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黃鳥
為悲鳴哀哉傷肺肝蓋以自從死為難作詩自當如此
詩人所謂誰從穆公蓋有此意死固非所欲徇亦未必
為義子建得詩人之旨耳若王仲宣則不然其曰臨沒

要之死馬得不相隨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失詩人之旨遂若此其降也交黃鳥亦子建盡之寓於物感興其在斯乎不然則黃鳥止乎孔子所謂無後者不為後來之思也思則懼其至於用人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

以晨風為鸇未見有他比也以采芑駾彼飛隼言之則

晨風為禽之名也以意迎之止是一禽爾凡詩辭言未

見者必言既見此詩獨不然言未見而憂豈遽至於忘

哉憂者為君則忘者亦君也二章斷句皆同詩人之旨

也然如何之辭實不可問之實不可強為之說也詳

而求之情而有指其相忘之實姑以

臆說存之以俟博物知經者正之似若鸇鷹之飛也將

搏擊於茂林之中思得君子以濟時之急如六駁之在

苞櫟皆猛鷙之物也卒章言樹檖亦林木之盛猛鷙之物蔵焉所以興君子之盛德大業亦蔵於衆也當憂之方切思得人以濟患未形而遽息則不復用其人世之若此者有矣似若犬戎之亂秦有勤王之功平王都洛之後不復倚秦以立威者即與蒹葭之詩相應乎

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詩之同此名者二唐秦之風也唐風為美而刺何也詩之首辭皆同豈曰無衣皆言其有也故繼以與子同之辭使果無矣曷自而責不可謂之刺甚明襄公勤王之功又以王事為已責不可謂之刺甚明襄公勤王之功又以命克敵穆公在位最久晉有勲焉康公在位十二年亦無好攻戰之事以是詩為刺而詩辭皆美之也序之不能知詩此類不少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

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秦晉之睽合皆不可以易言也自殽之役其失在晉書
錄穆公之誓春秋人晉而書公以納君為己力故皆人
之詩之錄此幾與秦誓同旨者康公之初心固未失也
若聞義能徙不以晉拒公子雍而相仇則其善又多於
穆公矣使康公不以邲新城之役修怨而篤其念母好
晉之心豈不美哉徇先蔑之言而失義理之正義晉復
相讎未已者康公失其初心之善也春秋嘉釋怨故存

是詩於秦風見人心之良也

權輿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名詩以詩辭最末之辭他詩所未有也作詩者取義之

所起猶樂莫樂兮新相知晏平仲久而敬之聖人有取

焉人之持初心於不變古以為難矣以不承其初為歎

不能使其君愈不敢玩者亦其臣之罪也詩人之旨豈

不以其初而謹之於終乎不盡人之歡於其始而知所

以處之聖人編詩之旨也

國風

陳宛丘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鼓宛

下值其鷺翿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

名詩以陳所都之地為言則係於其國非一方之風土

所可言也舜以耕稼陶漁立國而無遺風之存何也變

風作於周衰方其盛時萬世可述既衰而敗其風乃作

豈世之盛民俗安於為善不惟世無可刺亦世無可美

殆世之衰國人憂其禍敗之將至故刺詩作夏徵舒之
亂邦人蓋憂之早矣有情無望弊猶淺也至於曠歲以
擊鼓為風而值羽以自蔽其有衷袒服以戲於朝之兆
矣國人憂之無禮而將亡首章言其失君人之節二三
言其蕩乎若是能無亡乎楚之縣陳豈楚罪哉故
東門之枌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
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
貽我握椒

是詩民風也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宛邱者上之所化故其下若此之甚也東門之枌宛丘之下穀之旦于差與民庶之女相奔於市井林穀之中而相期約乎在位者民之表也禮法盡喪廉耻已亡亂亡之兆於此見矣序謂幽公淫荒詩譜謂當厲王之時以年數計之至楚滅縣陳之歲荒淫之風歷四百餘年而後禍及是所稱幽公者未可信也豈其諱陳成公之隱乎陳自胡公滿至幽公凡五世釐公至咸公又五世幽公當厲王之世更宣王幽王至平王末年而春秋作十六年而後有陳陀之亂又百餘年而後楚縣

陳陳之詩而具其卒
葬者不使以神明之冑而同於□□□□楚之也陳風十
詩而言婦人者八□□□□□□□□□□宛丘之後名以東門
者三□□□□□似若陳國於豫州之東則西為楚詩人
以其近楚固不能不化也召南江漢之間乃能以禮為
風而陳不能免為此亦陳世之君不自力於為善不能
化其民而反化於其下此詩之所以終於不競也夫

衡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

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必宋之子

詩前之一章言其可後二章言其必使陳之不競而國果於弱力以有興謂後章為反說可也陳之為國果於明之胄自胡公至威公十二世未嘗為聞諸侯若果為僖公之詩則是詩以其安於卑陋豈能取必於齊宋乎詩人似若以國不自固謂衛門可以安適飲水可以療飢故後二章言必求其至美者爾如諸葛公所謂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類之意

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詩雖三章辭皆相近漚麻於水中女子之常也見其美而思與之晤則成其風矣得無類於見采桑婦而悅者乎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

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晢晢

凡言婚時多以冬春故曰迨氷未泮至楊葉
晚矣昏以為期此豈以禮行者哉淫奔之事
母之命媒妁之言自相期於昏浸至於夜而
章夜久而星明次章將旦而星晢晢也是不得言親迎
矣

墓門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
不已誰昔

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

顛倒思予

是詩之刺陳佗似若有焉然而言之者故首章言國人知之二章言歌以訊之不聽而悔之三章言歌以訊之不聽而已亂可也謂威公鮑不能杜患於未形詩人有誰昔然矣之辭亦可也謂威公但威公既卒太子又見弒思之者誰乎如謂國人聞其諫而思之者誰推之則春秋於陳威公之卒書甲戌己丑者似亦如左傳之言再赴也自甲戌至己丑十有六日豈陳之亂未定更旬餘而又赴於諸侯

乎若是則詩人指實之辭當時事變不詳也然人之弒
逆萬世大惡豈一師傳能化一念不善一夕變化矣
篡逆未定之時則所刺之事多矣然陳風自宛邱之後
以門名詩者五似非偶然之辭名詩以墓門者鴞棘皆
惡物陳以聖人之後而生此物耶

防有鵲巢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侮予美心焉惕惕

旨鷊誰侮予美心焉惕惕中唐有甓邛有

是詩不可知雖諸家據詩序作讒言委曲託於不可詰之物心知其未必然不敢非也但鵲巢為召南之首詩以鵲巢比西伯聖人之業此乃以比讒人何善惡相遼之甚耶防之鵲巢與中唐之甓未見其為惡也序詩者但以予美而懷憂遂以為讒爾然旨苕旨鴞皆以旨言謂之善而我獨懷憂義亦可通姑俟博物知經者焉非可臆也

月出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

慵兮舒憂受兮勞心慘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
勞心慘兮
是詩若洛神賦又如杜詩稱太白風采落月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者乎悅慕美色如此其勞也
株林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
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陳陀諫不許鄭成見於左傳至楚子縣陳之歲幾一百
二十年其為詩者四而已自厲王奔彘之年至陳陀之

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
無為輾轉伏枕
陳之變風靡矣澤陂又殿其後宜有不勝言者焉然詩
辭莫見其為甚也首章淫泗滂沱憂傷甚矣二三乃止
於憂思何也安其所不可為也故寤寐無為三章皆同
辭知其國之不可救藥也然則有美一人所美非美矣
得非指夏姬乎國之所由以亡者也逆而推之蒲簡菡
菡陂中所生之物也首章見美人而傷之二三美人碩
大矣陳安得不由是而亡乎亡矣而未亡者盛德之裔

其世數未也

檜羔裘　國風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之詩三鄭唐檜也詩辭皆若美序皆言刺毛氏以為朝服據詩辭逍遙翱翔則遊燕明矣鄭氏以為朝服據詩辭大蜡後則有黃衣狐裘狐裘祭服也是詩羔裘所以名也似狐裘皆並言之其三章則止言羔裘詩之

若朝燕時所服之服莫
用耶故豈不爾思皆同辭據序之辭亦有所不通以道
去其君賢其臣也君不用道好潔衣服道遙遊燕又刺
其君一辭爾而分別相遠何哉宜以詩辭之勢斷有思賢
之旨無刺君之辭
素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
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衣兮我心
如一兮

諸家類以素冠為練冠以檀弓言之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既除喪之冠也故與深衣並言如謂不能三年而服短喪不應謂之庶見寡矣所以見素冠者喪服之冠特不經見當時三年之喪窃疑此詩素冠首章棘人則苦由之意也勞心孝愛之切而有所感也不為斯人獨行之故首章察其孝二三感化之情同歸如一是人心之天理本同也由是言之則正是美其獨能持三年之喪見者皆感動也

隰有萇楚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萇楚蓋莫詳其為何草也原隰之中有草之翹出於衆草之上□□□□□□□□□□□□見其生意之蕃而人民莫及焉政之苛不能自遂其生秖以生為苦始則羨草之無知既長又不如無室無家之可樂特不知序詩者以何辭為淫且恣乎豈以猗儺夭沃之樂乎失之矣

匪風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是詩為思周是矣特不玩其辭爾詩辭非若左氏有所怨咎也□□□□□□□□□□平王都洛民之思周不可復至且不可復言其禍變之暴也車言其地里之遠矣非以風之暴而車之不可至但哀周道之至此爾以烹魚不擾為訓固為切矣恐當時未有此論似是思周如食魚之美然誰將西歸于豐鎬我將懷之以

好音寓其悽悽之意而已

曹蜉蝣

國風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是詩若以服飾而亡國者曹雖小國豈不足以備輕煖於體乎安有君亡其國而臣獨存其家以為君之所託乎此不思之過也蜉蝣止其喻以浸微浸滅爾詩人但哀其服而忘其亡爾心之憂矣三章同辭實將啓告其

君而不得言也必於我而處焉始可與言也雪與說叶
音當如字欲言其危亡之證豈以其君之近小人小人
根據而不使得達乎

候人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鶖在梁不濡
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鶖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
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婀兮變兮季女斯飢
按曹共公立二十年而晉文公始霸其討無禮之罪則
曰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其後乃以監侯獳貨

筮史而復國則共公之近小人其事實蓋如此雖晉
以報施之私德而歸罪於共公之辭然大國之公子假
道乃因裸浴而迫觀其隱疾其不能以禮為國可知也
使國有君子能正救於平日自無此失矣夫以區區之
曹為大夫者三百人是詩之赤芾與傳之乘軒者同辭
雖未必盡然其濫祿仕也甚矣由是推之則此詩無虛
辭也祿不及賢則有濡翼之喻祿不給家則有濡咮之
喻朝隮虹也見於蝃蝀之詩蝃蝀止雨則澤不下流旱
暵而飢勢必然也此政與濡咮相應而言

鴡鳩

鴡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
結兮鴡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
其弁伊騏鴡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不忒正是四國鴡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是詩莫見其為刺也序詩者以其殿於國風之變例以
為刺爾詩凡四章而淑人君子皆同辭自其儀之一至
於儀之不忒極於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雖正風無以加

為大學之所述以為民法者也詩固有舉其正
不正者是詩之辭皆頌美無不滿之旨也曹自共公以
後文公為賢諸侯是詩得非子臧在其國乎君子臧足
以當之矣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季札之所願附焉者也
下泉

冽彼下泉浸彼苞根愾我寤歎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檜曹殿國風之後匪風下泉又為二國風之殿皆有思

周之辭此固儒者易於立論也國風之次論也
人編詩豈若易之用進退之法哉二詩偶殿其後使無
思周之情則二國之風安所寘哉二詩雖思周實傷之
也周舊都豐鎬平王遷成周視豐鎬為天下之上流如
秦風之蒹葭所謂伊人在水中沚之類即
與下泉同旨凡詩人之旨多以彼我寓意說詩者皆略
之是詩言我者主宗周為言也泉之所浸蕭著即若蒹
葭也東遷之餘非復前日富庶之風矣故皆以彼言之
傷之甚也京周上流也文武成康之舊不可見也所以

重可歎也昔者平王以成周兵革不及而遷之焉今又若此所以重可歎卒章言宗周之舊昔宗周之重農也禾黍之盛非今之蕭艾也于時君民殷富上有聖天子下有賢方伯豈若今之本末皆喪乎

信安劉克學

豳七月

國風

周先自不窋失官遂去邰之豳而后稷生民之業至是中微其緒興也可冀乎惟公劉之賢脩后稷之業而周家基緒始萌蘖於豳周人歌豳雅豳頌本其所始蓋自公劉劉□□□

之心去豳之岐而後肇基王跡此王業之所以本於豳也是詩周公所作公大聖人也固有大吉存焉郊祀后稷宗祀文王有國之大法不可越也周公謂后稷已微不及邰下不及岐而以豳為始召公亦作篤公劉之詩周之王業自公劉始於是推本公劉上而篇師所掌專主於豳正與廟姜嫄於魯國同意夐出於常典之外聖人之特見前乎周後乎周皆未有也名於常典之外聖人之大端按詩之辭以月書之曰七月者何也七月農事之大端按詩之辭以月書

者用夏正從天時以日書者用周正從君之時在易之
月卦為否以方言之為泰而西庚歲功始於寅月卦為泰而
否泰相直也春木生夏火火不能生金也月令為中央
土土則生秋金在卦之方為坤坤厚載物萬物資生周
公本其氣之資生三陰之否自是更端而成功退矣臨
之卦至於八月有凶正是夏正也七月周公所謂流火
者也此天地之氣也其所謂人事者公劉居豳之時當
有夏太康之際陳豳之土風安得不用夏正乎公之作
詩雖在周而不得加周之正朔逆用於夏后之世也故

七月孟秋火始西流則必於流火之月而為
圖嗣歲之功莫先於此時也以今之農家驗之凡一歲
之計畫取具於登場之日大槩萬寶皆成故自流火之
計者固上之人裕民之至心也自古聖賢所以立王業
者與後世異後世之王業在國事古者之王業在民事
夏商以前見於經者寡不可得而攷周之政令謀謨見
於經者詳不但如七月之詩而已自盤庚遷都之辭悾
悾以為民之事為繫於國之盛衰邦文公所謂民苟利

也孤亦利焉便是分作兩法做
經紀其民纖悉詳備小雅於居室畜牧之事大抵皆自
公上與之均利同害若嚴父兄之課責其子弟酒誥所
謂考長之訓小子旅葵謂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未有
不同此意其後世道既降儒者不究其旨惟孟子識之
故自雞豚狗彘田桑之事指之以為王道之始知此而
後可以言周公七月之旨矣是詩又有大焉者公劉於
居豳之時所以教化其民自其時令之變遷鳴喙之感
觸與卒歲之計寒暑之度室家之宜猶蠶桑之事謀畫之

當先計慮之預備與享祀之事歡悅之情無不備具自以為我之處於偏方與其民相與勉勵者所當然也豈有意於基王業乎其事愈微其德愈大其功愈下其仁愈深當時豳土之人同一家人父子也同一體膚手足也莫知其為之數世自祖考至於孫子混然合一旦見侵不忍殘其民而使之更事其主宜其民之從之也是以去豳之岐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成國五倍其初而王業於此肇基焉周官籥章專掌豳籥之章有豳詩豳雅豳頌之作大抵是田野間所習用也周

公以為王業之本始故先
其所由興乃命官而專掌焉鄭氏謂詩雅頌皆七月此
固非一章合之論何以明之今七月一詩為章者八皆言
其懽樂之情初無勤勞艱難之意其事皆本於農其情
皆得於農若非生民公劉之詩之言其農功也以是知
周公叙豳人之情繫之於詩以存豳地之樂章故此詩
專言時令以迎寒暑之氣祈年祭蜡職在周官詩在國
風其音同其用相近其事皆豳鄭氏以詩雅頌皆以七
月為首是以合為一詩不以為嫌也後世不足以知但

見其名為七月其閒皆畝畝之情以為繫於王業艱難失周公之本旨者皆詩序誤之也以豳土近北方其陟讞降原之時宜未遽孚於中國也待其風化之成而是詩之歌詠幾與陶唐同風然後知賢者立國之本其深仁厚澤豈淺淺哉是詩謂周公遭變而欲以此詩感悟其上以消弭事變固似不相涉矣詩序或以由致斷句謂遭變而風化之本見王業之艱難如此則於義尚通謂遭變而作兼后稷以言豳則豈足以言詩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是詩以七月為名周公所作歌於篇章必有大旨存焉先儒未之及說詩者遂未之思也詩之用夏正不可誣也辭以流火起義莫知其說嘗深思之臨之卦辭至于八月有凶自臨之二陽進而往至于八月則七月也孔子謂消不□者否為君子道消故也周公取義似在於此天地之氣自一陽進而否庚實居焉與之氣自一陰進而乾

之九五先庚後庚之義也火不能生金火生土土生金
造化之氣始流行不止是非七月流火之所取義乎其
義可謂精矣文王周公之聖用之於易故詩不能外焉
是詩之言月者皆備惟十一月十二月以日繫之正月
二月復以日接周正而從其序謂之三之日四之日是
又微旨也得非陽進之月不容以月書之故寓之於日
四月純陽故得以月言之乎于耜舉趾饁畝皆出而就
田矣
七日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

微行羔求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
同歸
此章所以卒授衣之旨首章言授衣者其章總一歲之
事也至此則衣褐之所由以具乎一章之中兩言春日
女事言家之所以立者女之職也服女之職不但蠶桑
而已蓋古有蘋蘩之薦焉祀其先祖有所悲傷期與君子
偕老猶白首同所歸也因時感悲而思念其先祖婦人
之常情也祀享其祖不以貴賤而異如後世清明上父
祖之邱墓皆同此時懿柔託物以訓婦德也公子既卒

其民服勤農桑其民耳目聯聽皆得與公子同時歸享
其祖公子之辭似是女子尊敬其夫之辭故後章再言
之當時已有東郭播間之祭後世亦有暮春禊事之脩
皆其類然此二章鄭氏所謂豳風也如謂公子為諸侯
之女則為公子裳亦可為女乎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
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此章似夫人蠶繅以為衣服之類雖猷猷之間固存此
意也布者女工之始也祭服服之大者小民不必皆為

祭服為衣褐以卒歲亦女工之事萑葦似江漢之間至秋皆積蘆葦以為一歲之用周禮亦供材葦農家之用最博條桑若於蠶畢條桑枝落之以畜少枝猗若言其盛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此章專言狩之事農隙而習武備也四月農事之方殷也觀物感時庶幾乎一之日之澤焉一之日亦周正

月二之日周二月也宜與首章同訓一之日其同若與
我稼既同上入公上之意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此章專言農隙休工三時之勞一日之澤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四章以四月為首五章以五月為首六章以六月為首
七章以九月為首序其時以記其事惟此章專言所食
之物但疑食我農夫為養其農夫以農夫之勞固宜然
也凡經意言養者皆不如此止是養父母養老似若謂
所以食我者皆農夫之力耳鄭氏分以介眉壽以上為
豳雅頌風雅頌皆以七月為首故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
始播百穀

上入執宮功似若治其公田之意我之禾稼既同矣當
先為公田之急而上入其田功宮室之役猶公也聖人每重於用民之力
豈以宮室之役為可常哉雖民之愛上亦不宜若是淺
也況其下文農已有就田乘屋之辭方收成之時已為
就田築室之計見周家教化其民周旋終始無一念不
在農無一日不在農□□□

非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此章以二之日為辭與首章二之日栗烈不容異義也

首章以一之日二之日起義卒章復衍而三四之豈苟於立言哉聖人所以為民計者周流一歲之中不容間斷首章順人事之始卒章順天時之始也以此見藏冰非小事也所以實祭用之乎以二之日為十二月矣遡而上之言九月肅霜者得非履霜堅冰至坤之卦正當十月也聖人於人情懽樂之中寓其戒懼之意如

此其微也四月為陽月於卦為乾其蚤二辭必有深旨
特不容臆說耳自四月至十月聖人獨蓄一歲之旨於
獻羔祭韭之中似若農事之方殷皆歸功於神之義固
有人力盡而不逢年荒政餓殍之不能周乎聖人不敢
恃其在人用心之艱乃如此必於有年大有年則君民
援證耳矣蚤若是田祖之祭名特無可

鴟鴞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汝下民或敢侮予
周公遭變至於作鴟鴞之詩勢之既危無所容其力矣
當武王之既喪殷命未黜武庚欲復其國祚人情之所
宜有也渠魁在武庚而孔子序大誥之書乃曰三監及
淮夷叛不及武庚也以為非武庚歟則又曰將黜殷則
武庚固首惡也武庚欲復猶有可誅三監淮夷相接以
叛則非意所及矣是以孔子罪三監而周公惡武庚鴟
鴞指武庚也鴟逆類也漢世以鴟炙賜百官所以翦其
類也周公之處此也其事變之至難乎管蔡以同氣之

親挾武庚以覆其宗國武庚豈足以至此倡謀者管叔
也管叔首倡其說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羣弟佐其風而
流言遂播其志在於攻周公居親嫌之地不得
與之抗且辯也當此之時去殷未遠殷家之法兄喪弟
及故殷殷多及王武王既喪周公秉國謂公將繼武王而
立其餘之居東山二年而管叔之徒辭甚順於是避而去之
遂以為得矣如以為得其罪則姦黨既平罪人自以為得計也周公去之而待成王之悟歷三
年而不悟則周家危矣金縢之事公命百執事以勿言

伐柯九罭大夫刺朝廷之不知公之意以為非成王之
自悟則非人言之所能破也訖於不悟則非人言之所能破也訖於不悟則
公其忍以文武艱難之業遂隳於羣小之姦哉乃作此
詩以貽王在三年後公乃為詩以貽王故金縢曰于後
後成王弗果幼沖也鴟鴞之詩深婉後世老師宿儒所
不能解而乃以告成王王亦足以知此詩當體認是告
曉成王非語他人以是求之則得矣向使人情危疑之
時而公又昌言以攻之則其姦愈熾迨勢之已迫不得
不爾故天意亦為之動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固有誚公

之幾矣非風雷示變誰能明之成王至謂我國家禮亦宜之其若言之固亦老於世故也矣但詩意深微未易可知也訓詁不詳體作詩先後之次遂失金縢紀實之意併與詩旨失之矣乃謂罪其屬黨故曰取我子又謂以鴟鴞貽成王何其悖哉若是則以臣子之家室為心以冀其勿毀理義之窒已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也物性之惡者其惡無窮已鴟鴞不以食鳥之子而遂已鳥巢又將毀之言惡之甚鴟鴞指武庚首惡之易而不可撲滅如此曾不知鳥育子之勞也取子不必言是管

蔡但喻其惡性而已二章懼其毀室也言我之防慮堅固則人莫得而毀今之防慮陰雨而綢繆牖户備患於未形也備患有素則民志定矣侮予似指國而言非上下文之予周公自謂之辭侮予亦非虛語謂西土人亦不靜王苟不自悟以謀其國則下民之情亦從而變遷矣故有或之辭孟子謂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者蓋尊周公也非詩之本旨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此詩以訓詁求之不難知也但周公之大旨殊有始末若非後世姑為浪漫語也吾夫子曰九人而已有婦人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三分天下之二而事殷者十亂也非文王也周之德豈專指文王哉君奭曰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南宮括昭文王受殷命昭武王丕單稱德曰惟茲四人曰襄我二人周公之自立言已如此詩亦曰疏附先後奔奏禦侮文王亦不專任諸已而周公者十亂之首也故於此皆以予言之指據將荼蓄租必有所指後世

不足以知聖人之言爾予口卒瘏者即前所謂公之不言欲期成王之自悟也彼方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不容以言語解也故病於口而終不得言其至於作鴟鴞者文王之為西伯虞芮質成受命作周從周之諸侯曰庶邦從殷之諸侯曰庶殷皆終成康之世不少異其辭武王復受天命觀政于商三年而不少悛舉天下之衆而伐紂使不得塗炭其民立武庚君而後去之是殷之王命未嘗黜也非若成湯放桀遂改物而殷之王命者尚猶故

也故書謂殷王商王友邦冢君殷□□□□武庚
者自以欲取周□□□所謂反鄙我周邦是也
變周公居東三年三監及淮夷叛將復殷於是
王命伐三監淮夷之從亂者殺武庚作大誥此時始黜
殷命實在此時殷之王命未黜故武庚
謂王命實在殷家周實未成王業故有曰予未有室家
之辭此其大本也詩所以懼其毀我室也知一時事體
則知周公之言矣故四章自言其情若是其急者我身
之不保則室將毀焉三章言彼之情不知我作室之難

四章言己之情而懼其毀室之易使成王感悟也予維音嘵嘵此周公言作此詩之切大聲疾呼冀其一悟也羽之譙譙尾之翛翛則是身之不容則國其危矣周公身任天下固有切於身者

東山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詩序所謂東征者用破斧之詩辭耳曾不知破斧言東

征者往也非征伐之征詩序猶未明言其為征伐也訓詁遂指以為伐三監淮夷矣按書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謂流言之變周公居東以避之後世訓辟為辟若致辟于管叔之辟聖人之事遂大相反矣曾不思豐鎬周之遷都皆以西言洛邑周之遷都皆以東言周公遭變避而居豐鎬之東是詩所謂東山也詩凡四章章之首皆同辭意所主也其下皆言居東之事情序詩者不能知謂之序其情而閔其勞民忘其死謂公之東伐爾何其不與事儷哉使果為征伐凡詩皆無師律戰伐之旨

何也觀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則止是行役之度全不用
出師之律明矣說詩者溺於詩序不敢異也首章四
辭皆同徂往也悩悩言不歸我來自東從公于東山而
來于周也其來也皆以零雨為言非果雨也言
昏蒙雲霧四塞之意四章同辭其言人情危疑世道蔽
塞之態詩辭言不歸庶乃言歸何哉一章我徂東山曰
不歸不得歸而非以行枚為事禮制彼裳衣勿士行
之裳衣而蠋亦在焉役者念歸之久公方安之俾
駐其車下謂

其未可以行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贏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戸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

伊可懷也

此章之辭自我來自東而下辭意未嘗間斷轉移若言其自東來歸見其室廬頓非前日皆蟲獸蔽塞之此託以興王室之義自周公居東小人自以為得計蔽室盤踞若將蕪沒其家者焉其竊微明以自服其形以資其冥行之志故是詩再以熠燿為言此不可以為畏

祇重以懷感而已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謂從公于東歸至其家之辭故曰我征聿至曰于今三年久而一歸也瓜苦以興居東骨肉相離之恨瓜苦烝在栗薪之物也栗以喻堅久之意

非進而在薪之物也栗以喻堅久之意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褵九十其儀

其舊如之何

此章大意皆東征之人歸其家之辭但倉庚鳴以春熠燿飛而近於人人覩之而感思也之子于歸謂出征于外以秋飛羽對言若是倉庚之飛如熠燿之羽也言而婚嫁或歸其家而婚嫁其辭皆通但其舊如之何一語難盡知是詩皆感歎之辭無喜悅之情謂說而忘其歸夫豈不通但一詩之末其情必深謂不當過求亦可此辭總一章之情者也似若從周公於東者別離之久而不得相見役久于外至於近悅其新婚而不念其舊有

室家之久離也凡此之辭皆言惱惱不歸之情

破斧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說是詩者辭義之窒曾不顧也且斧以斷割為義析薪

之必以斧斧豈有破義哉借曰斧可破曷以比周公之德乎四國又曷為若是哉既曰孔將孔嘉孔休矣又曷

為而哀我人斯哉說者但以辭勝之僅不失詩序之辭
爾爻取其繼破而不足繼斷自古同義然斯亦類也當斷而不斷猶爻之破而不足繼斷割也其下云又缺我斯是不但不繼斷割也
已當文武之興周公以大聖首十亂肇造王業輔相成王猶爻之足以斷割也方管蔡挾武庚以叛周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使公以大義為斷誅三監力豈不足乃以危疑之故避而居於東山四國三監皆以為得計周公居東二年之後三監武庚甚張故曰亦孔之休詩人所以哀之也不獨哀彼亦哀我周之嘉亦孔之休詩人所以哀之也不獨哀彼亦哀我周

之民矣由是推之則東征為往東山四國為四方諸侯明矣周公居東莫得加焉天下諸侯亦恃之以為安且固也避亂而小人不逞周公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自此以後三詩玩其辭皆成王新逆後東人之詩也視東山破斧之詩異矣是三詩皆有慰幸之情而微致其意柯斧之柯前詩言柯斧義在斧此詩言柯義在柯

也前詩不及柯此詩乃以及斧中庸取義雖異其言執柯以伐柯則義著矣所執在柯所用在斧譬媒言勢所不可無也雖家人之懿必藉他人為之用而後可得詩人謂管蔡雖兄弟當以大義為斷辟而居東山則家將毀矣首章問其伐之之義二章明其所伐故申言之所執之柯亦柯也以柯伐柯何遠之有中庸睨而視之柯同所執與所伐異觀也曾不知所伐之柯同所執也此言周公管蔡均為同氣大義之當斷者同此物而所異者遠矣故卒之以篾豆之辭

欲周公以宗廟為重也此所以為詩人之旨

九罭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

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

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為魚網信矣乃以九言孫炎所謂九罻郭璞所

謂百罻似亦有焉但以此言周公何也公之在東山文

武十餘年亂之首何網羅之可言詩人之旨固深吾夫子錄

之豈苟云乎哉似若成王新逆之初東山之人未知朝

廷歸周公之意不能不以前日為憂是以作此詩也首
章謂周公前日之輔臣哀衣繡裳者也故卒章復以哀
衣為辭名詩之義似謂周公非可以常禮加之也就網
羅者皆小魚也周公不可以羅致也如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之義魚水物也鴻亦水禽也鴻之遵渚常而有時
也遵陸雲路也漸之上九亦以鴻漸于陸為言也似
若未知朝廷歸周公之意而責之於召公畢公者焉故
曰於女信處周公之久于外三監二叔悖悖求間二公
之在內有大力焉故金縢首末以二公為言故卒章曰

也文王猶曰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之囚奴亦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何至跋疐如此之甚乎此程氏所謂不能通者也詩人之旨決不如此而去之則其言不售矣而三監四國無以蓋其姦進則不得于朝廷之政退則無以汙周公之疏其背叛于紀但喻武庚管蔡耳彼以不利孺子攻周公公委之情浸彰無所挾以欺天下待天之動威彰周公之德成王新逆人情天意不可誣退沒三監武庚進則有討罪之典退則國人交攻所謂跋前疐後也

詩說卷第六

詩說卷第七

信安劉克莊學

小雅

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之以鳴名詩者三齊風之雞鳴宣王之鶴鳴其皆以

聲起義是詩以鳴名詩而不
聲為義者鹿在野者也鹿之
野豈求聞於世哉詩人以食
猶劉累豢龍之義使上之人
之旨乎首章言周行以周道
位為訓似與名詩之旨相反
筐幣皆以我言上之人也人
周行為立國之道孔鄭之說
二章承上章之義賢者既幡

上故德音昭明善類皆進故曰是則是傚三皆以吉酒言之三章復言鼓瑟者見人君待賢終始無間禮意有加君子之和樂賓主相安之情也且四始之首文王固也天保之義豈不大於鹿鳴乎小雅之首鹿鳴者何哉蓋周家以賢立國文王以得賢興周聞文王而作興不但二老而已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皆是則是傚之君子以彙征者也鹿之取喻非若靈鳳之為靈世所常有之用人惟常人常德之為貴鹿之為靈臺之詩亦以鹿為言其下自有出乎其類者焉故靈臺之詩亦以鹿為言其

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自有常而可貴者乎

四牡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是詩與皇皇者華均為遣使何別於先後之次乎必有深旨說者不詳思耳四牡之使王事也皇華之使民事

也詩之辭較然矣又有大焉者詩之首章周道與王事對言以周道之倭遲而服勤王事非三分天下以服事殷之時乎孔子論才難指舜之五人周之十亂繼以三分天下事殷之辭則十亂之事殷世儒緊歸之文王者也以周道倭遲一辭而玩其義文王事紂之情著矣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詩乃以倭遲為發語之端終守臣節極其事君之小心遣使于商紂以無道遇之豈有行人擯勞之風周之文王不使以時而返綿歷歲時欲歸不能且勞於王事始之身心之勞苦浸至於父母之不

相及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久於王朝以
無關於周家事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
哉三四不以馬言而以馬言雖言雖之為禽抑西土之禽不
可臆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為鳩鳩言其拙不能
自營其巢者而集于栩杞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
文王事于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
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問殷相聘賀慶致禮皆有此詩用前古
者行於諸國不為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耳使于
所未有之典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
患甚矣正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為
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則幾於鑿矣要無所

不盡其情以達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皇者華言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有靡及之懷常若有所不及遺使雖責之其臣臣雖盡瘁文王之懷謂文王之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其周訪至于三四而後無遺情焉以此觀之意自深長詩序所謂送之禮樂者自光華字生此義耳若駪駪征夫之衆猶莫見送以禮樂之意

夫每懷靡及亦皆有文王日昃不食之心矣止就詩詞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況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況也永嘆兄弟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難解之而聖人之旨往往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

通强以文辭通之耳竊意詩之大旨謂閱墻急難不
大小皆一時人慾之私而天理之大者本不容間
不容間斷者乃其自然之天非一時事變所能易也非
周公誰能作此哉首章謂常棣韡韡相附者天也
與生俱生者也詩之本旨惟此而已二章謂死喪亦可
畏矣惟兄弟之喪一也裒於原隰之中而求兄弟
焉者三章脊令之在原者也與四章同旨故皆有
良朋之辭謂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故曰每有厚於
而薄於兄弟者多矣急難則猶可歎至兵戎之事則幸

其偶無爾如有兵禍則同舟遇風也以烝然來思言之烝蓋衆也雖衆多之友豈能為益哉若喪亂之必同非閱墻小隙之能間也務之音侮鄭氏所音以己意為音爾未必然詩人之旨五章言喪亂既平之後於其所暱者反厚於兄弟矣人情之蹔同者非若一家自然之親也六章七章皆以和樂言之同此和樂者妻子爾友生雖暱莫可逭究圖於人情不及之地天屬之愛得有深旨卒章何以曰是究是圖乃知反覆計慮歸於極至此詩之旨也由是推之凡或少間同舟與生俱生無

弟不藏怒不蓄怨管蔡之逆其為周之本支固自有存焉者周公成王不以其拔本塞源為可外也周公謂誕鄘胥伐于厥室天倫之變周家不以是而疎於同姓大封者五十有五焉可以見周以宗強之本支固本也

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
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
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以鳥鳴喻求友可也以伐木名詩何哉鳥有知之物也
有知而相求情之不能已也木之無知而空谷之聲必
答如鳥聲之相友者喻人之求友天然之應不待期而
從此喻求友又切於鳥之求友也故以伐木名詩三章
皆以此起義伐木之聲無成虧也有成與虧猶鳥也詩
人取喻可謂精矣首章詩意所生遷喬之旨無友不如

已之義其言出猶青出於藍而青於藍之義孟子下喬
入幽亦取友三損之義既反覆責人之求友矣乃遽曰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義無所起也强曰質之鬼神豈理
之暢乎此自友聲起義也是詩以同聲相應為主所聽
者聲也聲之所達非形跡所能間斷情所必達者聲
已爾心之所不能掩者聲也聲發於心鬼神所不能欺
在人安得而不應乎易言鶴鳴在陰以喻求賢惟我之
求友發於中心之誠和而不乘平而不險則千里之外
應之矣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乾亦曰同

聲相應必若木之無知不
旨也二章謂有酒不足以
往而不來乎微我者以我
顧我而有咎我之意也此
言易言二篇可用享此言
亨以享上帝大亨以享聖
相應之聲矣無相應之聲
賢德為善類所親則不勝
而已故醽酒則有衍籩豆

兄弟無遠情雖在焉德已失矣則物常足以為讒故有酒可也無酒亦可也雖坎之鼓蹲蹲之舞皆不足以為求友之助待我之暇而飲此之湑其心豈果為我友哉也此孟子所謂仁聲之入人深乎

天保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躅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
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是詩歌詠得天而已非有關於興王之大體也言文武
者必以天保為盛詳觀是詩惟韋黎百姓徧為爾德以
是為多福之本抑有大於此者乎詩人之旨甚深非夫
人之所能知也易之卦惟大有為義最大其上九曰自
天祐之吉無不利吾夫子繫易之嚴獨三言之一則曰

觀象玩辭二則曰變通則久三則曰祐助信順諸卦之
爻未有加於此者也又常於無妄之彖發之天命不祐
行矣哉事必得於天祐而後能大非人力所能參也周
自克商以來殷命未黜而有三監之變大誥謂天降割
于我家不少延天下雖歸周肇造雖已久天命蓋未定
也況於孔固乎迨夫黜殷之後人情未一有邠之安危
惟茲殷士之言周召皆不敢寧于上帝之命想夫是詩
之作其追述之詩名以天保即大易自天祐之辭是
以其福如此其隆也至於四章告於先王亦可以慰文

武之靈矣惟五章以多福係於民之皆化此郎是福祿之實詮必若是矣而後如月常日升山之壽松柏之不凋所以為天保之定也不然則詩人虛辭夸詡而從於詭誕不可執取之域非所以為美矣一章之旨其要在臣贊美頌祝為義失之多矣首章言名詩之旨明天命偏為爾德一語乎說詩者溺於詩序歸美之辭專以人之定其指實事則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而驗天命也自古興國常富庶亡國常貧急非天雨鬼輸頓至殷阜者天佑之也詩人以此信天命之定且固也

二三章

形容天命之於穆不已也四章言萬物盛多可以致孝乎鬼神也五章言多福在天下皆興於為善此至治之極也卒章始言天命之永期於無窮序詩者謂之歸美者虛文爾豈知詩人之實理乎

采薇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
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
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采薇以下三詩共一事也却又遣戍送勞之異文王既
為西伯任國家之事大雅則言昆夷小雅則言玁狁是
詩無備昆夷之辭序者以文王昆夷之患雜而歸之此
詩況豐鎬不應北接玁狁若無預乎周室也春秋以前

言成某國者止成其國未有成于境者也玁狁之患文王
王使南仲城之而往成焉為中國除患也詩辭既有深
憂矣終又曰我成未定豈不日戒程氏謂為武戒備甚善
不但為一國患而已于時種落尚多未能盡斥之境外
所成者玁狁耳是詩遣成未嘗用師于玁狁也似若文
王為西伯時玁狁之患未熾西伯以征伐為心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內侵所謂一月
用師為心止於守衛中國之境使不得內侵所謂一月
三捷至則擊之至宣王時漸强於是有六月之伐文王
時可以無伐也當時為將帥者固知其為後日患也然

伐玁狁以天下為心乃居小雅昆夷之服而居大雅者
為西伯與受命作周異矣征伐之功固不可說可也然自
之列也前三章皆以采薇為辭如毛鄭之說可進於不戰
薇之生而柔而剛一章言歸而以歲莫為言二三章則
憂矣此見玁狁之浸強也四章言軍容五章言警卒章
言終歲之勞不足咎自悲而至於哀非人所能知則憂
國之大者也文王遣將其盡忠如此書謂大邦畏其力
歟前五章皆以王事而急忘其勞忘其家忘其飢渴可
謂能體國矣卒章曷為傷悲乃斷之曰莫知我哀似若

相反者然詩以最後之辭為重十之七八也此必有旨
竊意服事殷者文王與十亂爾安能同於成卒哉殷之
必喪人所同知尚能憂獵狁乎為中國之故捍禦外患
文王雖忠於事殷豈果能以是
保殷之不亡乎是以悲且哀也長城之築其首城朔方
者文王實肇法也

出車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
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

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
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
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
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
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詩以出為辭序以還為辭何也謂於既還之後勞其出
師之始亦可也但詩辭無勞還之旨耳古者專用車戰

故以名詩車之方出前二章皆言于彼不得强以為歸也三四皆以往為辭四所謂昔我往矣得非指舊役乎豈不懷歸成役之情也未可謂之還歸明矣為望王師之辭信矣故有未見既見之辭由是言之則南仲之薄伐似指前日之功也卒章似若期以成功辭序詩者因北伐一語故於采薇之序合昆夷玁狁並言說詩遂演而實之詳此三四詩皆成于境而非伐也其間所謂伐者因其來侵而伐之耳不然不應淹久如此自南仲北伐之後中國三百年無患至宣王北伐

詩之名杕杜者三其章首皆曰有杕之杜杜義不相遠皆
謂物性之特立也是詩無勞還役之旨序詩者既以出
車為還帥遂以此詩為還役以其辭之近似也此詩有
室家思望之情皆役夫未至之辭既未至矣何以為此
辭哉自采薇以下三詩雖作詩之人皆異然商紂在上
文王以事殷之心能使婦人女子皆以王事為急思之
不失其正而無怨懟之私心豈非文王之化與二南同
風而正小雅諸詩又其化之成而一於正者乎此吾夫
子所以繫之雅而以為什之首歟

魚麗

魚麗于罶魴鱨鰋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鰷鱨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時矣物其有矣維其偕矣物其嘉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旨矣物其多矣維其多矣

萬物盛多固德盛治盛之所形見其本原在天保之首章曰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此天眷之實詩人美之亦其所也此詩雖甚簡直而事與情甚備物之蕃阜必驗之於魚魚者水中之物非人力所及詩人以物之盛多為言謂魚之自麗于罶者也其曰君子有酒蓋其君民上下

相得於悅豫如此之盛其卒章則以物之多為末其德嘉矣其人情樂有道德之君子也其時泰矣由是推之太平之象未有加焉馬不以其物者末章之旨也

南陔　白華　華黍

李曰六篇皆以秦火而亡則義不可得而知而毛氏於六篇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二字或一字以為題此如螽斯樛木皆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說篇中一二字耳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

便率意作序

南有嘉魚

烝然汕汕 烝然罩罩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 烝然以衍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綏之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 翩翩者鵻 烝然來思 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又思

是詩言南下詩亦以南言與二南同義且豐鎬之去江

南遠矣就使西北所統之地亦不應指江漢之間以言

得賢其求賢捨近而舉遠強為之說抑豈不通但不應

取義如此之遠豈自豐鎬至江漢皆不可以賢言哉南言化自北而南者平易之辭爾文王之詩以得賢興周必待江漢之賢而後興乎竊意文王之詩多以南者殆受命作周之後詩人以其南面而聽天下故多以南取義如嘉魚臺萊皆自豐鎬所都之南為言非合天下之大而有取於江漢之南也二南皆文王道化既成之詩其辭皆樂易簡大粹然王道之大凡詩辭皆鼓舞歡樂之事與他詩異矣雅者正也王政所興也小雅之別其義少異於大雅爾吾夫子所以別詩之義非子夏

之徒所得而與也三章之樛木即周南詩旨四章翩翩者雖即葛覃黃鳥于飛集于灌木之旨氣類之感非所致而致焉此所以見聖德也與歟是詩專以嘉為言嘉魚之言嘉者以其賓之嘉為感召也文王肇造之主大如十亂必有異於人者觀是詩自嘉之外無他美焉其義惟雅言焉而已矣他經所不及也吉士吉人蓋亦近之嘉固非吉之所可並也似若淵懿睿聖之謂乎不然無以當詩人之詠歌也矣

南山有臺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是詩謂賢才衆多者每章之首辭也詩人之旨不專在此詩凡五章言樂只君子者十每章再言之不少異也說詩者溺於序詩之辭謂其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則不

容不以樂只君子為賢者之事若謂指賢者亦可萬壽無疆可謂之賢者乎縱使不以為賢保艾爾後嗣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指賢者後嗣乎此溺於序而不思爾凡言樂只君子多指文王名詩以南山有臺臺草也亦可以備風雨猶大雅棫樸之旨自其草而至於木皆為有用之物此喻才之大小皆有益於時每章二辭足以喻其多才矣自此之外皆文王也前二章邦家之基光矣三曰民之父母四五曰壽其再言也又自萬壽而進於德音又進於賢者遠佑後人謂王業之永久也詠文王之意多得於

矣

由庚　崇邱　由儀

詩序謂得由其道故東皆遂以庚為道古未有庚訓道之例以易言之先庚後庚則庚為更以時言之庚在西南坤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六亡詩東菜以名不可强異之也得非物至此而更月令中央土而後為秋或者西成之方萬物更始之時乎詩以庚孔氏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邱下從由儀爾據六月之序則由庚宜在南有嘉魚之前次於華黍而崇邱在南

山有臺前而後由儀次之孔氏謂由庚與崇邱同處者
以其是成王之詩下從其類竊意詩之次本於詩序
之序豈詩之次本於詩序之既亡毛公乃比而合
言之耳

蓼蕭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
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
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

忡忡和鸞雝雝喈喈萬福攸同

是詩以蕭為喻蕭野草也何地無之蓼言其茂詩人之旨在零露一辭故四章同辭自滑至濃露浸漸而後言既見惟秦風晨風止言既見此獨不言未見則其為諸侯朝正於王之燕也已不但湛露之燕也

故詩旨視湛露為不遠豈若漢之大酺乎

湛露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

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是詩天子所以待諸侯也但有不可曉者君之燕其臣以禮接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臣庶用之猶為非宜況於名分尊卑之際乎臣卜其晝未卜其夜若訓詁所引又可謂之成於同姓乎如謂詩人詠歌之辭非實有是事亦非可以為訓也況曰雅乎

露以夜零君道在剛故以日為喻夜陰氣凝而為露喻天下以權制者陽也以恩浹者夜之露也飲之

托於宴夜者以露起義也首章期之以醉以燕而盡其情酒以行禮故期之以醉自此以下不以醉言矣在宗廟成此禮其謹於禮可知禮之澤恩如此其深也湛露夜靄之深故能如此既湛湛之露則其沾潤渥矣所以興君之澤既足故必朝日之升而後晞喻吾君之臨其上君以陽為德而禮不可瀆也二章所謂在宗載考者同姓之親乃成其禮則庶姓之不成可知也前二章待諸侯者不謹者也三章以令德言德將以情必貴於洽故以夜飲言後二章言莫不謹者羣臣因燕賜而益尊敬莫有

無醉也卒章以令儀終之則
以伐琴瑟也不言琴瑟而言
正性也故以實為言其實在
彤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
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
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鍾鼓
既設一朝醻之
藏之載之櫜之在先者人君重其自有而後所予重也

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中心甚愛其人也饗之右之而後疇之者始錫也其不輕於所賜如此右之序有周之右非列之諸侯之上其可命之以征伐之事乎自其受而藏之積而至於疇之盛其儀典而後錫焉則所重逾於弓矢多矣

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未見所謂育材也
之地何以謂之育乎詳味詩辭但若喻人才衆多皆願
立於王朝周王能大受之無一棄遺卒章
如舟之在水如大魚縱巨壑無一不足人才既多周又
並用之其用之也又各得其所故四章皆言既見君子
一時感會之盛而已無他義也六月序言
樂育不相涉皆不得其說故耳

六月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

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
既成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
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
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
如軽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
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是詩之序備言四裔交侵中國廢亂考之宣王之前蓋

未至此也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政去前世未大相遠
變亂之殷在幽王之後平王東遷始降於國風前此王
政尚行於天下特服從不逮昔者爾若玁狁再侵吉甫
伐之蠻荆為讎方叔克之本未為天下大患中國蓋未
微也是以宣王中興之易若宣王之後幽王喪亂始如
序詩者之言矣故朱氏亦疑之謂人亡政息雖鍾鼓管
絃之聲未廢其實不舉此失於信詩序之過強為之辭
爾學者但詳考宣王以前之事則知詩序之妄矣首夏
出師犯古人之明戒宣王以前政善意方新決不至此直

以玁狁之侵日急勢之方熾為中國之憂故命尹吉甫
驅而出之爾侵鎬謂地名之適同善矣方若朔方之
向者文王嘗以玁狁之患而城朔方詩曰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其上章亦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亦專以方之
一字為辭則鎬及方方為朔朔方明矣知方為朔方之
則鎬固近於方信非西土之鎬也首章明出師之不獲
已不容少緩王國中國也二章言天子則顧憂在君心
矣成君於內而後出見師律之嚴焉三章以武功言中
國為之安定人已信其有功四章以戎之侵與師之出

對言見揆度之盛也五章斥言地之廣至于
所至以為吉甫之功言萬邦則天下皆在焉卒章見君
臣持勝之道以吉甫之功如此詩人不過於辭王朝不
過於賞將無矜伐之心人無佳兵之意燕錫均於朋友
寵章止於酒肴以孝友為當尊以中朝為有賢不以一
時功力加於百世名義之上視君臣動色相慶茅土疇
功者何翅萬萬哉此所以見聖賢盛際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

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
鉤膺鞗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
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征人伐鼓陳師鞠旅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
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此詩首末專言方叔車甲之盛上不及宣王下不及同

列以方叔元老之辭推之其幾於師尚父乎方叔壯猷
專任軍事詩名采芑是喻方叔選士之精毛氏所謂新
美軍事者乎三代寓兵於農此時疑有存者選擇而取
之所謂采也首章車從之盛二章將帥之重三章師律
之嚴陳師鞠旅固未戰之事也四章則言有事于蠻荊
者也且造釁者蠻荊而克伐者玁狁鄭氏謂方叔先與
吉甫同伐玁狁今特伐蠻荊此以詩之辭為說而未必
然似若玁狁與蠻荊相挺而動玁狁世為周患北方之
強也伐玁狁則荊人自服矣或者方叔當蠻荊吉甫當

獫狁吉甫奏功方叔全師耶獫狁在北荆蠻在南地不相比二詩不相涉故采芑言出師之盛而不言功遽有振旅之辭六月言薄伐奏功而不及蠻荆事雖異而所以維縻芑之言之則芑蓋禾屬也未敢謂四月非禾熟之時但整車馬而出而從容於采穫則事勢非宜爾以出師為名而以禾黍名詩亦非類謂之苦菜則似矣兵車無所食采野菜而食之則可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
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
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
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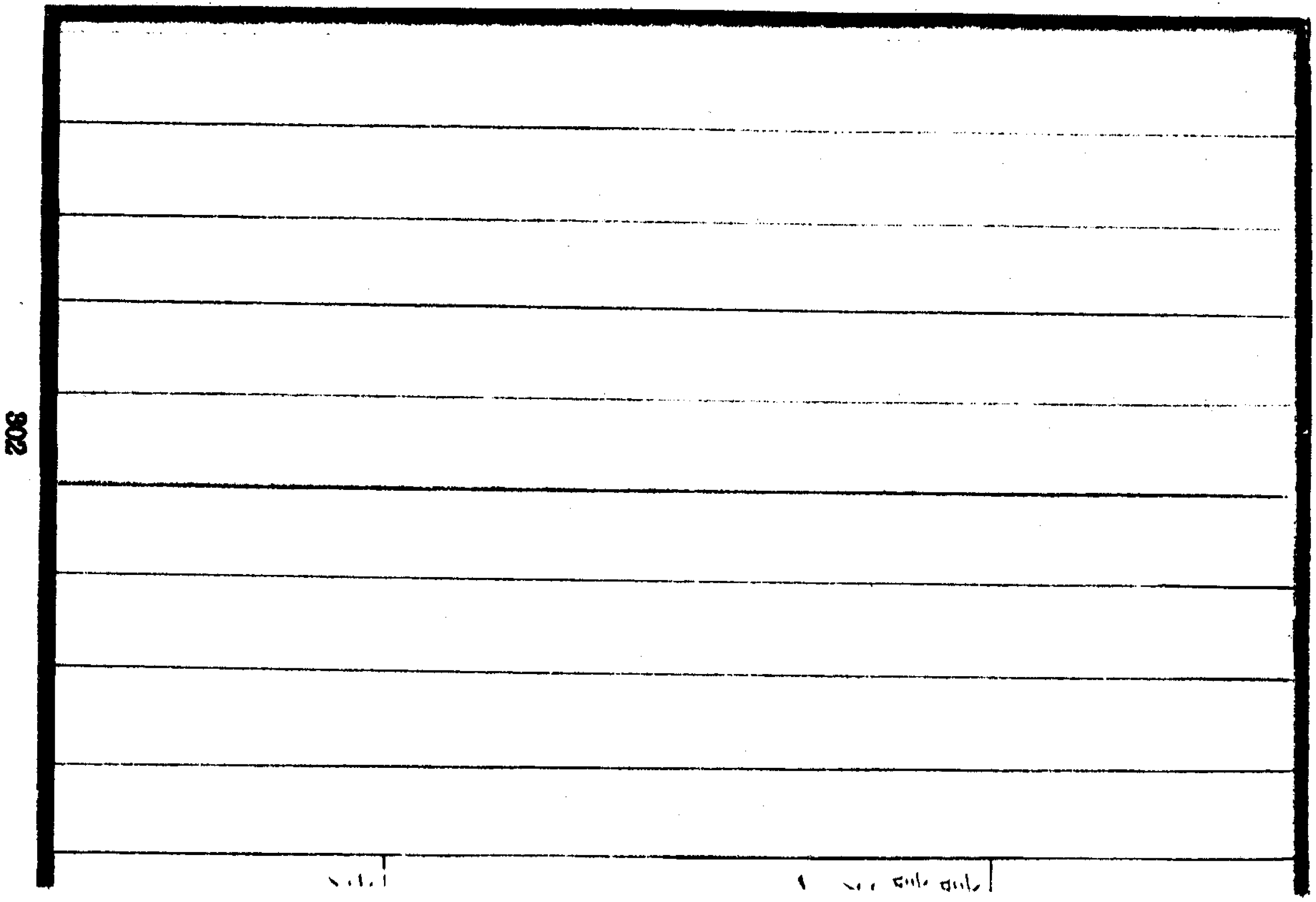
宣王功業不終是詩亦可見其漸矣一時未有以田獵故多美之辭自古會諸侯皆以禮其察諸侯以治
可刺以田獵也以田獵示諸侯如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決拾既同助我舉柴古無此比也其近似者成王歧陽之蒐見耳此事於經無見焉周召在位未必有也羣辟承德文王至於其國不敢遊田以庶邦供矣孟子謂省耕省斂豈有田獵選車徒之事如齊威晉文之為也後世但見詩辭多夸詩序多美以其時推之共和以後王室已過於弱宣王中興而有獵狁蠻荆之梗兵固不可不強遂合諸侯以蒐田為名而京邑詩人歌之者此也古者多以車戰詩辭詩名之所自重也教亦近於京洛豈有復古止在田狩哉教謂為教部之教固

為有據安知豐鎬間自有教地乎吉日詩言洛李氏謂
周官雍州其浸洛洫非豫之洛也其詩又謂漆沮之從
信其為豐鎬之地二詩並列其事同其時同序特見其
有教地遂謂為東都爾吾夫子刪詩之旨蓋自是而見
宣王不終之漸其十篇為什者毛氏所列恐非吾夫子
之舊也詳是詩亦有鴻鴈詩勞騶騎矜之意殆其失德已
著詩人乃顯刺之于時蓋未虞其至此也若宣王因田
獵遊車徒於鎬京行之何所不可會諸侯用之則不敢
以為然也豈其所謂變小雅歟

乃如此見歌者兩詩焉謂非刺不可也使諸臣效力於
禽以遂人主田狩之樂三代之賢主有是哉李援周官
雍州其浸洛汭甚善其詩曰漆沮之從按禹貢渭水東
至于灃又東過漆沮其為灃鎬之水甚明若使自灃鎬
遠狩于洛則愈不可言也

詩說卷第七


208

鴻鴈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序可謂極其美矣使其誠若是則宣王可謂有盛德於斯民按宣王承共和之後厲王止出奔宮室蓋猶舊

也似不若平王之初何以有萬民離散之說當時獯狁蠻荆未至于擾亂中國也殆是序詩者習見平王以後之禍亂遂謂宣王之時已若此則誤矣天下諸侯雖不率服如前日而禍未及民共和之政未改周之治世也使若平王之初而有還定安集之事則宜矣按詩之辭似是宣王興宮室爾非處其民之辭也雖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亦非曰得其所也謂之因力役而鰥寡尤可哀何不可之有卒章曰維彼愚人謂我宣驕則當時固有宣驕之語矣若止為處其民人何宣驕之可言詩序

惑亂其旨遂使詩人之旨不暢故歐公以
於辭若通要非本旨也詩辭本非有所刺
不克終之失末彰詩人
以其初政之善未謂其侈心之
故也殆靈臺不日成文之之詠於其
有靈德耳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之辭殆是
以文其過爾此亦辭之強為之解釋
徙其居也其集常在水澤曠野之中似若宣王於野澤
之中大有興作若楚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宣王
興宮室驅其民以自隨故以鴻鴈為興言不得安居與

詩序正相反故首章曰勑勞于野非京邑明其本心也以興宮室之故使之遷焉此而築垣墻至於百堵皆作其鰥寡者為可哀也與哀鳴嗷嗷相應迨是遷其民於曠野水澤之中使之勤勞故三章皆以為言二章所謂安宅尚有徇其君以莫他日之安者肅肅言其衆也二章既集矣三章乃至於哀鳴嗷嗷非民情可知以初政之善末忍顯斥其過雖以宣驕為愚亦為君諱隱之意至其末年失德既彰公以為刺矣此詩與沔水同旨讒言其興固可見師于築

室百堵之事也詩人雖強為君飾其非驕抑亦示其君以怨咨之情矣

庭燎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此詩但有箴規無所美也始之過激者其終常易放如唐明皇之焚珠錦於前殿當時已憂其不克終夫以朝覲之初而有夜未央之詞以理推之宜不至此詩人欲

刺其晏朝之漸為此辭爾俄而夜未艾則已晚矣終而夜鄉晨宜宣后之□□也始聞其聲終見其形此則詩之常法云爾

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戢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戢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是詩有深旨未易可知也序詩者亦漫曰規宣王爾其

何以為規乎且飛隼與江
詩凡三章其兩章以沔水為言其三章則去沔水專以
隼言宜其旨之難知也詩之憂亂甚切故其旨甚微且
沔水者漢水也漢水行乎地之下禹貢曰嶓冢導漾東
流于漢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漢
之入江在今漢陽軍也彭蠡在今江州南康軍相去八
百里越廬山之阜而後出而為湖湖在江之南既入江
若並流入海亦勢也又越江而北始與江並流以入海
行乎地中未有如此也四瀆本以水之獨至于海而名

之耳余禹貢之書濟水曰溢為滎曰出于陶邱北亦行地下也惟孟子黜濟於瀆而入海禹貢書之尤著此詩人之旨也如謂不然强以此言似可信也其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禹貢曰江漢朝宗之也此詩獨曰沔水自朝宗則其旨著矣正自漢陽入江無朝宗之跡故也當時諸侯朝覲之文不著於世如沔水之朝宗猶有知周末盡泯滅也故以沔為喻其間固有敢於問鼎者得非如隼之將擊乎此詩人所憂也幽王之禍申侯實召之雖見於數年後當

時已有此幾矣使朝覲之儀如江漢之浩浩湯湯狡焉者不得不以危亂而衷此惡也隼者搏擊之禽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故首章飛而且揚作其搏擊之勢矣言將起而取之也首章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者言不以危亂為懼誰無父母能不思所以圖全乎二章繼此念字謂念之深者又起又行以心之甚憂不能弭忘如韓退之詩所謂繞壁行彷徨是也詩音可謂明矣卒章則罪其不可救藥者也訛言者非但為偽言若有驚訛為禍亂之證者乃不以為懲戒反以我之所

友善者皆能敬畏而人自讒毀之耳此喪禍之所必至
無復警悟矣觀此詩則宣王之末杜伯射之于郣者雖
非經見庸有此理
此詩之辭多窒雖明辭義不應相遠如此似若
宣王之生多慝諸侯多攜貳儻以杜伯之事推之則
詩辭皆通首章已以念亂為言誰無父母不保其家
也念彼不蹟諸侯有不朝者得非有干犯之兆乎卒
章率彼中陵言隼將下而擊取矣民有訛言而玩之
也我友敬矣指首章所言邦人諸友也王又將用讒

而間基我矣若王失德滋甚後世不知爾

鶴鳴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是詩所謂求賢者則亦幾矣詩之每章凡四事若不比次各是一義大抵皆以興賢者之出處耳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鶴之似賢固也皐

澤也鳴於皐而聞于天遠聞也此言賢者之擧已聞者也魚潛在淵者而或在于渚不為我用矣者反潛在淵矣賢者之既見而復隱潛則不為我用矣此二章若易知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兩章同辭迨有所指鄭氏以為喻小人亦幾矣蘀與穀亦類所指謂何殆未可知竊疑檀者材木也若謂園之可樂而有樹藝之檀檀任重之材也可以為車輻園有樹檀見其能任重者也每章三物鶴言其聲魚取其潛檀取其材皆以喻賢非可強以他義為訓也故樹檀於園為可樂矣乃

有妨賢害能者焉樹之將以為用也其下乃有薙落之
物有惡木之穀豈其類乎非其類則傷之
而治之者至焉故攻
石之琢削而玉愈美若是則鶴魚檀之喻
者之美如金如玉小人愈害之而愈光明
祈父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
士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
之尸饔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

詳此詩宣王末年若有夲播之禍者不但於千畝之敗
及太子晉之言禍未弭者焉但傳記不書莫可知爾此
詩之有可見者以司馬所掌當使王室尊安□□□□
□□□□□□□□□□□□□□□□□□□□□□□□
句言周衛之職何乃轉我於憂恤之中至於無止居二
章無底止夲播未定之辭也卒章似若夲播之亂尸饗
之責屬之母乎母之尸饗在軍士及民庶者常事也何
以責其所聞之不聰母之尸饗似若不為臣民發此語
也

白駒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
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
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
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此詩殆楚詞招隱之意白駒況其精潔也

求之則所乘之馬矣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之辭求之
豈乘白馬而往空谷乎抑賢者之隱而以縶維之辭

則乘而出者也姑以是言其人耶皆可也咏詩人之旨似若白駒過隙之意後之言曰影穿屋謂之白駒白駒在空谷若曰影穿林木炯然如落月滿屋梁者也前二章則指其乘馬也生芻其猶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之意徐穉子之所取乎如以為賢者所享及馬之所食義味自短耳卒章毋金玉爾音欲其未忘斯世也遐心猶甘盤遯于荒野暨厥終罔顯之意

黃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

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大學言知止雖不援此詩為言其名同則其義同此詩謂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諸父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即大學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也知止之義也語黃鳥集桑集栩集于桑于栩無啄我粱啄我黍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毋以為安也我將去汝也

集則為之不如人也我之所處汝毋以為安也我將去汝也梁粟桑皆以喻其風俗之薄又非止謂危邦亂邦之比也

亂邦之比也梁粟桑皆以喻我言猶父兄族之為已親也

宣王失德未幾而俗已不善如此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爾不我畜復我
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其復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宿爾不
以富亦祇以異
是詩為昏姻之不終易知也但詩人之旨嘗難盡通耳合
而求之其賈誼所謂家貧子壯則出贅者乎故曰昏姻
之故言就爾居爾宿者也贅而不見厚則歸其家者也
但詩名以我行其野為辭是昏姻非媒妁之言矣詩名

非可略者也行於野而有所采苟合者也宜其無終焉後世之俗周衰已有之但卒章又與前二章異不思舊姻則固已有室矣又他求之焉其管氏三歸之類乎魯論引誠不以富字與此異不以是為義也富非多財之謂舍舊圖新意不在兼有也祇欲異於其舊爾風俗之變乃至是乎

斯干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維大人占之維熊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是詩記宮室之盛爾宣王承厲王出奔之後共和之年

天下未有變亂也就使文武成康之舊已有圮壞宣王中興整其故宮曷為至於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哉以詩辭求之首章秩秩之干幽幽之山併及松竹之盛似於山川之勝大營宮室乎詩人於詠歌之中致其諷焉子虛上林猶能用此法況詩人乎續妣祖好兄弟詩人忠愛之辭作室不及宗廟何后稷姜嫄之可言妣祖止當以近世言非詩義所起也宣王雖曰中興時猶多梗諸侯雖已會同六服承德似未及昔者之盛以宮室畜牧形於歌詠安知其非刺乎詩人以一時所見言之非若

後世合始終而緊其大體之欲成其美也

無羊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室家溱溱

詩人倒敘多反辭如無兢維人甚言其兢也無羊甚言其

畜之富也牲之用牛羊豈尚其富哉其二章曰爾牲則具視首章三百九十之數不可謂非刺也大學言伐氷之家賓祭用氷則卿大夫之家賓祭用米則卿大夫不畜牛羊鄭氏謂卿大夫所宜畜矣況為天下主乎禮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詩人歌詠天子之富數畜以對詩人歌詠天子之卑也序以詩有畢來既升之辭謂之考牧似若詩人之言節南山刺其用心於畜牧者乎異哉天子之用心也

魯桓公十五年家父來求車距幽王之卒七十有五年
古人之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
來聘孔氏或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
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是詩所刺專言尹氏之兆亂也當時去厲王監謗之事
未遠詩辭曰何用不監似言何不監謗也其上文又曰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是秉國者以威脅下人不敢議圖
事非指監謗而何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
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幽王在位僅十有一年而禍起文武成康之業蕩然無
復存者以周家之盛豈應壞亂如此之亟觀此詩及正
月多言民之訛言十月之交曰讒口囂囂則民言之無
嘉甚矣竊疑宣王失德當時已有禍變之兆沔水之卒
章亦曰民之訛言又曰讒言其興是宣王末年已有
訛言之可畏君臣之玩忽不畏者久矣至幽王之世宜其
滋甚也中庸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

體者以在位者貪鄙不復憂懼而禍亂遂至於不
豈一朝夕哉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
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周末有禍豈能預知其禍之至此哉自宣王末年人心
固已危矣訛言屢興必有不忍聞者一時君臣恃周
室之強不虞其一變而遂滅也玩而忽之詩人豈過於
憂者逆知其勢必至於大敗極壞若燭照數計是以憂
之深言之切以為蕃盛之區必至於殘滅為禾黍荊棘

之場矣故有空我師之言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此章明秉國者喪亂之實也以弗躬弗親為責幽王委
國政於人可也謂秉國者亦不自以身歷而轉授之小
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可也庶民弗信當時之人固知其妄矣弗問者自
專其罪國也弗仕者自踈其賢也託以詢謀於君子以欺
世者不但後世有此情狀也詩人憂之切勸以平夷其
心廢退其人毋以小人至於危殆自腦於危殆起於
也其原起於

妃所親愛而尊寵之反証人聽以為詢謀於君子者也

此固後世專國者之常態予察其情之深故疾之之辭

切也臙仕姻亞顯植私黨此鞫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

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傭之為義雖莫知其的要是天意之所不予而已屆之

訓至者多矣特闋之訓息未知其說也若以歌一闋言

之亦幾於息者也詩人謂亂匪降自天惟人所召爾天

雖不我予人之為不善如有至極則人心之怨怒亦少

息矣人之為不善如少平夷則人之惡怒亦違去之矣
言人情易反則天意可回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詩人逆知周室之壞故其辭多哀亂未形之時而曰亂靡有定知其勢之必然也以月之生為辭月陰氣也生明一日之慶而頓異於昨矣月之生也卿士駕彼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惟月者之生也

四牡項領但是形容馬之强可以馳騁而四方
可以騁自厲王出奔止是諸侯有異心耳宣王之初雖
能伐玁狁威蠻荆而千畝戰王師敗績我瞻四方蹙蹙
蹙國百里之蹙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疇矣
此章言同惡相濟之情惡念之方新也若將相助其矛
戟焉故曰爾矛爾惡皆濟其惡也夷懌皆以既言其
旋相親睦言小人之情可謂得其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哀救禍亂灼知其終之波蕩以尹氏無可告語而歸之於天天方降禍惟有王心可以反而歸之於治爾曰誦曰訩皆以忿激之切也萬邦之生死衆矣惟幽王亿一心之微可以全而活之耳

正月

是詩之難知非獨今世也自家語中說已若言之未明但見夏憂禍亂而不言其所以憂也故旨趣多不貫通精

加詳審然後知其為平王篡攜王之時國人憂之而作是詩也以是求之則辭旨皆通蓋以第八章證之前三章詩人且自託以言其憂之情未遽及事也于時平王宜囚將挾申甫以逐攜王攜王獨立無助詩人專以已之惸獨以言攜王伯服之獨立也懼禍之及故多隱辭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此詩之首章所憂在訛言耳霜為陰之始凝純陽之月陰已盡者也陰當已盡之時始凝而為霜相

反甚矣訛言孔將必有駭人聞聽者聞聽既駭我獨憂之可謂小心也已瘽憂若憂在內痒證在外者也心之所憂至於證發於外者也京瘽二字雖莫明其的以意逆志大約如此

父母生我胡俾我瘽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此章以我生不辰為言詩人逆見禍亂之極有不可勝言者至於怨其生之辰將有不得其死者焉古無莠言之說豈惡莠亂苗之義或亂是非似是而非故曰莠言

出自口之辭若無根柢之來歷之義止是口中揆成其可憂愈甚之太過人反得而侮之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猶鬼爰之詩曰我生之初我生之後同羣我人斯于何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憂時之切賢者之心也以憂時為心而以祿仕為言似恐未然詩人之旨不若是鄙也此蓋詩人以民庶而憂國念我無祿猶朝不坐燕不語之意不但以無祿於時為可免也將并及之矣于何從祿似不與上祿字相涉

止是無所託生爾將如烏之止誰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
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中林林木之大者可以為梁棟之材者也顧乃為薪蒸
乎殆指攜王已致天位而不自建立者也人心方以為
危殆而王尚夢夢然罔所聞知自犬戎薦周之後既能
有定無人不可為也彼上天之心豈有所憎惡乎言此
者憎其干位者爾故曰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訛言者
寺記二

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山以高為義不應言卑也山以卑言謂至高而卑矣喻
宗周之茂也卑而至於為岡陵固以陵夷為義不應言卑
以圖之乎至於訛言之興猶未信其然召故老而以占
與夢訊之其無所知識亦甚矣烏之雌雄非可知也物
之至微者莫可辨也甚攜王之無知不能圖存亡之幾
也聖之為德豈在烏之雌雄就使知之何為也哉特託
物之微言其無知耳言占夢所知之末也況國勢至此而
不知懲乃欲以占夢求之哉具曰予聖似指實事豈當

時皇父為卿士作都于向十月之交謂皇父孔聖者乎
故詩人以為辭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踖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令之人胡為虺蜴
踖天踖脊踖地若無所容陸士衡之言也猶權數曹操之罪
曰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械其此之謂乎恐平王遷洛之始攜王嗣立之初王室方弱國勢未定未能混用此苛政也若詩人形容攜平之變天崩地裂之辭如此爾維號斯言指民之訛言也猶洞號動人聽故曰斯言

有所指也其言非無根也有倫如中庸毛猶有倫之倫

有脊如有骨也皆可見實也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何為

如虺蝮之含毒螫哉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

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此章之義最隱諸家皆以用賢為義恐未必然當此時

未暇及用賢也訛言方興禍亂之機已形羣姦盤踞尚

可以用賢為說乎王仲淹與門人誦此詩亦以朝廷有

召子議矣其未知詩人之旨均也似若指攜王之孤立

也阪田之中有特立之苗喻攜王明矣天之命攜王者
如不能立也彼求我則彼指平王也求所以攻之者未
得其說也故以彼為辭仇多訓匹自犬戎之變諸侯之
立攜王者亦不能出力以衛上也以是求之庶若能貫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並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
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以詩序觀之似未有此禍而憶料之辭也以周家之盛
如此國人敢以奇禍預歸之於天子之后乎此詩為攜
平之詩明矣止由先後之次不序十月之交始言豔妻

煽方處故說者不容以為宗周之既滅也詩敘
攷當以詩之辭為信憂心如結者憂未破也正
篡之謀訛言已有篡之證故也今兹之正指褫王之正
也幽王遇禍諸侯以攜王世子而尊立之平王猶在申
也故曰今兹之正胡然而厲如此乎如燔之始然又
將滅之者也謂平王之必篡也詩人以前此之禍褒姒
之滅周如此其易矣今禍亂又將再及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雨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
助予

古之車制雖不可知左傳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則輔車
不共為一物非但如孔氏之說而已輸爾載辭相近如謂已輸送其所載則後章不輸爾載辭亦室矣輸若覆車者也車既覆而求助乎終其永懷承上章滅周之禍不可去心也陰雨與迨天未陰雨同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此章似戒宜曰者也謂前日褒姒之禍覆車可鑒所載者不勝其可憂爾不可棄爾輔車相依之助而忽至險

之憂言事變未定其憂方大毋以位為樂當憂不能勝之任以濟其險乃曾不及是而自孤其勢乎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似非謂虐政政所以虐民非以虐國也今又篡攜王虐國矣

魚之在沼異於縱大壑矣苟活者也于時喪亂方殷攜王託足於殘破之墟由此言之魚沼之辭見矣潛雖伏因沼魚而行此辭也指平王之情人所具知不可隱也是以慘慘其憂也念國之為虐似非謂虐政政所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今憂心慇慇

此章之旨在彼我二辭非可混而一之也言宜曰以肴酒私其姻黨以相洽比顧攜王之獨立故曰念我獨兮甚也

其憂愈甚也

此彼彼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惸獨

卒章復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宜咎也恃申國以自比以彼此明之彼指平王宜咎也恃申國以自比以為屋者亦微矣所以為

穀者亦可知故以此比興歎為言民今無祿似若有所指椓而害之者未已富人結者衆矣詩人哀伯服之無援也矣是詩末兩章斷句皆以獨為言其旨可見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名詩以十月之交交會之度也詩人豈有義辭哉其日為朔而曰朔月者日之食在此月朔也按唐傅仁均

傳曰經書日蝕毛詩為先十月辛卯朔蝕臣推得周幽
王六年辛卯朔蝕書允征書日食在夏仲康之世則先
於詩六七百年矣此詩月以彼言不以食與不食為災
此日而微則畏天變在日矣春秋不書月食而書日食
作此詩者其亦知吾先聖之旨乎三代聖賢以道德教
民其正理公於人心素矣詩人必其士之秀出者焉以
正月之卦平而此詩非刺幽王明甚但先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為四月之卦乾也
後失次耳竊意二詩皆以月名正月為四月之卦乾也
十月之卦坤也聖人於易用進陽退陰之法推得坤卦嫌於

無陽而經稱龍聖人編詩豈容以坤月加於乾哉其名詩
適以月為義序詩安得不以取義者為先後乎其詩辭
各自著其事不可得而紊其序詩之次以正月為先者
聖人經世之大法也又況二三章以後皆指皇父之力役
非國之大務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以不用其行為常行之度歷家之說爾儒者襲之自不
為嫌但於他月皆可用此訓也詩人獨於此詩此月為

言者必有定理不在他月者焉十月坤卦一陽將生於下而為地雷復復天地之心也生生天地之大德造化之所流行也方嫌於無陽而陰之剝剝者方盡陰又剋之使其流行者不得而用矣二章明言之也月以陰而薄食者常也此以陽之既盡而又食焉其將無陽乎在人如之何不亟為之善也

煜煜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詩之次三章始言雷電山川之變而以日食為詩之名
則莫大於日月之告凶矣昔者天以雷電彰周公之德
乃致泰和之治君臣之德不同故變小而福大今以日
食為大變而雷電為小異矣詩人哀七子之喪敗人國
不知懼罹此禍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
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大任以九人興周褒姒以七子滅周皆一婦人之力也
經之序列其人者極寡此詩列七子之職任而以褒姒

統之其曰方處則犬戎之禍未形也夫以七
詩人乃顯以為言而不忌抑若唐處士張祐作詩閔把
寧王玉笛吹之詩聞于上貴妃出宮下髮者乎故杜甫
有不得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之句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
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此繼四章指此皇父謂作都邑也自古姦人亡人國家
類自處以聖知非興兵征伐則大起力役又其下則起
大獄以故制言者不如是則其寵不固其國不蹙凡若

此者禍亂可計日而待也非遷都何以曰不即我謀以
下章言之則私邑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愁遺一老俾
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以此章言之皇父之專恣亦甚矣蓋不知有天子也擇
三有事豈以私邑而擇皇朝之鄉乎又言擇有車馬以
居徂向强其私邑與季氏之於魯同也豈朝之故老亦
詎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

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
友自逸

此章言四方有羡則我里有居里甚明何所據以里為
病哉此詩自三章以後大抵以力役之勞為怨非天下
之大計也勞逸不均而怨出以每章八句言之則不敢
傚友之自逸為一句明矣

雨無正

名詩之義邈無端倪求之詩辭略不近似序既為曲說

以惑之儒者尊信不敢少異其有見者遂以韓詩强言之或增字或增句其疑益深又有以正字聯序為義以次二章正大夫為證皆莫可信也就其所傳者言之亦自有可通之理蓋幽平之變小雅多以天況王故皆怨天其詩名曰小旻明明上天其可矣甚言天道之差也當時幽王驪山之禍攜王辭如旻天疾威其詩名曰小旻明明天其可以小言則雨之以無正言之可矣甚言天道之差也當時幽王驪山之禍攜王虐申甫之助篡攜而立自禍變以來靡所定止諸詩並作是詩專言自立於殘破之餘諸侯未當王之也平王挾

靡所止戾則靡所臻曰予未有室家皆與杞國之憂同
義宗周既殘洛邑雖遷而未知所終民無常主人情皇
皇萬民之天未知所戴其託兩以言其無正也可矣正
月之詩曰今並之正胡然厲矣十月之交四國無政不
用其良皆名此詩之義也鄭氏以此詩為厲王之世詩
辭宗周既滅止謂之奔彖可乎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
弗圖含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文王之詩曰駿命不易亦以駿言天也不駿其德正與

駿命相反觀此章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其以天言平王
甚著下章言宗周既滅此不得為幽王也謂之追刺亦
可孔氏謂旻天上有旻天此言旻天則亦幽王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
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詩辭謂宗周既滅王氏以文武成
康之澤歷春秋戰國叛離之變人心猶不忍去周安有
周末有變詩人乃謂王室之已滅哉雖秦隋之亂莫敢
預為此言也犬戎之禍發於不虞之際前此詩人憂國

之辭何所不至尚可以
有可詮者其曰靡所止戾曰離居曰莫肯朝夕不
也莫肯朝夕不勤王也靡所曰式臧猶庶幾懲艾遷善也
如強以為未有戒禍辭義皆窒說詩者見平王之詩黍
離列於王風矣遂緊以為幽厲曾不思周滅後事變方
殷大小雅諸詩記一時事變可悉以為幽厲乎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
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此章曰如何曰胡皆罹禍亂之變而甚其不悟也呼昊

天而告之以辟言不信其以天為君可見矣以天為君
則詩名時國勢未定故曰靡不畏
于天乃指天為言也辟言者所謂法語之言何也得非
其悖亂綱常乎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
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此章謂王昵近習而疎君子也戎饑指禍變已成而
未退又饑饉不遂其生暬御王所狎習而亦瘁矣變亂
若是可以警悟而愈甚焉凡為君子者未嘗訊之盡其

情惟於小人聽其言如響之答其所譖者屏而退之矣
以易之不能退不能遂為訓可謂至切特恐詩旨不完
爾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胡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
哀哉不能言非不能言也非舌之不能出也出諸口則
躬受其禍矣其能言者非果能言也其能言也其能言者猶僅可而
已非有崇論宏議也但能巧發奇中以取嬖倖是以其
身常處休也此以正理明能言不能言之異

維曰予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不可使怨及朋友詩人之辭將畢始發明次五章之意故辭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私有兩云字所云者似若甚淺恐必有所指要是王之旨章之能言不能言黨爾不可使者必有干犯名義之大者而王罪之必也云可使者必有悖于名義者矣以畏我朋友也下章曰無言不疾是也設此二端以為幽厲則宗周之滅未滅不可紊也

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

出居誰從作爾室

鄭氏以為厲王者其以此章謂出居于彘若天王出居于鄭者乎審如是視宗周既滅遠甚誰從作爾室之辭也指平王宜曰之居于申上得罪父母僅託足於申爾其辭甚稱昔爾出居今不然矣顧可謂之彘乎謂于王都指成周之王城也曰予未有室家豐鎬宮室殘破之矣鼠思泣血痛禍變之甚矣痛慘也

小旻

名詩之義何所指乎召旻發語之辭與此詩同而兩無

正之首章亦有此辭爾雅謂秋曰旻天以雨無正之雨言浩浩昊天以別於旻天則爾雅之義亦不可略詩無小旻之辭而名詩加之以小故說者謂別於大雅且天之為道似不應以小言詩以天喻君多矣幽王以後固宜以小言也以變大小雅合而推之是詩似在宗周既滅之後將遷洛邑之時謀議未定故六章之辭皆咎其謀猷之失有不容焉者焉成周之法有詢國遷之文自商家盤庚既篡攜王而宗廟宮室已滅矣悵悵然無所底止論議不一小人

執國柄萬姓嗷嗷無所屬心在位之賢既不得去又不
得言是詩所以反覆致意歟小雅名詩多以小言者微
周之故也亦見當時禍亂之殷非有文獻老成以素服
於人周之君臣亦不能置可否為之折衷焉此所以重
可懼而作是詩儒者不能知詩人名詩之旨遂謂大雅
刪其篇之多乎刪詩刪其句耳篇次詩名皆其舊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
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首章專言謀猶之不善而不少沮遏也是天之降疾降

威於下土之人也雖不明以天為君其視一時謀猶之
不善實君為之矣
渝渝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二章之辭似與首章重複若衍文爾詩人似不應爾吾
夫子之刪詩豈容存而不削乎必有在也首章謀臧不
從不臧覆用上之聽言之罪也此章襲而言之者謂正
義不存於人心是非善惡皆貿亂矣皆視上之意向而
附和之也謀之善者皆遠之不善者皆依之依違於上

之所向不知公義也小人之衆志於苟同故人之謀猶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言此詩者以執其咎一言之差故一詩之旨皆失執猶
攻也如楚子玉謂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
謂發言甚衆莫有敢攻其失者故皆易言而不忌言衆
而莫從如匪行邁謂言之不可行者以其謀不得于道
爾言合其道安有不可行哉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通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彼人之築室于道也其謀是以不潰于成

句相似而音異道之為訓亦不可合而緊言之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泉流無淪胥以敗

當時勢未定之時惟恃君臣有定見以鎮撫之則不至於流蕩也詩人見一時議論不一思欲哀而救之謂擣平之聖否未可知民庶豈無可倚仗者特恐善否不別

終淪汨無辨同歸於敗而後已此詩人折衷之論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小旻之詩非疾小人也卒章總一詩之旨不應專戒以不用小人次五章言國勢之未定而憂其蕩滅者也前四章皆言國論之不一以天之疾威為世大患未嘗以小人為憂說者不能通徇其辭為之說爾暴虎馮河喻天戎之禍也聖人戒子路亦喻其玩敵不可演而屬之他也□□□

小宛　□　□□□

人豈非以覆載之間皆可憂傷乎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首章既以文武為言二章猶望以聖賢永保天命之意託於彼之昏亂者以戒其壹於酒也幽王荒於色不聞以酒是詩豈虛言哉悠於悠必沈於酒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似指言盛治之時菽粟人得而采之若天下惟公

之世螟蛉有子似若教化興行使人皆為善猶言齊聖也若以宣王之子當似其先首尾辭旨亦貫矣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

觀此詩于時幽王尚未蕩也當時猶以前代期之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桑扈之為食粟與不食粟莫可詳也詩人之旨似不在此啄粟取喻以無粟終之者也填寡之人尚可以狂獄為

宜乎宜者無告而莫之知也卜所以脫之寧棄其所食之粟卒章乃溢出淫刑之意焉

溥氷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氷

德之温温非有才智脫於危險也集則非一人矣此詩後二章若言王之虐政者與幽王之惡惟溺褒姒不聞以酒與虐政也詩無虐辭荒于色則酗酒淫刑皆其所必至特其致禍莫大於褒耳

小弁

是詩之所刺者何人哉若謂幽王之大子其宜咎厲伯服厲刺幽王之舍適立庶厲其本原未明何以能知其詩之辭哉彤弓雅烏爾雅謂不反哺者也不言鴞而言弁弁若飛之貌也而又小之微乎微者也次二章則宗周滅矣次三章若刺其不知父母之無枝乎餘章辭雖甚隱哀似猶可以意逆也次四章若言幽王之有可以意逆也次七章折衷於幽王之信讒人之心之險憂其傾陷者也是則為平王作明矣且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咎既得褒姒遂廢申后申侯怒召犬戎

滅周虜褒以而去之伯服自立是為攜王申侯與諸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申即大雅崧高所美之申伯宣王舅也幽王娶申后此申侯所以忿而召犬戎也籍曰罪在申而宜臼不預滅周之罪宜臼也若以詩序言之則太子之傳宜曰之傳宜曰此子親之過言之怨者宜咎之怨詩出他人怨實宜臼亦人之所當知也但以詩辭求之不但曰親之過大而已過大而怨亦本於慕未為大罪也孟子之言自有所主重輕不以此為準此詩之作若在平王既廢之後其

師傳忿其召犬戎之悖而痛傷之其始由於幽王之用讒爾悖者滅天理無人心柳淵鹿雉之喻至謂心之所憂寧若人不知則可疾之極也此亦師傳所宜罪宜曲也如謂幽王在位宜曰在申則周家尚未禍不應言跋跋周道鞠為茂草也此宗廟宮室盡為禾黍之辭非可以為逆料之言也詳此始末而後詩之辭可得而知也幽王在位十有一年宜咎之生必在未即位之前伯服生於得褒姒之後明矣李氏引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

王嗣宜咎也據孟子注則伯奇之追刺歟其事似伯奇
伯奇尹吉甫之子也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
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首章似言宜白之廢非其罪所以兆滅周之禍孟子謂
親之過大者也鸒斯以歸飛為樂似亦如之飛以歸言
似言烏之能反哺也用意微矣穀亦父子主恩之意我
罪伊何其指廢申后而黜宜白與自愬廢逐不以其罪
也

蹴蹴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氮

此章主憂之憂矣疢如疾

詩多微辭如以雅烏不反哺為興是也人之生也殆矣微喻平王之悖也

在首則人之命在首疾首若謂如孟子疾首蹙額止於憂而已是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梓父母之邦也猶加恭敬焉劬形體乎何所

瞻而非父何所依而非母言父母不容斯須忘也父母

而悖之是外之不與毛相屬内之不與裏相附也天地之間安有無父無母而生者也天之生我其辰安在哉所責之辭乎此其罪之大不可加矣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一詩之辭皆可遷就謂之刺幽王固可惟前章天之生我安在不可遷就甚明既知所刺之人則柳淵之喻可言矣柳之茂淵之深非其類者皆可託焉此興平

王之不容擣王也自剪其類則禍亂未可知也故有舟流之憂二章之假寐令亦不遑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鹿走獸也雉鳴禽也伎伎眾多似若以鹿繼舟流為言其奔不可禁止也國風鞉有菩葉言雉鳴求其牡此言求其雌其喻褒姒甚明

怨幽王而重平王之罪也如謂刺幽王不應為此言也

鹿雉喻物性之偏者常也至若木之壞腐併與枝亦無

之甚其篡攜王也詩人之所憂寧使人之莫知蓋有不可言者矣甚之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埋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說者以投兔為兔之投人說詩固有此類是詩恐止是局於詩序強為此說至若埋死之辭其室蓋不恤也若非刺平王安得有埋死之言使犬戎之禍未作不應有是辭二事皆以尚或為辭則其音固無異投兔謂逐兔而投之鼠也欲投之時猶先視其旁無所

忌而後投也行道之有死人猶為之瘞埋者惟不忍也
君子指平王也獨忍乎此甚其覆滅宗國悖天道而又
篡樵王以求逞故下章以疇讒為言
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
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
後二章言致禍皆讒夫也信讒者如飲酒之相疇如此
其甘也性之不慧曾不舒徐究其是否惟其言之是用
今如伐木之掎矣析薪之杝矣無可為者矣彼之為罪
者舍而勿問可也予將棄而他之也故下章有逝梁發

笱之莫高匪山莫深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
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山高泉深正如白居易詩大行之路可摧車若比君心
是坦途亟峽之水可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喻其險而
不可測也說者以人之為讒當耳屬于垣以伺之可謂
得其情此詩非刺讒也卒章言聽讒不應及此也似若
戒其人當察其心之險如山之高泉之深無輕易用其
言當屬其耳於垣墻如不聞可也以正義救其君也乃

深自省其言之不能入於終上章之義不敢顧計也由之

訓用經文為多

巧言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信盜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卬奕奕寢廟君之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躑躅躍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

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讒譖之患何世無之非明且遠者鮮不為病詩人遽以亂言以為盜目之何也似若非朝之大夫也其為發語以著其辭首章曰予謹無罪予謹無辜若善善處父子之變矣迨是子懼不孝與號泣于旻天之意豈當時詩人見褒姒之亂而未見宜咎之而誰為天可逃乎謹

之而已二章言僭僭初已足為亂僭者若名分是非之與社稷民人相反而沮與已同類何也怒讒者之懷私也社民之宜福也知讒者之情則見國家之福矣三章以讒為盜矣信之者之過也盟已足傷況屢盟乎至再至三而亂已長矣向之為亂者至於暴矣禍亂之事人所同憂信讒者常甘心焉如飲鴆之自以為甘也事至於此無由可止也罪之首不在他人矣四章之旨甚大辭若不相屬實一義也言國之宗廟其創業甚勞國之謀猷

其垂憲甚大天下之公理于萬人之心一
詩必以正誼格之此類是也惟讒夫之心
言鬼蜮非犬不能獲矣小人之亂不歸於
五章之辭旨至婉謂木以曲直為性木之
止於曲直也樹之者誰歟言罪之在王也
浸潤膚受之時也受之既多所謂積毀銷金積讒靡骨
也至是讒者肆矣其言之碩大者受之者已八乃有不
近人情者焉若是則亦不待巧飾惟口所出王皆信之
矣如簧者聲之遠聞而悅人彼亦自無所愧故曰顏之

厚矣六章何人斯如蘇公刺暴公同辭以其居下流而有微愆猶厄贏也本無能為而寔繁有徒其巧謀諸祕相與附和所以長亂無已也此詩終始以亂言信乎易之繫辭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東萊已引之於小弁矣爾勇伊何讒人之得志自以勇健天下莫已若曾不知此時信而用之者長其惡爾一日放逐亦何能為詩人可謂盡其實為猶將多謂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況讒人得志誰不附和天下之中人皆化而為惡寔繁有徒爾居徒幾何詩人謂不勝其衆也

何人斯

是詩之為憂讒不難言也特有可疑者焉以止以過門不入為憾而謂其必見讒君子之與小人處豈若是褊哉聖人存而不削亦非所以示後世以息謗止讒之道也信如此詩所云孟軻所謂無憾者矣何切切若是況終篇末嘗有憂國憂民之旨吾夫子編詩所主者大戀雅諸詩大抵明幽王犬戎之禍非不幸也其失自朝廷宮壺始焉朝之小人羣處讒夫塞路自小弁以後四詩專為讒也暴公果譖蘇公則蘇亦暴之徒不

大相遠也見蘇公識不足以灼姦先受其禍尚覩其入而言我暴之比黨而危之情亦足以示君子見幾之當早也善人君子之被禍無幾其係於國家者常不勝言治亂存亡之兆惟於讒夫之見昌先見之聖人所以重為有國者大戒董仲舒所謂不知春秋者也餘於卒章見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名詩與發語皆隱其名從之者暴公爾暴公不能自立

而從彼則彼其首也其心
助者則其惡逞矣春秋之法專罪黨惡者無與為之
則惡必少沮詩人隱其倡禍者也有為之
云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
不我可行誰為此禍而著其所從歸罪於暴公
此章繼言從字若二人從之以行者也為者倡為之端
也從者應和而助之者也使有一人阻以正諗則禍何
由作二云不我可復繼首章云字言邊與初異今乃有不

我可之辭觀喑我之辭若蘇公已罹其患初若無隙今
始見尤者也抑有所悔愧於中歟抑二人以其罪為累
於已故遠之而不見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
于天

陳不知為何事諸家皆作堂塗恐無所據豈詩人所陳之次
舍乎前後三章皆曰胡逝我梁此獨作陳其辭不可以
臆說也聞聲者其前二章所謂云者乎殆奉其聲容而
不忌憚者也小人得志之勢常若此若取琴瑟使聞之之

意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以前凡四章皆有逝我梁之辭飄風若飄然而去者也

示其藉躡之跡張其恣睢之勢使失其所者不能堪胡不自南詩人明其逞私之意以快其志者謂其得勢以驕陵之斯所以為小人歟

爾之安行亦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不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祇也

二章皆以壹者之來為辭皆設兩端以明其意安行則
不暇館舍亟行則豈遑脂車以前之二人從行後之伯
仲推之則壹者若謂一人而來我亦可以自見也入與
不入之辭易見也盱以字義求之亦視也既來則不應
以望為訓我亦幸於一見矣夫讒者之恩然如此被讒
乃切切覬覦其一來亦不知務矣豈憂讒之切恐罪至問
加非不能以大義斷割乎言之行者古今同一轍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憂讒之時何乃以塤篪為言此即二章二人從行誰為此禍之意讒夫必挾其黨以為助不然則譖不易入壎篪雖和猶為兩也及爾如貫則為一矣讒譖是人者而後其言易入壎篪雖和猶為兩也及爾如貫則為一矣讒譖是人者其不知是人必矣何為有諒不我知之語要是蹤跡詭祕不使我知也此讒者常態也大凡小人者未嘗不託諸鬼神以表其無欺三物能也歐之言信矣何以詮之伯氏仲氏及爾者三

人也一此比黨而危之情似若
無所告訴而訴之於神非求信於讒者也極反側之實
事也三物不若鄭以犬豕雞為安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
反側
鬼與狐皆莫見其形言其妖怪也鬼蜮則不可得其形
人則不可逃也有靦面目若掩匿其面目視猶示也示
人以不可測知之情此詩形容小人情狀極矣乃曰好
歌者何也蓋詩人以義理為主處讒邪之時惟相睽異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禮記載孔子之言謂惡惡如惡惡如惡易刑不試而民咸服

是天下之惡極於讒而止矣詩有豺虎不食投畀有北不受

之辭始無所容於覆載之間者也人之為惡豈不有過

於讒譖者乎聖人之言如此者以其變亂是非移易心

志長亂召禍浸淫無已者也小人用心之邪為謀之巧

果於殘忍盡力不少回者惟譖者不餘遺策矣楚之費

無極不自取族滅不已聖人察禍亂之原故惡之深也

蒼伯之與詩人皆宦豎也詩人作詩以蒼伯為名為萬

世戒者此等固非賢者所宜置啄也惟類知類其間亦有不肯為此者是以疾之近習之在君側其入甚易此題鵓鴣之所以鳴歟一章萋斐之喻文之微者也篆組而成錦煇爛然悅目乃遽有太甚之辭二章哆侈亦猶萋菲之大矣如箕張其口醜天不墜也誰適與謀似若自足以肆不待人之協力也三四章發語不相遠也四曰三曰慎爾出言謂爾不信尚未能必人之深聽也慎爾受至再至三豈有不受受之必矣既盡其豈不受受之必矣既盡其術矣汝必遷其愛惡之本心也五章驕人勞人之辭似

難求的大凡詩人多以彼此二辭以明其旨說詩者皆略之賦人以彼言讒者之得志而驕也勞人以此言被讒之失勢而皇皇也故訴天之視其驕而伐之矜其勞而祐之者也六章乃以二章之言申言之深言其姦邪有餘力崎嶮莫之並也故覆載有所不容焉七章楊園之本旨惟此二辭儻不能明則此詩之作何補於萬世臆而為之說何以使人信且故邱可謂隱微而難知詩人之存其詩以垂萬世必有易知者焉楊之為木生於提岸不食之地至於成園林矣猗猶菉竹猗猗之猗其

茂可知其下安能植嘉禾哉畝者樹藝五穀之地樹藝不於膏腴寬平之側所謂松柏之下其草不植蓋地而在楊園方茂士士君子不能知時而仕於危亂之邦其見讒宜矣彼譖人者安足言哉此所以為雅歟此所以為詩人之旨歟道猶小人道長之道託之以為辭也

詩說卷第十一

信安劉克學

蕩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炙無明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

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
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
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
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
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

是詩之忠愛懇惻可謂切至特當熟玩而詳味之耳首
章言上帝邦與板詩不同板言上帝板板正如此詩毛

氏所謂上帝以託君王也此詩之言上帝似是指天而言何以明之下言疾威上帝非謂君也二辟字皆謂君也天道至大與蕩蕩民無能名同天無容心非私於商周也惟為下民作之君爾今天之降威甚疾者以求之於多方爾正與殷武天命多辟正與殷武天命多辟同故繼之曰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文王咨商之辭終之以商人鑒夏之戒也文王大聖周家受命之祖託之致辭咨商紂而告之吟哦此語感動極深此詩人立言之切至者也聖人進亡國之君而語之當文王與紂之事不但如繫

易之言也自此每章指厲王任用非人最其大者也故
首章二章皆極言之强禦健虐者也指克貪者也二者合
而肆焉馬可乎在位則居朝在服則侯國天降此淫德興
而用之不可也況盡其力以助之乎而秉義類發語不
應有所隱而字竊詳而如也若星殘而雨之而類善也如執
善與義之人乃健而多怨懟者應對如流在內為寇攘
之事力所不售而用詛祝焉則亦何所紀極此二章言
用姦慝之極患也四章指厲王之恣肆矣以鳧傲敛怨
之言推之則監謗專利之風著矣背側王自無助也陪

卿臣亦無可助之者也五章專言沉湎其行不義也如
從法式惩酒過也止止酒也明晦其晝夜之漸乎六章
蜩螗猥瘽也沸羹煎熬也小大者事無細大皆近於喪
亡也人人皆尊尚其君所行罔不貫乎夷貊也鬼方高宗所伐去紂時不遠殷商所
及者畧矣詳何義姑從毛說覃
服而亦惡之也七章以正義裁之者詩人常法也不時也
謂若不常也昔之為夏者未幾而商是謂不時此上帝
與蕩蕩上帝同皆言天帝有
老成而有典刑不足徵詩人已不滿矣莫聽則典刑亦
無
徵也

棄委不以法度守也由此言之人固重於法人能守道故也八章揭猶抜也猶金縢大木斯抜故有本實先撥之辭是詩用意精微陳義宏大雖召康公之言不過如此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

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
淪胥以亡風興夜寐洒掃廷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
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質
之玷不可為也無易由言無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
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
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
可射思辟爾為德俾臧俾嘉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
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
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
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
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
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
謀庶無大誨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
遹其德俾民大棘

武公以宣王之三十六年襲位歷幽王之失
三公宜不應追刺厲王詩若自警其身衛人
武公者也公時九十餘矣吾夫子以其詩列
於聖人之言武公生平自納於軌度之中至老而益嚴
李迂仲謂其刺幽王亦追刺厲王之大雅幾
維德之隅謂德者虛位也詩之首句曰抑抑威儀自
持以為立德之方必有廉隅之度古未有此論也武公
發之爾靡哲不愚似不與後世之說者相似猶退之所
謂小黠大癡楊子雲謂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之類也人

不能無所蔽雖賢智之人其所蔽殆不可醫庶人之不過為其身之病耳賢智之有所蔽也鮮不禍天下榮紂本以聰明為恃惑於大惡後世如秦皇漢武之求僊非蔽而何隋煬帝唐明皇皆以英明致亂此最人主之通患故曰靡哲不愚武公所謂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是也哲人之所以不愚者為其持守之嚴所以為聖也次章有覺德行豈伊尹以道覺民者乎訏謨者先定其慮化人也此兩章首末以威儀言之其武公所謂德之隅也然後以時布告又以其身為天下則不以虛言可以

乎三章其在于今指今王也迷亂于政方興起而未已
惟頗覆荒湛而不念其後將安歸耶不復敷求于先王
以克恭其明刑之道刑似非刑法之刑上下文無此意
也四章肆皇天弗尚謂人既自棄天亦棄之天之生物因材而篤傾者覆之故其始如
棄天之始達其為惡亦然終則淪溺相與俱亡矣洒埽廷
泉之始達其為惡亦然終則淪溺相與俱亡矣洒埽廷
內以此為喻也似若治其境土如雞鳴而起先滌念慮
則終日所行皆自此而起也若湛樂荒迷則棄其時日
矣五章質爾人民之義若質諸鬼神之質於人民其

治否何如以觀其德以侯度為不虞之備若指幽王失諸侯度為不虞之備若指幽王失
違哉而召戎禍者也以易言為戒豈特千里之外有從不可為也為猶醫也左氏曰疾不可為也之為此
章與六章專以言其朋友及庶民之小子與已之子孫
世世繼承猶繩其祖武之繩也七章謂與君子相友善
自其顏色之和柔若無過者也要其隱微之中自謂人
莫見矣此專言隱慝之有得罪於神明也凡世
者未嘗不被奇禍乃知武公不愧屋漏之戒中庸亦引
此言而申之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吾夫子嘉

歎不容已也則知武公之旨深矣八章首
其意若曰君矣當如何為德不可不臧不可不嘉敬爾
之儀可不慎乎也僅能不僭差禍賊亦足為民之則爾苟僭賊
則民傚之愈甚如投桃之報李也桃李同類者也彼之
以童為角者如俾出童羖者不以其類也實惑爾耳指
鹿之姦也九章橫渠之說得之此復以哲愚異言之者
不移之性也後三章皆為其君發非追刺甚明呂成公
既辯之矣以武公九十有五而作此詩則已為平王三
公為國元老且為平王□□□□□定天位伯父之老

也故其辭峻厲詳此三章武公之不滿於平王多矣以平王之不可告語武公之悖武公之聖固宜為此言也是平王之悖武公之有激於中甚矣借曰未知者再十章凡三言知十一章曰視爾夢夢曰聽我藐藐辭不少恕者平王之悖無人道也民之靡盈似若如易之謙所謂盈也人誰有厭知者哉誰有早知之而莫已有成者哉以上聖之不可盈必遜志以受言而後成之可也一人必資於耆年而持守愈嚴者人無退惰之理故也退惰則喪德此武公身履之者也是亦指王之不受教也卒

章告爾舊止則武公之若
禍也庶無無大悔又將有甚焉馬矣前九章尚可謂為幽厲
在宣王大雅之前耳然厲王之出奔亦可以詩之次
武公嗣位於宣王時非可以為厲王卿士其詩辭攻王
之惡如此若厲王之殺謗監謗榮夷公之專利曾不及
焉王明甚亦婉而切矣

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珍心憂倉兄

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
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
茂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
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瘖孔棘我圉為謀為毖
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
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莽云不逮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好天降喪亂滅我
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

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
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
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
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
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
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
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
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是詩之詳博且多奇辭奥旨三百篇莫有同焉者其義
繁多又列之大雅宜未易言詁訓不詳作詩之故臆為
之說義皆不貫其失遠矣反覆玩味殆是幽王以後攜
王在位或平王初嗣位之時大抵與正月相似正月謂
褒姒滅之不得為幽王之世其為喪亂也去幽王已久序
□□□□則為攜王之
者謂刺厲王何不相侔如此察其時以明其事而後辭

旨可得而知也詩名桑柔何也首章其旨固未及也遽云瘼此下民天不我矜是其間必言致禍變之故矣以爰求柔桑言之則桑之茂盛也其下猶下武之下其後止旬月爾乃有繁霜肅殺至於將采其劉劉殺也陰霾之殺也凡言劉皆謂殺也與文武成康之盛繾綣踰二百七十年而禍已如此□□□

籲之曰寧不我哀乎言喪亂之極也二章四牡旗旐朝覲之盛如此猶桑柔之時喪亂之生不少平泯無國不泯如此猶桑柔之時喪亂之極也二章四牡旗旐朝派絶矣當此之時民已不衆黎庶者言其衆也具備也備受禍亂至於滅亡僅有餘燼詩人歎之曰已頻促矣三章言國勢無所依倚也侯國泯絶宗周無所依天下不我與至於無所定止欲何往而可合詩辭求之當是侯國不支無能匡救王室宮廟宮室盡為禾黍□□□

之道□□□□其道本不可千也文武以是立
加焉一□失其道□□□□□□為大亂極禍如此之甚誰
生厲階指褒姒也至今為梗末息也犬
戎滅周之後日以彊盛為中國患雖申侯召犬戎而申
甫皆不能保周之天子調民戍申戍甫固可見也四章
以土宇日蹙宗周殘破將遷洛邑又未能安故曰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也鎬京在西洛邑在東故也所親者皆
為深憂如成申甫之類而疆圍又甚急也五章謀災之
辭周家之言處禍亂皆以災言書之大誥可證于時禍

亂之後土宇日削矣憂恤指犬戎之禍也序爵
者救禍亂之方也救亂之方常自序爵始朝廷自不治
而後外患乘之矣如豳秦襄方處之為禍原是煽
廷既治□□□□□□□□□當反之如執
熟之濯可能解禍乃相與及於墊溺焉
六章之旨為難知其大槩在民爾故再以民為辭託風
以為喻八卦之義巽為風而巽為五實居於庚猶更
也變天地之氣者風而已爾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
拔木發屋條寒條雨觀之象所謂天之神道者也遡風

則氣塞矣孔子為之變帝舜以弗迷口口乎民之肅心宜乎其不遠也莽與小毖莫子莽蜂同義此詩之莽以為義周頌以禦曳援孫炎同之氏言代食若以在位言猶代耕也七章乃申言稼穡之病則民與國皆受其病滅我立王指平王之篡攜王也蟊賊之害稼興犬戎也何以證之繼之曰哀恫中國則曉然矣具官如大夫具官之具贊流之贊內外諸侯皆廢厥職安有衆力能動王乎穹蒼指王室也八章乃別言

攜王以正平王之罪惠君攜王也言民所歸心也秉心宣猶考慎其相攜王之善未必及是周人愛君之辭也維彼不順指平王之逆也所以再言之自謂可以獨立而能善後也蓋其心腹非有人性天下之人無所歸戴莊周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者也九章取喻於鹿何哉鹿以奔為義所謂鹿斯之奔者也牲牲猶朋友也鹿聚於中林一有所警四放奔突不可禁止喻民之遭亂者也十章以聖愚相比為言道相與矣所以進退陷溺者也令乃若有謮之者不以善取友以其患難相死令乃若有謮之者不以善

里之訓憂似若無謂雲漢詩曰云如何里則里
為義百里謂百憂也宜不勝其憂而乃過於喜焉是所
憂不可言矣狂與前卒狂相應喜若狂也不言者非不
能也有所畏而不敢也雲漢詩之七章云如何里蘇氏以為遠慮其搏扶搖
曰里居之也義甚優也毛氏以為遠慮其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之意十一章毛氏以迪為進亦有進義猶達也
良善之心正與忍心相反而好惡易位如此宜民之好
亂者安於荼毒以逞其忍矣十二章復以風為言又非
如六章之旨謂風之異於常者常有隧道其力足以空

其山谷孔子必變之時凡所作為不敢不善若彼不順於理者如八章所指曾不以天變少沮焉征進也反以中心之垢惡進退而不已十三章中言大風有隧謂自絶于天非天變所可回也惟其所敗而已敗於物猶可詼併與其類而敗之焉默聽言則對言其罵也誦其所自言者以詰之則不能對但如醉耳善良之當用者既棄之而行戕賊焉其敗類乃如此是豈可與為善哉十四章終次九章朋友之說以明善惡之情謂彼之與我相反者我之言亦有時而中如

弋飛纔繳者也既足以茫陰女矣又飾其事以欺我赫如蒙莊所謂嚇也十五章言其情之無極矣其所主者以善於相背自以為能者也凡不利於民者悉力以逞如穿窬之類也其於邪僻之行專以用力為競矣卒章始信其禍亂之無已時故曰民之未戾戾定也在於為盜爾盜與孔寇等爾而參言者猶公於為惡也寇則攘劫矣覆背善詈政如盜跖荅孔子之口口口口口口耶既作爾歌自十三章已言予豈不知而作字固相應匪予亦

若予豈不知而作之意皆為朋友作此言也自有肺腸
又再斥之曰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一時情狀曉然可謂
微而顯委矣幽王廢立非可以不順斥之審也言不順者
逆也幽王犬戎之變振古所無幽王在位纔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子而
雅四十有二合文武成康七十餘年文武周公父子而
處太平之極功見於歌詠之雅七八十年間在二雅纔
四十一年何幽王時詩雅若是其多哉詩之先後次序
似亦難準詩辭與時事皆不合幽王之詩未必盡出於
十年之間凡幽王以後皆在焉序詩以黍離降為國風遂

悉以為幽王之詩爾其詩雖多其言犬戎之變不止於
過半序詩者不能知也且申侯忿幽王之廢立召犬戎
以亡周殺幽王虜褒姒平王在申預聞其故矣篡攜王
而自立驅國人而成申無復口口道吾夫子為君隱矣
惟此詩微及之爾斤平王曰維彼不順自獨俾臧口口
皆為朋友作此言也前言時亦犬獲謂我言有時而中
也我今作為歌詩者言將驗其言於他日
雲漢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

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
推競競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
不我遺胡寧忍予旱既太甚則不可沮赫赫炎
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
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
悔怒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
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
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
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是詩之繫於大雅殆不可識豈以其憂懼之甚有志於
民歟有志於民非大無道之世未有悁然者也觀其詩
辭憂念雖苦皆罪己之實意也弭天變而以罪己為主
應天之道也若果為仍叔之詩臣子不得以自罪之意

加於君上而辭旨所寓自罪多矣觀王曰於乎之辭豈一詩皆宣王之辭乎其間如寧丁我躬尚可謂古人與君一體如寧俾我遯之語決非臣下敢以是加其君宣王口語必矣觀詩之憂民不自愛其身況敢以位為安豈召公當以其子免王於死同其憂危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焉雲漢之章天文之美也以灾變之薦臻乃以天文之美者名詩謂天道本如此所以致灾者我實為之也見天文之美而愈憂焉以靡神不舉之心而莫我聽自反之機固存矣二章后稷之不能上帝之不臨寧

使我當其咎也觀三章之言則旱亦極矣將使我周無
遺民也天當罪我而不遺使廷臣之共畏憂若祖業於
此而摧壞也四章云我無所若無地措身矣大命謂國
命之將促也不暇他顧矣五章謂禱而不應將以身去
之也是以曰遐六章則不敢委而去欲以身當之寧以
旱而瘨我不止謂病我也敬恭以聽於神無所悔怒也
七章謂災變若此為臣為友豈皆渙散而不經紀其國
乎序聿臣之職而嘉其體國之心雖小夫賤吏亦同其
憂人心所同天心自格籲天而告之有不能言其憂者

也詩記備諸訓里為憂之義甚詳可以據矣且如十月之交悠悠我里訓詰以為憂為病矣桑柔瞻言百里似亦為百憂也桑柔以里與喜協音喜與憂反其類也則里可以為憂又若謂昊天高高在上有九萬里之遠如以字言之說為優八章歸亦焉可盡非也蘇氏太甚為辭矣曰瞻卬昊天功於臣下至是不復以旱既大假為辭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有嘒其星照臨甚明所以昭假之有嘒其星照臨甚明所以昭假者大夫君子無餘力矣此章無憂危之辭大命近止與四章同之勉其臣之益盡其誠不必求感格之效為我之力以違戾羣臣之心

也再言瞻卬昊天至是殆與天相感通矣宣王一遇旱
灾恐懼憂危如此賈誼謂一雨爾慮若更一年之蓄必矣豈共和之後宣王之憂已
遯其公天下已非前日但如成湯而已其言皆知道之言也將以天下
天下之心耶

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
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

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
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
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
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
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勇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
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宣王立於共和之後厲王之末年國人方不順諸侯未有以蕃王室為心者閔十有四年雖宣王以嫡長繼世幾及於難自夷王之後天下諸侯不能尊周厲王之見逐者國人也雖非諸侯然王之奔彘諸侯罔有聞知今不識宣王以何功而改封申伯申伯以何功而見美於詩抑書傳之遺略耶抑非大故而書傳不錄耶謂其以賢而見親於天子詩無美之之辭也止以元舅而親之耳豈異姓謂之伯舅其果為母舅也是未可知也凡功以王功為大豈有天子蒙塵諸侯曾不奔問官守

待至易世乃以功見録歟首章兼言甫後黜甫而獨言
申豈二國糾合諸侯尊立宣王而諸侯始知統一故有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之辭若箋謂甫侯即穆王呂刑之
所訓又未可知也呂即甫也信然則穆王之末至宣王
之初一百二十年其人亦宜不存也申與甫之蕃宣王
他日幽王娶于申而廢申后申侯導犬戎滅周同此申
也雖善惡不相掩而此詩未見申甫之賢與功第見其
為王之姻恩寵也竊意厲王之奔國人圍太子靜匿召公
之家召公以其子代而太子得免於難周召行政曰共

和二相之立宣王由申伯率諸侯而立之宣為賢王遂以中興召公推申伯之功故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也然則忠於王家者召公也世之言共和者皆曰共伯和左傳王子朝奔楚告於諸侯曰厲王流於彘乃釋位以間王政首章惟申及甫維周之翰翰者諸侯之事非大臣之事此作詩之本旨也故於周之南國使邑于謝而遷之是以建新國以報功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由是推之尊立宣王者申伯也恊心共濟者甫侯也主於內者召公也召公奪父子

之愛以保護宣王非外諸侯之力不足以定其位尹吉甫尊申伯為元功於召公之右者重在諸侯也王位既定於是立國於周南之地建城邑遷私人非前日之舊乃新國之制也若是則四章所謂往近王舅謂自茲以往可以近王之舅以為蕃宣近蓋實辭也申之有功於王室如此是以幽王娶之申侯其功幽王黜其后而申怒乃召犬戎乎七章所謂周邦咸喜王室靡申伯以安宜人情之喜也卒章言申伯之德所謂揉此萬邦聞于四國謂其能以尊王室而倡諸侯也非以是詩為斷當

時之事蓋昧昧焉而宣王若嗣立於平世矣蓋周之王
天下本非有求於天下諸侯自歸之虞芮質成而受命
不期而會于孟津者八百國遂以克商故成王大封同
姓五十□國昭王南征不返管仲以為楚罪穆王立而
呂侯訓刑而曰呂命非出於天子也夷王遂下堂見諸
侯屬王出奔而諸侯間之宣王見射於杜伯幽王見怒
於□□□□□□□□周遂滅焉平王東遷而依晉鄭
周以諸侯為重也久矣宣王之小雅十四詩大南征北伐豈無係於天下
以自立宣王之後非申甫不足承屬王之

大政者而列之小雅令乃以申伯之功為宣王之大雅者蓋當諸侯渙散之後申伯首知尊王故乃分土建地而遷其國召伯為之營城吉甫為之作頌著當時君臣之情也孔子嘉宣王之中興美申伯之翼戴內外同心為天下得人而王室復振遂有以統一諸侯成中興之盛是以大雅以崧高繼雲漢非但見宣王以危懼濟大業而申伯有以知尊王為羣牧倡關於興衰之大體非征伐小事所可並申伯有大功於王室一激於幽王之廢申后遂召犬戎以亡周雖有彌天之功亦有彌天之罪

聖人正平王之罪於黍離存申伯之功於崧高功罪皆著而不相掩豈特春秋之法嚴編詩之法蓋亦不恕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
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
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
懷以慰其心

生民推本后稷綿之民之初生推本公劉皆
興為言以民名詩宜也以仲山甫之賢而以民名詩何

哉詩人之旨各不同此推本其所信也三代以前言性者若出於一蓋三代道德明於人心未嘗偏駁故其言若合符節近世諸老大儒極其精思未有能一之者道已裂故也且尹吉甫所謂物者何也晦翁謂物事也誠亦有之古亦有以事言性者也洪範之二五事亦性也五事性之體也孟子篤於言性其曰故有物必有則本其固有之物形諸事者也當曰萬物皆備於我此其所謂物也不可更於物之外別立名義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人亦物耳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者及其長無

不敬其兄也五常五事非物乎詩之有物非
也物之生則為一物爾人生之異乎物也萬
皆備之矣故曰萬物之靈萬物皆備曰天生
天之生此民也物之偏者人皆全之無所不
其五常之性言之亦有則焉愛均也而有親
而有長長孩提之童不可以無差等也無不
乎之為常守之為德孟子性善之說全與此
性好而樂之為懿德孟子性不必相襲而自
之言性不必相襲而自同者其道未散故也
若此詩之

美仲山甫又有加於此矣天以有周之昭假為生賢佐
則鍾稟之醇又出乎其類矣天雖為君而生賢仲山甫
幾於盡人而全其天充其所養之德而全其所有之性
持不使絲忽少懈學古訓是式敬君以達於天下無一少歉周
公儼儻孔子提撕文王小心翼翼衛武公以威儀為德
之隅惟此詩言性之德柔嘉維則專以法則自
合而為天下之全德焉惟仲山甫耳其幾於聖者歟三
章謂其下為百辟之法上為天子之師外為四方之準

四方多發人皆興起於善此其居輔相之位佐王之助
也四章言其自誠而明成已成物之全德也五章言以
已之中正制物之偏也非助我之助藉說者皆以輕
能莫可得而助助猶回也六章謂德之精微仲山甫所獨
為義惟吾夫子以為精微仲山甫所獨能足以正
君也後二章雖言其寵錫之盛足以稱其德其始賦政
以定王國其終遄歸以全名節自其稟賦以極其勳業
無一不備吉甫善於立言真所謂穆如清風乎所謂餞
送以詩似若近之曾不思吾夫子列之於大雅誠非淺

之為韓奕

韓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戒
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
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
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鍚
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
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

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
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
不到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
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
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籍獻其貔皮
赤豹黃羆
是詩有不可知者韓侯非有大功于時但見其為錫命
之重賜之般餞送之華寵綏之盛無一語言其功繫

於天下國家之大體也夫子列之大雅加於
方之上然均為錫命乃獨厚於汾王之甥乎
壯有室未足為四方之所屬心也序雖謂吉甫所作其
然乎況又非禮義之精微吾夫子必有旨也凡詩之大
旨多在卒章見於首章者甚寡今首章以梁山為韓國
之鎮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卒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
完先祖以百蠻受命韓侯以北國為伯則詩之大旨著
矣三代時□□□□□□□□□□□□□□□□□□□□
□□□□□□□□□□□□□□□□□□□□能遽及也惟此詩見之禹貢導山

治梁及其
原□□□□□□□□素矣似若宣王薄伐之後以韓
嘗統北□□□□□□□□燕□□□□□□□□韓侯
方壯年亦足以世其業而中國亦賴之以為捍禦可以
免於侵軼之患當時諸侯不知蕃屏共和以後王政僅
有存者宣王之初天下無從諸侯韓以新纂之緒欲其
為忠王家以強中國故重其辭曰王親命之重君命也
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如此其不小也朕命不易當作
去聲始復其國固不宜以更易為訓也蓋言我之纂繼

殆未易也非爾表率糾合不庭之諸侯以佐
宅此位也二章封國既定則明其入覲之容
始建國而未就國以其介圭為入覲之禮猶崧高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也其下皆寵錫之物矣三章言履封之
始餞送之儀四章韓侯之始婚也五章為韓侯之妻言
汾王之甥王如鄭氏之説可也卒章其殆所謂
盡復其祖之業以□□□□□□□□□背畔宣王
嗣立申甫糾合諸侯少盡蕃宣之義而北方之國惟韓
侯倡率之使知尊中國故詩敘不庭方以佐戎辟又奄

受北國因以其伯吾夫子列之大雅者蓋以周室中微
至是見周之盛典所謂大雅者抑別有深旨而莫可識
乎大雅之詩多太平之樂事與詩人之名言耳

江漢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
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
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
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
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
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是詩之不可知者幽厲尚都豐鎬非若平王之遷洛也
自洛指淮固已遠矣自豐鎬指江漢地勢陽濶可勝言
哉首章再言淮夷序詩者遂以為伐淮夷說者因若謂
淮即江漢辨其淮之南北然亦與名詩之旨不相入曾
不思詩人之旨也淮與江固相近漢水安在哉此猶說

小雅之鼓鐘謂幽王作淫樂於淮曾不思幽王荒于色
未嘗出豐鎬而南也說此詩謂淄淄江漢之又益甚蓋詩之名江漢者
指南國之地勢為言四月之最著者也召南亦以漢
凡言南國多言江漢者地勢之紀
廣名詩故此詩首二章皆以江漢喻武夫其三章曰于
疆于理至于南海則其指地勢以明武夫固國之功明
矣詩之六章末嘗有出師征伐之辭如常武之初也欲
公之祖則召康公佐文武基命曰闢國百里之初也所指召
召穆公纂其祖業以振起於幽厲渙散不屬之後諄諄

以召祖為言者詩人之大旨也首章先言淮夷
淮夷公知其罪不在淮夷殺武庚管蔡待天下太平乃始東
伐淮夷遂踐奄而不及淮夷尚為
魯患聖人無所忘疾知不足為國家患至宣王中興國
勢既强未嘗用師而淮夷自來而有淮夷來求淮夷來
鋪且明言其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則出車建旗非往伐
矣宣王得待之之道自昔不服者皆自來臣服詩人是
以歌之仲尼是以列之大雅以明其一統也常武有王

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之辭則此詩以地勢言□

□可知矣四章所謂無曰予小子其指何人耶上言王

命召虎則無曰之辭王自謂之辭

無以我為小子不足與有為汝當自以似其祖為功肇

敏爾之功自今以始也詩人之辭當以意逆五六兩章

君臣相孚之情也以文德終之有帝舜服有苗之風焉

常武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

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
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
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
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
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
測不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
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是二詩無出師致伐之辭惟常武則嘗征徐矣不待師
臨其國而徐自來服也若江漢則師亦不及淮夷之境

矣二詩統言所以為大雅而常武所以次江漢者也名詩以義起詩辭不及也序釋其名詩之義耳詩辭無常武之義故朱氏有召穆公時名其篇之說詩皆武事也首章王命卿士之辭天子將以六師討戎六卿盡行王召六卿而命之曰昔南仲太祖為大師皇父以整我六師修戎備者豈非元戎乎既能敬戒以幸惠邦人矣尹氏之為世卿王使將王命命程伯休父以治兵率彼淮浦徐淮而往悉師以行無留與處者三事者即周官之三事大臣也書曰三事暨大夫周人之名官皆然立政作三

事孔氏謂天地人之三事亦通觀三章四章五章之辭
整堂之陳以臨徐國實未嘗交鋒也命皇父為太師
程伯休父將兵兵師之政舉皇威遠暢不必征伐而遠
夷自服此可以常久之道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則王
師所駐可以截淮夷徐方相接之勢二寇不得相通則
二國之難易平矣王猶允塞者不用智謀也名正辭順
大義在我口口之心自折不待師臨其國而徐方來迎
矣故曰徐方既同四方既平淮夷已滅徐之勢孤遂款
于庭徐之誠服無復反側宣王不肯窮兵竟為班師焉

此與前詩同二詩王者之師也常武止以程伯休父治
行師之律耳兵不交鋒非背叛盡平惟宣王得與文武並
馬詩之名以常武者其以義起歟若謂武不可廢常當
振舉如敵在境有事用之則無不震懼而成功武所以為可保此
王奮厥武所以為可常也與

瞻卬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
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
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

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
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
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
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慼沸檻泉維其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
忝皇祖式救爾後

幽王之變雅四十有二吾夫子於變雅之中獨取二詩列於此不與變小雅參焉其旨宜大特於二詩未易可知耳詩之刺褒姒者多矣是詩何如其大也所謂大者必有萬世不易之義理之卓然者而後可以為大今詩之刺褒姒未甚遠詳而求之其立言之要不以智哲為可恕惟哲婦為尤可戒婦而以智哲稱此亡國敗家之定理故歸之於天之降孽焉其指叛逆也則曰讒厥哲婦為梟為鴟梟逆類周公之指叛逆也長舌厲階過於天之降亂併以官寺並言焉又若謂宜

必依婦以行之者也世主之顛倒錯亂如戕賊如網罟
其端皆自婦始也哲婦而懿者猶若此彼美而生龍蛇
者又若之何詩人悉諉之於天者無可救藥者也聖人
欲示萬世大戒不使一毫開其漸此其異於
他詩者也四章之言忮忒讒譖者必然之勢也所謂女
德無極婦怨無終者即此之謂豈曰不極伊胡為慝也如
貿得三倍之利其心豈有止極哉惟君子識察其然但
以蠶織役其心使自以為樂更棄蠶織則何慝而不為
哉武王雖以無晨為戒皆言其無惟此詩為深切也五

六兩章皆以人之云亡為辭指幽王之必亡者也五章辭旨隱微隨字為訓何由通貫剌亦有責義述神繼而言同此義也謂天何其譴責之甚也神何不厚責哉天神交謫而禍亂不輕矣始捨大敵之將迫而在我諸臣自相疾忌內外交變矣王之不弔不祥見於容儀者何其不善也詩人斷之曰王之喪亡固宜邦國自此殄絕凋瘁矣六章乃言其憂詩記所編毛鄭蘇說為得七章憂國最切不忘忠愛檻泉之出甚微乃遽至於深藐藐昊天道廣大無不可鞏固之理王但不忝爾祖庶幾

救汝之後人耳由是知犬戎驪山之禍詩人先知若是其明也

召旻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蝥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辜辜訛訛曾不知其玷競競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岐斯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

宏不哉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
戡國百里而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名詩與小旻小宛相近而詩辭莫有同者焉惟回遹與潰為
同耳小旻大抵言謀猶之參未至於喪亂也
亂逼矣序以閔言旻異於小雅何哉召旻之列於大雅
莫可知也又繫之召公關國為言要難
明其所以大也自分陝至共和召公固專任國事穆公
以其子免宣王於難而詫以中興其用師於淮夷江漢
又皆召公所統之疆域令也日戡國百里而周遂將滅

滅焉仲尼惜周世之盛而至於斯將以見周家盛衰之變故列之大雅乎小旻之謀猶回遹潰亂有喪亂之兆耳此詩之作勢將紛矣其禍亂之已成乎君臣憯不自知也曰疾威曰篤降喪不復可為矣饑之病我至於民之流亡居者內地圍者外地皆荒虛矣不待犬戎之來周已不能國矣三章皐訛之辭不可臆為之解生民之說大抵是已競競業業非競業於治國也憂畏於禍亂甚久而不得寧處也我位將貶損諸侯多不朝事矣二章謂禍自內致國之內治已壞故言姦賊內訌夷靖二

字雖非禍亂之辭然昏椓回遹固壞亂之象矣曷能嘉
靖哉實靖夷我邦夷猶陵夷之夷靖如王氏之意可也
四章言卒荒之實也民如草莽無一事不潰亂矣五章
言昔富盛如彼今之喪亂如此甚言其禍亂之亟也彼
疏斯粺指當時用事之人本疏遠也本稊粺也以疏遠
之人本疏遠也本稊粺之質豈應近執國柄貴寵而竊國哉胡不
自視其然廢退而替去其況以久居其位主此事如此其
長也池潴水曾不顧禍亂之及乎六章謂本末交耗也池
者也池水之竭不言自外之不入泉自地湧者也泉水

之竭不言自內不生矣見其竭既不原其所自
亂之為害溥博如此主
之身而已所謂至死不
曰昔文武之初召康輔相令彼之疏粗者固位
與玆對言境土日蹙孰得孰失不難知也再言維令之
人哀其無知之至此極也不尚有舊者亦不復知有舊
日召公之事矣是可哀也已矣瞻卬召旻之係於大雅
者在瞻卬則言國事內壞卒有固國之道在召旻則言
君臣內蔽當有保國之人非徒為憂畏而已

清廟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周頌三十一詩似皆樂章也三百篇雖皆可歌然周禮籥章所掌豳詩豳雅豳頌鄭氏謂皆在七月之詩詩亦分而三之此其被之金石者也若周頌之辭音音韻真樂章矣當制作大備之時以某事奏某詩非特人歌之

金石絲竹皆得而譜焉者也故頌之辭皆以簡直精誠為主況清廟兩言時夏非為樂章乎周頌之序與詩意不相異其樂工之所記與商頌十二篇所存者五似止是人之所歌非若周頌也吾夫子即周之樂章而取而存之於詩使百世得以通習焉於穆二辭似形容清廟之容與成王祭祀之故顯如書之丕顯哉文王謨承如書之丕顯哉武王烈兼言武王也秉文之德專言文王也清廟之祀文武並列獨言秉文之德者尊無二上也於穆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同辭頌文王之德與天同也

此二字所以尊文王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詩非廟中之樂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為一文王即天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假以溢我者成王也收之駿惠我文王也篤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所謂攸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

所謂攸受休畢圖功攸終之意駿惠若二義尊大之也

也溢我者成王也收之駿惠我文王也篤之者成王也收之若近於書大誥

純亦不已所謂配也中庸合純與不已為一文王即天

此詩似是宗祀文王配上帝之詩非廟中之樂也中庸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

維天之命

此二字所以尊文王

詩紀匯傳一二

而王業遂益隆也篤以行言其義似亦淺矣

維清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廟曰清廟此詩又曰維清推本文王之聖專以清言其天惟得一以清乎文王之配乎天惟此義足以當之禋祀肇於祀文王呂成公之說室矣似若此詩以成王為主能緝熙文王之典肇始禋祀故迄用有成如武成之所以為周家之福

烈文

成

主

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
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前王不忘

此蓋燕諸侯之樂因其來助祭而燕享之而戒勑之詩
有維王其崇之之辭王成王也烈者功烈也友邦諸侯
能有助祭故詩名以烈文為辭卒以前王為辭使之不忘繼序
以二者待諸侯也以其來助
其皇之繼承循序以美前日之功於不可忘
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

詩人以作字名詩作興也興周於遷岐者雖大王也有
天命焉實始翦商者天命也故以是詩專歸之天繼言
彼作矣岐者周之始遷此人之所作也當作此詩之時
周又再遷矣故曰彼徂矣去岐而作豐矣成王及文王
豐不在岐也毛鄭以夷為易是也詩言大王之時在
文王未遷豐之時也觀孟子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
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

文王亦以治岐聞於天下皆平易之事也似若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有大樸未散之風豈有代商之心哉尚有平易之行最為周之至德天自興之爾其事不出乎畎畝成命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是詩稱天地而不言天借曰尊事之至不敢指言又未及嚴恭寅畏與降福照臨之辭似若宗

祀文王之詩故言受命基命者也此非學者所敢聽也
又若王天下太平禮樂大備之際方作洛之時周召猶曰
王厥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今言
成命有成命是作洛之時周家未敢以成命自居今言
告成於神其在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其時蓋相近
也惟欲其盡心於有常而後能安定也蓋畏天之篤不
容自安之意
我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名詩之義何哉借曰祀文王似不應以己為主也似若省牲養牲卜牲在滌三月之時所以致謹致嚴之意故以維羊維牛為首辭也不敢指言天祇以儀式刑文王之典法庶幾上天佑助使天下安靖非以己當天之福惟福文王而為之歆饗焉至敬之辭也故其名詩為感格之本故卒章始言畏天而幸其可保若是則名非以己能饗天將者猶未祭而致其敬也託諸文王以詩之旨似亦近焉似不必謂頌皆為樂章也

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是詩似若兩章自明昭有周而後諸侯事也始之震疊
以禮法繩繼之而非威武也是以櫜戢以明周之本心焉
使諸侯尚德被之於時夏而後信人君之能保爾國也

執競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詩言其競有此武功也以執競專歸之武王明武王之
有天下也雖以功定天下其顯烈大也武王所以成大功者在於安
之所美也書曰斤斤者皆德也書曰
誕將天威威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謂武功本明德所致非以兵也此詩似燕諸侯受福於
祀事之後故有醉飽之辭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鄭
氏引呂叔玉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繁多也遏止也言
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磬磬簡簡來反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周家郊祀后稷以配天蓋禮謂民生所以能立皆本於后
稷為之極焉極□□□□□□□□□□猶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也生民之誕降嘉種而不及麰訓以字之從牟為義耳
□□□□□□春秋書麰苗傳言食新皆以麰為重豈成熟
於萬物生育最足以濟民之饑乎所謂思文者猶堯之
文思耶謚法以文為尤大惟此詩與時邁為周公所作

殆見二詩皆有時夏之辭爾然自清廟以來非周公不
能有此詩
臣工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保介維莫
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
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序詩者以何辭證其為諸侯乎詩辭無一字相近似也
此止是戒勑周之臣工如遂人遂大夫縣正里宰之屬
使之修稼穡之事爾周家專以重農為政若周禮篇章

凡國祈年于田祖歌豳雅擊土鼓樂田畯所歌之詩乎

務農重穀是已來牟與思文同辭幾於祈穀矣此詩亦

猶令世之勸農故有命我衆人之辭古者私田稼不善

則非吏是以如此諄諄也再用嗟嗟之辭先言臣工又

言保介皆教之意

噫嘻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當太平盛時縱非樂章亦非歎所也後世如元結作中

興頌言祿山之禍首亦曰噫嘻□□□□□豈□□以
此二字若後世嗟嘆之辭遂以此釋之乎歎有二
美之辭此非嗟嗟臣工之比也名詩之義莫可知已似
恐是古今語音不同詳此詩是登進其民勸以耕耨之
詩噫嘻若咈咻其民之意周王與其民相唯諾故有是
辭言成周之王甚親昵爾民也昭假固當如朱氏之言
也如不泥其辭以詩意涵泳之迨是昭臨爾民登進而
告之使爾農相率協力以興於農無此疆彼界爾
振鷺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此詩之所歌為燕歟助祭歟助祭在周廟無所用詩也若燕二王之後序有遺矣是詩與有客同宜別而二之也豈有客所以尊微子歟二王之後又為誰之後哉其陳杞乎是三恪也商之子孫聖人不臣其先代之後故亦以我客為言言彼猶稱殷士也不奪其念商之本心也在彼在此位有所別無惡斁則一之矣

豐年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 闕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
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詩曰合乎祖夫合大樂於祖廟而奏之
在周之庭肄習之所也奏既備則必在宗廟之中先祖
是聽矣使瞽者在周之庭為宗廟之重也此名詩之旨

歟特合祖之辭義亦室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鯉鱒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詩以潛與漆沮並言潛亦水名也毛氏訓潛為槮孔援

孫炎謂積柴養魚就有考據曷為與漆沮並言按禹貢

導渭會澧過漆沮入于河梁州之地沱潛既道又云浮

潛逾沔入于渭亂于河則潛水固與渭相通亦與漆沮

相近安知詩人謂潛有多魚非潛之水乎似不必衍而

為積柴之說也且於辭為順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
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魯論八佾所言於禘祭所奏之樂也有來雝雝在廟門
外之容故曰至止肅肅有來為未至矣聖人之取義
皆取其未用誠之積爾如是易之觀盥而不薦不得以既
薦為義所以然者禘者祭之尤大者貴其誠之至重之

於廟門之外不特在廟也亦猶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豈特於施其敬而後以為言也

載見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味詩之辭亦有始見乎盖

武王之克商寘君而去之庶商諸侯臣服乎商者宜未

朝于周也自大誥黜商之後天下一統庶商諸侯同於

作洛見士于周固宜始見于周廟而名以載見也其朝覲于周求所以為典章者而奉承之嗣王乃率諸侯以見祖廟自烈文辟公以下若前者烈文辟公之詩同所以待之者如友邦諸侯亦以烈文辟公為辭見周之待之者無間於異代也所謂昭文章者明於制度順少長有客

有客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

降福孔夷

微子有盛德為三仁之首書再以名篇惟微子一人是

以不同於祿鷺而專有是詩焉有客之辭于再于三不

曰我客者作賓于王家者也特淫威二字詩書所無若

非成周君臣之語如以微子有盛德之容威如威鳳之

威意其純直以敦琢其旅言之則其威容盛矣然又若

聖人之旨自有深遠而不自滿者武王之克商也本無

取之心是以立武庚而去之使庶商之諸侯自往朝

服焉迨武庚以三監叛將以讎周長亂無已將浸淫波

湯周公用師作大誥以黜殷使歸於一統然後以微子代殷後天下始盡為周甚非文武周公之本心故常懷不滿焉故於告微子之辭自謂黜殷之舉為用咸之過也

武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大武武王之樂也異於文王矣周之樂不敢以文王為名乃謂其本於武王也他詩皆言本於文王此詩獨言

本於武王不滿者也蓋與前詩既有淫威之辭同旨所
欲自著其過用之失以彰文武之本心且明其不容已
之勢以示萬世也非周公疇克至此使後之言樂者知
此固以武之未盡善為周不滿當以名樂之詩見文武
周公至德之所以為大歟觀書至此安得不三歎

言言卷二 二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
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
忘

觀遭家不造嫠嫠在疚之言是成王始除武王之喪而
朝于祖廟者也自視眇躬之可閔而出繼大統故思慕
武王而念文王若祖考陟降之在其户庭也皇王宜以
文王篡繼其序而不敢忘也始見有聲之辭為據成王
祖廟故不應他及
訪落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
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
考以保明其身

成王初即政始見祖廟不敢自安是以有訪落小毖之詩以資諸故老大臣也落亦有始之意言率循武王之道其道之悠遠艾猶已也猶未知所終也將予就之若以我就此則又有洋渙之勢此所謂多難也庭皆以直庭而何如在武王之側見堯於羹墻之意宜以武王之休而保明我身也

敬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

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
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此詩與小毖似若君臣燕樂之詩敬之則臣之資臣也羣臣以天道可畏陟降不違常所照
臨維予小子者故老指成王而言謂其聰明不開則莫
能敬也惟學問以開明之故必大有所肩任示我以至
顯之德則足以當天所監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

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毖以謹慎為義經所同也似不應以小為言成王即政之初未嘗更事自以我不足以任天下也其所謹毖者甚微非若老成世臣能毖謹天命也詩謂有所懲創而後毖則亦未大也莽亦猶相當之意特無援證爾李所引莽云不逮甚切然皆若憂亂之狀蜂無可使之理莫以我撓擾蜂聚而致其所螫也桃蟲如訓箋可也是以小力而任大也故有未堪多難之辭詩之蓼皆以辛苦為義固非可以經律之。

也

載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噴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應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詩皆言農事而獨以芟名詩被荆棘草萊以立田故之

意周頌惟此為最詳首末若七月之詩特不及時令耳

似若不可以為樂章豈天子躬耕時所歌以祭而或被

金石乎與良耜皆相似是以繼列之焉

良耜

罗罗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

及笤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朽止

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

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

此詩次第甚明自耕種至耘耔至積豈田
畯之樂乎

絲衣

絲衣紑組基自羊組牛鼐鼎及鼒兕
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迂仲援引詳備詩記大抵因之如此詩之削去高子
之辭其於明經得矣

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

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以詩序求之若既成大武之樂未用之郊廟朝廷之所
肄習閱試者耶以卒章之句有此義也允師公既没成
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者似有此辭削之
作周孚先之意然亦無養天下之辭詩記併此辭削之
誠有見矣遵養時晦似若文王此詩為武王言何也泰
誓十有一年會于孟津觀政于商至十有三年師渡孟
津孔子以一月戊午書之明周之正朔如此豈時純
熙矣之謂乎施及成王故有我龍受之辭以信於天下

後世
桓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據詩序則桓為武之
志哉用武之威不徒禁暴止戈能致天心之格豐年之
應猶君奭之書所謂昭武王丕單稱德此所以為武之
賚
威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

其封國之詩歟其因魯論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遂據以
為序耶抑兼錫命羣臣以為言也詩凡兩繹思宜相
應而云以周之天命為可繹也□□□□武王伐殷非
友邦而會者八百國天下歸周固宜諸侯受命于周也
受命于周宜於周廟故以周之天命為言況當時大封
同姓五十三國□□□□□□□□□□□□□□□□
□□□□抑當時諸侯會伐周因其舊而封之若柳

子厚封建之說故於周廟冊命之耶方與天下惟公豈
以伐紂之功而封之哉亦非示天下以惟新之道也
殷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
之對時周之言謂禮以國行者也示周之一
望祀山川皆以周為之于名山大川曰俾濟兆民無作
統天下也書之武成告于
神羞故勝殷之後致報於神耶特名詩之義則莫可知
以殷樂為訓固為近之似非聖賢處心之道況傳之樂

章乎按易屯之初九剛柔始交爻辭乃曰磐桓利居貞利建侯武王勝殷之初巡行方岳遂依以起義其巡守望秩以觀民風盤旋雍容於撫萬邦巡侯甸之意乎姑以俟知者

魯頌

魯自伯禽至于定哀凡二十五世其間豈無賢侯惠公之先孝公仲山甫言於宣王王命為侯伯在位二十有七年然則伯禽孝公未嘗有頌也僖公非有加於二祖也而頌聲迭作據詩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按左氏傳

行父之卒於襄公之五年初不以壽聞姑以上壽七十歲準之遡其日月當僖公薨之年纔十有餘歲乃能舉自王朝也耶此序者之妄也閟之詩辭卒章曰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奚斯閔二年共仲之死由于奚斯請命不獲而哭以逼之者也謂其作閟宮可也然詩之上下文皆以木工之事出於諸卿之右而又以賢動於公子魚適相同乎要亦未可准以作是詩者其幾於雅矣吾夫子閟宮之詩所不敢及也

蓋綿之詩大抵襲用二雅之言若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所裁正非其實有所見深中於理則必刑之矣學詩者
不容以臆見為準其皆出於史克之筆與否及以駉為
頌之首其義安在閟宮之殿於魯頌何說皆當深思而
詳求之也閟宮洋水借曰用民力以時不書於春秋三
十三年間乃無一辭見於左氏之傳亦所不可解即詩
儒多矣又安可以過求哉按書序□□□□□
□□□□□□□□□□□□□□□□
□□□□□□□□□□□□□□□□
□□□□□□□□□□□

絶矣淮夷之伐在封蔡之後成王四征時已滅之矣□
□□□□□□□□故周官之序以滅淮夷書之于時周公成
王皆在位也竊意淮夷之叛而據周公之封土至滅淮
夷而復之是之謂復周公之宇也自僖公至昭公四年
會于申而淮夷與焉蓋與於中國之會矣序詩者止聞
僖公之賢遂歸美之而非指實也若然則服淮夷伯禽
之功在未滅淮夷之前甚明

駉

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騢有皇有驪有黃以車

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牡有騢有騂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牡有騢有駱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駉牡有騢有駵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魯頌一章以駉為首今是詩特以馬之富夸之耳不及僖公之美也惟斷句言其思馬思美辭也美果安在乎魯自莊閔以來不以德稱二公閨闥不修幾於亡國禍幾及身序詩者之妄亦猶謂文姜齊女賢而不取無大國

之助同一繆耳此四詩之辭旨甚類小雅後世耳目所
聞但舉而歸之於僖況頌辭多言富強之盛亦非魯之叔世
所宜有也借曰有之曾不少見於春秋之經傳而漫以
虛辭亦參之何哉駉之辭旨斷句曰思馬斯才思馬斯
徂大抵言其蕃庶耳有馹之名詩亦同意詳味其
意似周之盛際不但以蕃庶為言而已又按左氏傳
僖公立之五年齊威公會諸侯于首止以定世子鄭之
位自是大盟會僖公皆與焉二十餘年大叔之亂晉文

逆王而殺大叔再朝于王所者僖公也然則魯僖公於
襄王首末之功如此可以作頌使果有請天子亦將許
之矣當僖公之在位也齊桓之霸方盛中國之勢正強魯
有強臣之禍共仲亂內其君再弒哀姜見殺僖公以賢
聞於諸侯□□□

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皆初封
國之辭此必在成王末征徐戎并庭之前周官之書未作淮
夷未滅也安有在僖公時魯建國數百年始作此辭哉
考之春秋魯昭四年夏楚子伐徐淮夷會于申其秋楚
淮夷伐吳則淮夷為楚之與國矣于時吳正强乃從楚
往伐蓋能為國而又少强矣當僖公之十三年桓公會
諸侯于鹹左氏謂淮夷病杞故然則僖公之淮夷非徐
戎並興之淮夷也但能病杞非能為魯病也至昭公時
列於楚之會又佐楚伐吳大抵非向之淮夷明矣

有駉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
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有駉駉彼乘騋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此詩復以馬言之何歟繹駉而為義旨猶駉也自魯侯誠心之積至於育物之盛則立國之道著矣公之厚其臣如馬之蕃富也臣之事其君如鷺之潔白也然後可

以燕樂言也首章曰在公明明二章曰在公飲酒三章則燕樂者惟魯君爾豈非勤敏之所積歟是以卒章曰自今以始歲其有言有感於天也曰有穀貽孫子言其澤乎人也斯所以為頌歟殆幾於小雅之時焉

洋水

思樂洋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洋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

洋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在洋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
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
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
如皐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
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不式固爾
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路南金

教化先務也二詩之後乃及焉以其身言之則施諸人者為可後矣夫以士之游於泮水而樂之焉則教已形於人心矣前三章皆以薄采為辭其幾與風而歸同意一章言其情也二章言其化也三章言其立國之勢也自是而後專以頌魯為辭四章以頌德五章以功六章人才之盛七章武備之修八章以淮夷之言淮夷者四終於獻琛則始不為患其猶文

王之伐崇退修教而遂降耶若僖公時何嘗有淮夷之寇其出師成功春秋安得而削之此詩稱魯侯亦指魯之先公之辭是詩或魯之頌序妄指為僖公爾味其辭旨既克淮夷豈頌禱也古之為國者凡民之事皆起於井田凡在國之事皆起于學校學校者羣其國之士以共謀吾國之政事也是以泮水之詩魯之政事兵戎皆在焉四詩之辭皆與大小雅相近伯禽之詩可知也

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
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
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
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
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
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宜降福既多周

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俾爾壽而臧俾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
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
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
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
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

母顧可降而用諸侯之禮樂乎魯之用天子禮樂重祭
而已併用之於周公之廟則魯禮之末失也是以吾夫
子譏禘郊而於周無譏焉果如成王賜之則仲尼未嘗
有譏之之微言也魯之浸失其本者不知禮爾魯不可
以二王後為準也魯之所以郊者仲春祈穀之郊非報
本之郊也惟宣三年成七年僭用建子月若襄公七年
十一年皆用四月祈穀之郊也仲尼既殁諸儒之議雜
然而起自以為明禮之大分而不悟其知之未審也且
魯之所以得頒者閟宮也故是詩王道之統紀立國之

本原皆在焉其不專為魯甚明廟在於魯而
然則頌不得為周作亦不得列於周頌吾夫子繫之於
魯而不以為魯頌之首者明其非魯事也凡頌者皆頌
一代之美非為一人頌也如駉洋水有駜安知其非魯
之先公乎伐淮夷荒徐宅岱豈僖公之事說者亦妄以為
僖公皆由序詩者誤之也又如膺戎狄懲荊舒孟子明
周公說者尚演而屬之僖公詩序之誤後學大抵
如此自后稷封邰之後至不窋失國矣自公劉遷豳而
後周始基其樂歌豳篇豳雅豳頌周公之七月召公之

公劉非不推言其本今周頌無一語及焉禮之大典萬世共由不得而干也以姜嫄廟之于魯以閟宮不首於魯頌皆吾夫子用道之大者子思所謂道之隆汙無所失道者也一章廟姜嫄之本始也二章周之所以興也三章魯公之封異于他國者也四章魯之所以承周公之澤也壽胥與試猶三壽作朋試其力之進退也五章魯之所以為國加四履之境也淮夷來同者同於伯禽伐淮夷之日也六章之保有其國七章期魯侯之福此二章其為魯公言之歟臣子之於君自宜爾無溢美也

相及詩凡五章四言王事三言懷歸其淹久於王朝以
無關於周家事殷之道非文王至德何以致其臣如此
哉三四不以馬言而以馬言雖言雖之為禽抑西土之禽不
可臆言乎方言宜亦可據訓詁以為鳩鳩言其拙不能
自營其巢者而集于栩杞之上非可棲之木也詩人喻
文王事于周之心切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

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遣使原隰前不經見人君巡狩與省耕斂皆身歷之未
嘗遣使也周官之歲相問殷相聘賀慶致禮皆有此詩用前古
者行於諸國不為原隰也文武之時乃有此耳使于
所未有之典必有在也意者文王當紂之虐政民之被
患甚矣正日昃不食咸和萬民之時是以有此耳使于
原隰以求民瘼諏謀度詢如左氏所載穆叔謂咨親為
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則幾於鑿矣要無所

不盡其情以達首章之仁意而已首章曰皇者華言使臣之咨訪民之見之有靡及之懷常若有所不及遺使雖責之其臣臣雖盡瘁文王之懷謂文王之不能達其仁之意故其臣體文王之意無所不用其極其周訪至于三四而後無遺情焉以此觀之意自深長詩序所謂送之禮樂者自光華字生此義耳若駪駪征夫之衆猶莫見送以禮樂之意

夫每懷靡及亦皆有文王日昃不食之心矣止就詩詞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況也永嘆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況也永嘆兄弟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意深遠切至非周公之作不可能也說詩者但以急難解之而聖人之旨往往浸微故於詩辭多所不

湯則未有此詩也抑外丙仲壬之際至大甲乃有禮樂之制而思成若後世之廟號耶鄭氏於思成二字發之甚詳且援記以為證

烈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鸞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是詩與那皆以烈祖為言特此詩以烈祖發語爾二詩皆言烈祖前詩為成湯此詩為中宗遽異其人何哉祖之與宗廟號不可紊也大戊為商之中宗祖有功而宗有德今以中宗為烈祖是混之也元鳥之言是氏謂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者哉序詩者既以那為祀成湯故於中宗高宗各繫以詩不問其合與否也周公之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本其德之大未有加焉是以為其桑穀之祥為敬德之本商頌皆商

世所作之樂歌祭於商廟者也惟元鳥若武丁
世之時所作爾似是總頌一代之美與立國之意世守
之德非可專歸之一人儻若商頌十二篇皆存序詩者
皆得以編及後世學者皆得以傅會之矣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
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
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

命咸宜百祿是何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是詩皆朝諸侯之事其追言成湯

固宜然也特以元鳥名詩推本於契其必有深旨元鳥

之生育惟訓詁謂元鳥至而生契其說甚正蓋元鳥巢

於人之室不在野也因其至之時而契始生或羣至而

為祥乎是鳥也最為知時唐詩人謂戊日燕重來以仲

春之戊而至以秋之戊而去焉□□□□□始至而農事

起既去而農功休農事國之本也烈祖之詩有豐年穰

穰之辭不但是周以農為重也故以元鳥名歟今詳詩

吉專以疆土為言曰殷土茫茫曰正域彼四
有曰龍旂十乘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詩意自小乙之
時商業中微自仲丁以來九世爭立諸侯不
後商復衰焉武丁朝諸侯有天下復湯之舊疆土遂一
故詩人推本於商之始興故曰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一詩之辭專言諸侯而不他及也鄭氏謂武丁因雉雊
而脩德殷道復興然則詩以元鳥名篇推本於契武丁
以雉雊復興而朝諸侯皆以類求興國之禎祥也與

長發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
幅員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
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
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上帝是
祇帝命式於九圍受小球為下國綏旒何天之休不
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
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竦不疎百祿是
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
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

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宗廟之制不同殷則祫於三時周則秋祫而已五年一
禘禘雖小於祫大於四時爾雅云大祭者禘夏正郊天
亦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周宗廟之制五年
一禘殷制其亦然乎序詩者所謂大禘者用周制耶殷
制亦如之耶序固非可準也然禘其祖之所自出推言
生契之始僅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也詩名以長
發者謂長發其祥在此而已其間有禹敷洪水之辭自
古之言疆土者鮮有不推本於禹者也詩人原其興之

之時以疆土為言二章謂契之敷教達乎天下相土繼之者也至湯而天命歸焉詩辭直曰小國與四五章皆以形容諸侯也要是形容湯之得諸侯誕告萬方之意四章湯之待諸侯五章諸侯之安於湯也六章始言伐夏豈未伐夏之前諸侯之歸已者若是其衆歟孟子謂湯征自葛始得諸侯之盛惟此詩見之若在書則伐夏之後誕告萬方耳似若湯已受命詰

萬方之後推本肇造至於伐桀而天命定矣卒章止為
商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享莫敢不來王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殷武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

命悉出於伊尹一詩之辭皆推明王業之始興與成湯
之肇造終歸於伊尹之佐命也其合祭之時推明王業
以享其祖廟乎姑據詩辭以玩其義可也商之歌詩惟
見於此非若周詩之盛也

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來辟勿子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
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
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
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詩以國名未有前比若謂頌高宗似不應以武丁專一
代之事按書自盤庚遷于殷自此以前皆稱商此以後
始稱殷然則以殷武名詩其在盤庚之後歟後世思高
宗中興之功而詩以頌之謂朝諸侯有天下武丁之功

故以殷武名詩詩中猶指商為言不以武丁專美於商
商者自成湯至于帝乙者也武丁中興在詩曰伐荆楚
在易曰伐鬼方武功皆以武名詩其為卒章寢廟發歟荆州
言曰武湯曰武王以如此商頌推尊先代之
在江漢間疆域廣矣楚自周始封熊繹為國以其地考
之三苗所居之地也當時雖未必為叛因其不朝事于
殷而往伐之焉故二章以氐羌律之後一統之
勢也以稼穡為歲事所以重農猶有虞咨十二牧食哉
惟時之義歟

詩說卷第十二終